

春

張

恨

水

著

明

外

史

行印局書界世

# 春明外史目次

## 第十一集

- 第七十二回 飄泊爲聰明花嫌解語 繁華成幻夢詩託無題
- 第七十三回 慷慨結交遊羣花繞座 荒唐作夫婦一月傾家
- 第七十四回 描寫情思填詞嘲豔跡 犧牲色相勸學走風塵
- 第七十五回 辛苦補情天移星替月 殷勤餘恨史拊掌焚琴
- 第七十六回 入戶拾遺金終慚浙臉 開囊飛質券故洩春光
- 第七十七回 頗有遺芳半宵增酒渴 言無餘隱三字失佳期
- 第七十八回 一局詩謎衛容騷客集 三椽老屋酒藉古人傳

第七十二回 飄泊爲聰明花嫌解語 繁華成幻夢詩託無題

當時，在胡同裏走着，向四個八大爺，連聲道謝。又道：痛快痛快，昨天晚上，一股怨氣，完全沖出來了。那拈花雖然沒有銀妃那樣冰我們，但是他也很瞧我們不起。我們再請這四位大爺到他那裏去鬧一鬧。陳學平道：鬧一回還可以，那算是出氣。若是鬧了又鬧，人家疑心我們拿他作幌子，那可不好辦。馬翔雲道：這事也用不着那樣做圈套。拈花不是很羨慕楊杏園嗎？叫老陳邀着楊杏園和我們一塊兒去，他就會好好的招待了。侯潤甫道：要這樣，今晚上可就去不成了。陳學平道：本來也就不必今天去。好玩的地方，留着慢慢的玩，何必一天晚上，就把他玩

一個乾淨哩？侯潤甫道：我們還走一家嗎？陳學平道：不必，打兩盤球得了。坐久了，也該鬆動鬆動身體呢。陳學平一提，大家都同意，又到球房裏去。這打球也像抽烟一般，不抽烟倒也不過如此。一抽上了癮，就非抽足不可，所以打一兩盤球，決是不能休手的，他們一打球，一直就打到十二點鐘方始回家。到了次日，陳學平記着侯潤甫的約會，一吃了早點心，便到楊杏園寓所裏來。這個時候，已是陰歷三月快完，天氣十分暖和。院子裏擺滿了盆景，新葉子上，一點兒塵土沒有，生氣勃勃的。那兩株洋槐，稀稀的生出繭綢一般的嫩葉，映着院子地下的樹影，也清淡如無。沿着廊沿下，一列有幾盆白丁香花，一股香氣，直在太陽光裏蕩漾。陳學平走進來，只見楊杏園捧着一本書在廊下走來走去的看。正要喊他，他已看見了，便請他進屋子去坐。楊杏園道：我們好久不

見面了。初聽說北京有一個老同學，便很高興的找到一處談談。見了幾回面之後，究竟因爲出學校門以後，年數隔得多了，性情都有些改變，見個一二回面，感情依然恢復不起來，所以又淡下來，你說是不是？陳學平笑道：這話果然，我也這樣想着，只是說不出所以然來，什麼難事，經你們新聞記者一揣摸，就有頭有尾了。楊杏園笑道：這並不是揣摸，事實就是這樣。就像你到我這兒來，不是很難得的一件事嗎？陳學平笑道：無事不登三寶殿，無緣無故我是不來。不過今天來，完全是爲你的事，不是爲我的事。楊杏園道：爲我的事嗎？我很願聞其詳。陳學平道：你有多久不逛胡同了？楊杏園一合掌，微笑道：禪心已作沾泥絮。：陳學平道：我最討厭佛學，玄之又玄，你別和我鬧什麼機鋒。楊杏園道：大好春光，什麼玩的地方也好去，爲什麼要到胡同裏去？陳學平道：

我的話還沒說完，你先別攔着，讓我說完了，你就知道我有提到的理由了。因就把拈花欽慕他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楊杏園笑道：你不要騙我，我不相信你的話。陳學平昂着頭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拈花拈花，你這一番好意，真是埋沒了。你很崇拜人家，人家絕對不肯信，我有什麼法子呢？說着，又望着楊杏園道：這人實在是你風塵中的知己。你不去看他，那都不要緊。你說沒有這一回事，連我聽了都不服氣。說着將手上的手杖，戳着地板，嘩嘩的響。楊杏園道：有就有，何必發急呢？陳學平道：今晚上有工夫嗎？我陪你一路去見一見這人。楊杏園道：那倒不忙在一時，過兩天再去罷。陳學平笑道：你當着我面說不去，可別今晚上一個人溜去了。我有事，是常在胡同裏走的，我若遇見了你一個人去，可不能答應你。楊杏園道：我又不認識這人，一點感情沒有，我何必瞞着人去

呢？陳學平不能瞞了，就把侯潤甫受了冷落，要楊杏園給他去爭面子的話，詳細說了一遍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更不要去了。笑道：「我又不認識那位侯君，怎樣好去鑲人的邊？」陳學平道：「那要什麼緊，遊戲場中，一回見面二回熟，只要我一介紹，就是朋友了。況且人家對你，本來就很歡迎，決不嫌你去得冒昧的。」楊杏園道：「也好，過個兩三天，我再奉陪罷。」陳學平倒信以為真，果然過着幾天之後，再來約他。但是楊杏園居心不和他去，後來陳學平兩次打電話來找他，他都推諉過去了。四五天之後，是個陰天，早上下了一陣雨，下午雖然住了，兀自陰雲暗暗的。先在前面邀着富氏兄弟研究了一會子漢文，講得有些口渴，自回後面來喝茶，屋子裏涼風習習，覺得身上有些涼，找了一件薄棉衣服穿上。恰好這兩天，報館裏收到的稿子，異常擁擠，又沒有什麼事，攤書坐了一

會，總是無聊。吃過晚飯，對着電燈枯坐，不由得亂想心事。忽然想到陳學平提的那個拈花，趁着今晚無事，何妨去看看。華伯平對我也曾提過，只是我沒有留心，就拋開了。若據他們的話看來，竟是真有其人，我倒應該證實一下，若這話是假的，我坐一會就走，那也沒有關係。這樣想着，立刻就有要去的心事，於是換了件衣服，拿着帽子，就要去。轉身一想，不去也好，不要由此又墜入情網。這樣想着，把帽子摘下來，向衣架上一掛。接上第三個念頭：若是不去，真辜負了這人的一番好意。我能說一句甯可我負天下人嗎？到底戴上帽子，坐車到了翠香班。這天因爲天氣不十分好，胡同的遊客並不多。楊杏園走進門去，先且不叫拈花，依然過了一道點名的手續。點到拈花頭上，是個二十歲附近的

女子，少不得仔細看了一眼。凡是一個人來尋花問柳的，妓女也就認



爲是專誠而來，況且今天人又少，一個人進來，越發是容易讓人注意。拈花看見他這樣，心裏也就有所動。名點過了，楊杏園便對龜奴道：你叫拈花罷。拈花正站在院子裏聽了這話，又猜上個兩三分，便請他進屋子去坐。楊杏園不等問，便先笑道：我姓楊，拈花臉一紅，點點頭道：哦！是的。他屋子裏有個三十多歲的阿姨，正拿着一把茶壺，要出門去，聽了我姓楊三個字，手叉着門簾子不走，却回轉頭來笑道：哎喲！我說呢。又對拈花笑道：我猜的話，也就有個五六成對啦。拈花道：你倒是沏茶去，怎麼站在門口？阿姨笑着去了，有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，送了菓碟到桌上來，他將菓碟放在桌上，兩隻眼睛，由頭上至腳下，却把楊杏園看了一個夠。楊杏園看他穿了一身綠格子布衣服，倒也乾淨。圓圓的臉兒，薄薄的敷了一層撲粉，倒顯得兩隻眼珠，分外的黑。楊杏園見他

望着，便笑問道：你認識我嗎？小姑娘低頭咬着嘴唇一笑，說道：我在報上老看見你的名字。楊杏園笑道：你也會看報嗎？他道：認識幾個字，不能全認。楊杏園道：據你這樣說，一定很好的了。你叫什麼名字？他笑了一笑，不肯說。楊杏園對拈花道：這大概是令妹了，怎樣不肯把名字告訴我。拈花笑道：他對生人，是瞎謫一個名字的，真名字，可是叫小妹妹。他對楊先生不肯說假名字，又不好意思說真名字，所以只好不作聲了。楊杏園道：有其姊必有其妹，這小妹妹，又玲瓏，又溫柔，很可愛呢。拈花笑道：一個糊塗孩子，不要太誇獎了。楊杏園一面說話，一面抬頭看時，見正中壁上，虎皮箋的對聯，是春花秋月渾無奈，不由笑道：一肚皮不合時宜，在這一副對聯上很看得出來了。拈花道：這也是一個客人送的，我只覺得很自然，所以愛掛着，其實我是不敢當。拈花說話，可就

坐近了，和楊杏園只隔了一張桌子面。仔細看他臉色，雖然很是清秀，可是血氣不足，未免露出幾分憔悴。楊杏園一想，這人一定身世可憐，就是以目前而論，恐怕也很不得意。拈花見他對面平視，倒真有些不好意思。便拿着碟子裏的紙包花生糖，剝了兩顆吃了。低着頭，目光射着手背，手上折疊着糖紙，笑着問道：楊先生不大出來玩玩了嗎？楊杏園聽他的口音，倒好像他知道自己從來愛逛似的。因道：從前倒是在胡同裏有一兩個熟人，現在因為事忙，晚上不大出門了。拈花笑道：這樣說，今天晚上何以又出來了哩？楊杏園道：這話恐怕老四未必肯信，今晚我是特意來拜訪的。那阿姨進來倒茶，便笑道：楊老爺怎麼知道我們四小姐是老四？楊杏園道：因為知道，所以才特意來拜訪。阿姨笑道：我們小姐，天天看楊先生做的那個報。拈花笑道：你就不要說了，編

報都說不上來。阿姨道：我又不認識字，知道什麼叫做編呢？楊老爺，我們四小姐，就喜歡看你做的文章，看了就對我們說。他說你有一個要好姑娘……說到這裏，回頭對小妹妹問道：叫佶個……哦？想起來哉，叫梨雲，阿是？先是交關好嚮，到後來……拈花笑道：得了，別說了。這是人家自己的事，人家自己還不知道，要你來告訴他？楊杏園道：這事很奇怪，你們何以會知道呢？拈花道：我看大作，那些無題本事詩，就知道一些了。後來我們這裏一個老六的阿姨，跟過梨雲的，沒有事的時候，他常和我們說這件事，所以我是知道很詳細，我就常說，客人中果然有這樣的好人，有機會我總要見一見他。楊杏園笑道：現在見着了，大失所望吧？拈花道：楊先生這話太客氣，是瞧我們不起的話了。楊杏園道：果然是瞧不起，我又爲什麼來了？講着，便拉住小妹妹的手問道：小

妹妹，你說我這話對不對？小妹妹笑了一笑。拈花道：我雖是今日認得你楊先生，可是你的爲人，我也猜到一半。楊杏園道：那是什麼緣故？拈花道：就因爲天天看報。楊杏園道：老四天天看報，你喜歡看那一門？拈花笑道：照例天天先看小說和小品文字，再看社會新聞。楊杏園道：緊要新聞不看嗎？拈花道：至多看看題目。我覺那些事，看了也沒有什麼興味。像我們這種人，可以說是商女不知亡國恨了。楊杏園只聽了他這一句話，知道他果然有些學問。便笑道：老四的唐詩很熟，大作一定很好。據我的朋友說，你寄過稿子到我那裏去，我可沒有收到。小妹妹在一邊接嘴道：寄過的，還在報上登出來了哩。楊杏園道：真的嗎？我真是善忘，怎麼不記得？拈花道：不是您善忘，我是用外號投稿的。除了我幾個熟人外，是沒有人知道的。楊杏園道：用的那一個外號，我很願知

道。拈花笑道：不要說罷，要是說出來了，楊先生回去把陳報翻出一查，就要羞死人。楊杏園道：不是我自負一句的話，無論什麼稿子，凡是經我的手發出去的，總可以看看，大作既然是登了報，大概總還好。拈花笑道：我那幾首歪詩，載出來已非真面目，楊先生改了好多了。楊杏園道：呀呵，對不住，我是胡鬧了，不要見怪。拈花道：那個時候我還和楊先生不認識，怎樣客氣得起來？就是認識，請楊先生改還請不到哩，那有見怪之理？楊杏園道：現在有什麼窗稿沒有，我很願意瞻仰瞻仰。拈花笑道：住在這樣昏天黑地的地方，那裏還有什麼窗稿？楊杏園心想，聽他的口音，竟是十分厭棄這青樓生活。但是他為什麼不跟着人去從良呢？難道他還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嗎？心裏想着，手上拿着桌上砲台烟的烟筒，只是轉着撫弄，想出了神了。小妹妹以為他要抽烟，就取

了一根煙，直遞到楊杏園嘴邊。楊杏園未便拒絕，只得抿着嘴唇，對他一笑。小妹妹又擦了火柴，給他點上煙。楊杏園將煙抽了兩口，放在煙灰缸子上。撫着小妹妹的手，却對拈花笑道：「這小妹妹善解人意，很讓人家歡喜，讀書一定很有希望的，現在還在讀書嗎？」拈花道：「他自己倒願意讀書，不過我看認識幾個字就可以了。認字認得太多了，徒亂人意。說到這裏，長歎了一口氣。」楊杏園笑道：「老四，我們是初交，我自然不便多談。但是徒亂人意，有些解法嗎？」拈花道：「花如解語，渾多事，石不能言，最可人，這就是我的解法。」楊杏園點頭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說時舉着茶杯，嘴唇抿着杯沿，漫漫的呷茶，臉上現出笑容。」拈花道：「這一笑大有文章。」楊先生笑我嗎？楊杏園連搖頭道：「不是！不是！我很佩服你老四會說話。你若加入文明交際場中，是一個上等人才。」拈花道：「噫！什麼上等

人才？在這個時代，女子到了我們這步田地，墮落不堪了。第一，就是沒有人格。說到這裏，他竟哽咽住了，眼睛裏水汪汪的，就要滾下淚來。他自己不好意思對生人這樣，便向北轉身對着櫥上的玻璃鏡去理鬢髮。話說到這裏，楊杏園倒沒有法子去安慰他，難道說青樓生活，不是墮落，勸人家望下幹不成。便搭訕着和小妹妹說道：你姐姐說，不讓你讀書，你的意思怎麼樣呢？小妹妹笑道：不怎麼樣？楊杏園笑道：這是菩薩話，小姑娘不許說這樣的話。我可勸你讀書，讀了書，什麼事，也不受人欺的。拈花聽說，走過來，仍舊在對面坐下。笑道：楊先生，你有這樣的美意，倒不如給他找一個人家，就算成全了他了。楊杏園笑道：好，可以我路上還有幾個很漂亮的青年朋友，都等着結婚呢。拈花道：我是說老實話。你想，我已經自己害了自己，難道又害他不成？人家常說，胡同



裏的姑娘，五年一個世界，這是真話。慢說這是人間地獄，就是因爲表面上的繁華，很可以不顧人格，但也不過五六年的事，一生一世，爲了這五六年的繁華，犧牲個乾淨，那也很不值得。所以莫如趁他年紀不大，趕快找個安身之處，免得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弄得沒有好結果。楊杏園道：老四這話，倒是實情，你的意思，要怎樣的人才合適呢？拈花道：我第一個條件，是要一夫一妻。第二，只要有碗飯吃。第三，是個有智識的人。別的我都可以不必管，至於坐汽車，住洋樓，那是難得的事，也不要希望了。多少人爲了想坐汽車住洋樓，弄的不可收拾呢。楊杏園偷眼看那小妹妹，低頭捲着衣裳的下擺，正靜靜的望下聽着。阿姨在一旁插嘴道：四小姐倒是老早就有這句話的，不讓他吃這碗飯。楊杏園道：老四既有這一番好意，我先有兩個前提，請你解決。其一，這脂粉隊

裏，最會引誘青年的，你不讓他吃這行飯，你就不要他到這裏面來，我想老四也不在乎他給你作什麼事。其二，你要趁他未成人，給他一些相當的知識。我這幾句話，未免交淺而言深，你不見怪嗎？拈花道：楊先生這話，完全對的，我也就是這樣想。可是我又和我的難處，我們就是姊妹兩個，又沒有租小房子，不讓他跟着我，讓他跟着誰呢？至於給他的知識，無非是讀書。由我教他，現在也能寫賬，也能寫平常信了，我以為就當適可而止。文字為憂患之媒，倒是糊塗一點子的好。楊杏園笑道：何言之激也？阿姨道：他倒不是着急，女人認字多了，究竟不好。你看我們四小姐，可不是……拈花接上長歎了一聲。這時，外面一陣吆喚，拈花又來了一幫客，他暫讓小妹妹陪着楊杏園，又到隔壁屋子裏去了。楊杏園笑問他道：你姐姐剛才所說的話，你都聽見了嗎？小妹妹回

手在背後挽了辮子過來，却用辮子梢去掃桌子沿，一隻手撐了半邊臉，不讓人看見他的臉色。楊杏園道：這有什麼害臊的，是終身大事呀！你現在若好好的拜託我，我一定給你找一個好好的女婿。到了春天，小兩口兒，手牽着手逛公園逛北海，那是多麼有趣呀？小妹妹嘆噉一聲，兩隻手膀子伏在桌上，把臉枕在上面，藏在懷裏笑。楊杏園笑道：這就害臊，將來我做了媒人，你還要不好意思呢。小妹妹聽說，只是藏着臉笑，不肯抬起頭來，直到拈花進來，問道：這是爲什麼？楊杏園笑道：我問他，他害臊呢。拈花也笑道：去罷，有人問你呢。他才站起來，對鏡子牽了牽衣襟，撫了一下鬢髮，然後走了。楊杏園道：這小妹妹，性情溫柔，很有些意思。拈花道：正是因爲這樣，我不肯讓他也墮落了。從來是聰明誤人，就是帶着聰明相，也會沒有好結果。這孩子雖不聰明，他的面相，

倒是帶幾分忠厚，我想他的身世，將來或者比我好些，所以我對於他，總望安分一路上辦。拈花說得高興，又坐下談起來了。這時屋裏並無第三個人，楊杏園笑道：我們雖然初次會面，一見如故，談得很痛快，將來我多一個談心的地方了。說着看了一看茶杯，拈花連忙拿了茶杯斟了一杯茶，放在他面前。楊杏園舉起，一飲而盡，笑道：足解相如之渴了。拈花紅了臉，抿着嘴一笑，說道：我是不大會應酬的，楊先生不要見怪。楊杏園道：我們談得很合適，那有見怪之理。拈花又一笑，看他那種情形，有什麼話要說，又忍回去了似的，所以他坐在桌子橫頭，身軀靠着椅子背，支着脚，不住的搖撼。楊杏園坐在一邊，冷眼看他的態度，也有感觸。小妹忽然進來說道：都想什麼呢？還要拿我開玩笑嗎？楊杏園醒悟過來，便起身說道：坐得久了，改日再談罷。拈花伸了半個懶腰，

強自的制住了。站起來笑道：我是不敢留，若是並沒有什麼事情，就請再坐一會兒。楊杏園道：我們既然認識了，以後就可以隨便的來往，倒不在乎一夜的暢談。拈花點頭笑道：那也好。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楊杏園不知道他有什麼轉語，便道：自然是還要再來訪的。拈花笑道：不是那句話。我很冒昧的問一句，能把貴寓的地點和電話號碼告訴我嗎？楊杏園道：可以可以，便掏了一張名片給他，地點和電話號碼，上面都有了。拈花笑道：也許有一個日子，我到貴寓來奉看，不要緊嗎？楊杏園道：不要緊的。小妹妹道：坐下罷，爲什麼站着說話呢。拈花坐下了，楊杏園笑道：那有再坐之理，再談罷。說畢，自走出房門。拈花在房門口，叉着門簾子望着，楊杏園回頭一看，和他笑着互點了一個頭，這才走出這家班子來。楊杏園既是一個人，也無別的地方可去，且自回家。這晚上，

天氣很是陰涼，拿了一本書，在電燈下看了兩個鐘頭。只覺脚上一陣涼氣，直冷到大腿以上來。一抬頭，看到桌子上擺的小鬧鐘，已打過了一點，玻璃窗外，洞黑如漆，人聲全都安息了。丟下書，正要上牀睡。只聽見前面屋裏，一陣電話鈴響。他知道大家睡了，便到前面去接電話。在電話裏一問，正是陳學平打電話來找，心想，他們消息真靈通，怎樣我去看了一趟拈花，他們就會知道了？那邊一聽聲音，便問道：你就是杏園嗎？楊杏園道：怎麼這時候，還打電話來？明天大興問罪之師，還不算晚啦。陳學平道：我不是和你開玩笑，我有要緊的事和你商量。楊杏園也注意起來，便問是什麼事？陳學平道：說起來，這個人你也認識的。一位叫任毅民的朋友，現在得了急病，暈過去了。要想送到醫院裏去，又怕越搬動越出毛病。要請醫生來看，手邊一時也沒有錢。這樣夜深，請

醫生來一次，沒有十塊二十塊是不行的。這位朋友，已經是很窘，我來看他，來得很急，又沒有預備錢，這事十分棘手。我聽說你有個醫生朋友，你能不能做一點好事，打一個電話，請醫生到平安公寓來一趟。至於醫藥費，我以人格擔保，將來由我歸還就是了。楊杏園道：這位任君，也是我的熟人。這是一樁小事，還說什麼人格擔保呢？掛上這邊的電話說完，於是打一個電話給他相熟的醫生劉子明，請他就去，把醫生約好了，這才去睡覺。到了次日起來，劉子明也來了電話，楊杏園接着電話先道謝了一聲。劉子明道：你不要向我道謝，我先向你道歉。你那貴友，我昨天晚上到的時候，人已不中用，沒法子救了。楊杏園道：死了嗎？什麼病？病得這樣急。劉子明道：並不是病，是服了毒了。我看那情形，很是淒慘。楊杏園道：服了毒，很奇怪。這人是个很活潑的青年啦。劉子明

道：「這事你一點不知道嗎？爲什麼你又打電話找我呢？」楊杏園道：「我也  
是接了朋友的電話，轉達給你的。既然這人出了這種慘事，我倒要去  
看看。掛上電話，並不耽擱，便到平安公寓來。一進門便見西廂房門外  
擺了一張桌子，五六個人在露天裏坐着，好像議論一件什麼事似的。  
陳學平精神頹喪，也坐在一張藤椅上，兩隻脚却一直架到桌子上來。  
人倒仰在椅子上，閉着眼睛養神。楊杏園先叫了聲學平，他睜眼一看，  
連忙站起來道：「你怎麼來了，知道這一件事嗎？」楊杏園道：「我是聽見醫  
生說的，他現在什麼地方？」陳學平道：「在屋裏躺着。」楊杏園道：「我和任君  
也是朋友，雖然交情不深，人到這步田地，實在可慘，我要進去看看。說  
時，順手將房門一推，只見屋裏的東西，弄得異常凌亂。桌子上擺滿了  
茶壺、茶碗、藥瓶、藥罐之類，靠着牀兩張椅子，上面堆了許多衣服和幾



雙膝襪子，滿地上是紙片藥汁棉絮，牀上直挺挺地睡着一個人，臉上把一條白手絹蓋着。他身上穿一件舊湖縐夾袍，上面也粘滿了斑斑點點的痕跡。自然，這就是任毅民的尸首。楊杏園想他也是丰度翩翩的一個少年，活的時候，是多麼活潑，一口氣不來，就躺在這裏，一點事情也不知道了。他這樣想着，正要走上前，伸手去揭面上那塊白手絹。陳學平連忙執着他的胳膊。楊杏園回頭看時，陳學平連連擺手說道：「不要看罷，你若看了，你心裏要難過的，你看看他那手，你就知道了。」楊杏園走近一步，俯着身子一看，只見他的手指，全是紫的。手指甲，還變作青色。陳學平道：「你看見嗎？就此一端，其餘可知了，出來坐罷。」他這樣一來，讓我受了很深的激刺，不要儘看，越看越讓人傷心。楊杏園和這任毅民，雖然不是深交，看見這樣子，也是惻然不忍，便同到外面來坐。

陳學平順手就把門帶上了。楊杏園道：他這人很活動的，何以出此短見哩？陳學平道：正是因爲他太活動了，所以落了這樣一個下場頭。楊杏園道：是什麼原故呢？你能告訴我嗎？陳學平道：我很願告訴你，你若隱去名姓，把他的情節在報上登出來，倒可以勸勸人。不過說起話長哩。正說到這裏，一陣五六個人，抬了一口白木棺材進來，又有一個人捧着一疊紙錢，三四束線香，一齊放在房門口，院子裏這幾個人，都張羅起來。楊杏園看這樣子，現在才開始料理身後，人家各有事，不便在這裏說閑話，便對陳學平道：有什麼事要我辦理的嗎？陳學平因爲他和任毅民交情很淺，而且又是忙人，不便連累他，就說身後的事，草都已料理清楚了。已經打了一個電報到他家裏去，預料一個星期之內，就要來人的。你有事，請便罷，兩三天之內，我到貴寓來看你，可以

把他的事，詳詳細細奉告。楊杏園聽他這樣說，便回去了。過了兩天，陳學平手上捧着一本很厚的抄本書，來訪楊杏園。說道：我不是在朋友死後，揭破他的陰私。這實在是一部慘史，少年人若知道這一件事，大可以醒悟了。楊杏園接過隨便一翻，就翻到了一頁新詩，詩前面並沒題目，只是寫着二十七，二十八，二十九大概是首數的次序，總題目在最前面呢。一頁一頁，倒翻過去，翻到最前面，原來題目是無題兩個字。舊詩的題目，新詩倒借來用了，這很是奇怪的。於是先看第一首，那詩共有五句。詩說：人聲悄悄，見伊倚着桌兒微笑。我正要迎上前去，搖動了孤燈的冷燄，我的癡夢醒了。這也不覺得有什麼意思，翻過一頁去，再看前面寫着五字的一首。那詩說：禽石填不平的恨海，我想用黃金來填牠。黃金填不滿的慾壑，我又想用情絲來塞牠。青苔下的螻蟻，那

能搬動芳園的名花？這都是自己的妄想，不成呵！怎樣反埋怨着她？楊杏園點了一點頭，陳學平在一旁看了說道：你是反對新詩的人，怎樣點起頭來？楊杏園道：我因為他偷了幾句舊詩詞，學着曲的口氣一做，倒很是靈活。這一首詩的意味，和第一首的情形，大大不同，像是覺悟了。陳學平搖頭道：他那裏能覺悟？他要覺悟，就不會死了。你再往後看去，你就明白了。楊杏園道：我不要再看了。與其我看了來猜啞謎，何不乾脆請你說出來呢？陳學平的肚子裏，早也就憋不住了，於是就把這一段小史說出來。

第七十三回 慷慨結交遊羣花繞座 荒唐作夫婦一月傾家

原來這任毅民家裏倒也是小康之家。他的父親希望他在大學畢業，得一個終身立腳的根基，就極力的替他籌畫學費，整千的款子匯到北京銀行裏來存着，讓他好安心讀書，不受經濟壓迫。不料經濟不壓迫他，就放縱了他。他有的是錢，做了綢的，又做呢的，單夾皮棉紗，全做到了，又要做西服。衣服既然漂亮，就不能在家裏待着。不然，穿了好衣服，給自己的影子看不成？所以天天穿了衣服，就到各繁華場中去瞎混。中央公園，北海公園，城南游藝園，這三個地方，每天至少要到一處，或者竟是全到。因此他的朋友和他取了一個綽號，叫做三園巡閱使。

他聽到這個綽號，倒不以爲羞辱。以爲朋友中只有我有錢，能夠這樣揮霍。這三園之中，男的有每日必到的，女的也有必到的，彼此都是必到的，就不免常常會面。而且這些地方去得多了，和戲場茶座球房的茶房，也就會慢慢認識。認得了茶房，這三園出風頭的是些什麼人，無論男是女，都可以打聽了。任毅民常遇到的，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郎。他也是今日梳一個頭，明日換一件衣服，時時變換裝扮的人。任毅民看見，不免多注一點意。他出入三園，老和任毅民會面，也就極是面熟。有一晚，任毅民在遊藝園電影場裏看電影。休息的時候，見那女子也在那裏，而且是一個人。任毅民便悄悄的問茶房道：那個女孩子，常到這兒來，你們認得他嗎？茶房笑道：任先生連他都不認識嗎？他就是楊三小姐。任毅民道：他叫什麼名字？在那個學堂裏念書？茶房道：那可


不知道反正他不怕人的，任先生和他交一交朋友，談上一談就全知道了。任毅民道：我總看見他有兩三個人在一處，今天就是他一個人嗎？茶房道：就是他一個人，今天要認識他，倒是很容易的。任毅民聽說，笑了一笑。一會兒功夫，那楊三小姐忽然離位走出場去，沿着池子邊的路，慢慢的走着。任毅民一時色膽天大，也追了上來。不問好歹，在後面就叫了一聲密斯楊。楊三小姐回頭一看，見是他，也沒有作聲，也沒發怒，依然是向前走。任毅民見他不作聲，又趕上前一步，連喊道：密斯楊，密斯楊。楊三小姐回頭一笑，看了任毅民一眼。任毅民越發膽大了，便並排和他走着，笑問道：怎麼不看電影？楊三小姐却不去答他這句話，笑道：你怎樣知道我姓楊？任毅民道：以前我們雖沒說過話，可是會面多次，彼此都認得的，要打聽姓什麼，那還不容易？楊三小姐笑道：你

不要瞎說。我看你還是剛才知道我姓什麼呢。你和茶房唧唧噥噥在那裏說話。口裏說話，眼睛只管向我這裏瞧着不是說我嗎？我讓你瞧得不好意思，才走開來的。任毅民笑道：其實我們老早就算是熟人了，瞧瞧那也不要緊。楊三小姐笑道：我倒常遇見你，而且就早知道你貴姓是任呢。兩人越談越近，便交換名片。原來楊三小姐名叫曼君，在淑英女子學校讀書，現在雖然不在學校裏，自己可還是掛着女學生的招牌。任毅民和他認識了，很是高興，當天就要請他去吃大菜。楊曼君道：我們交爲朋友，要請就不在今日一日，以後日子長呢。任毅民覺得也不可接近得太熱烈了，當天晚上，各自散去，約着次日在北海漪瀾堂會。這個時候，還在七月下旬。北海的荷花，也沒有枯謝。二人在漪瀾堂相會之後，任毅民要賃了一隻小游船，在水上游玩。楊曼君說是



怕水，不肯去，也就罷了。過了幾日，這天下午，二人又在北海五龍亭相會，在水邊橋上，擇了一個座位，楊曼君和任毅民對面坐下。任毅民坐了一會，然後笑道：論起資格來，我是不配和你交朋友。但是在我個人的私心，倒只願我一個人和你常在一處，你相信我這話嗎？楊曼君淡淡的笑道：有什麼不相信，男子的心事，都是這樣的。任毅民笑道：口說是無憑的，總要有一點東西，作爲紀念，那才能表示出來。說着就在身上將一個錦盒掏出，說道：這是我一點小意思，你可以帶在身上，讓我們精神上的友誼，更進一步。楊曼君接過錦盒，打開一看，裏面是一個人心式的金鎖，鎖上鑄了四個字，乃是神聖之愛，鎖之外，又是一副極細緻的金鍊子。這兩樣東西，快有二兩重，怕不合一百多元的價值。楊曼君笑道：謝謝你。你送這貴重的東西給我，我送什麼東西給你呢？任

毅民道：我們要好，是在感情上，並不在東西上。我送這點東西給你，不過是作一種紀念品，何必談到還禮的話。楊曼君笑道：雖然這樣說，我應該也送一樣東西給你作紀念品才好。說時，把一個食指點着右腮，偏着頭想了一想，笑嘻嘻的自言自語道：我送你什麼東西呢？任毅民笑道：就是依你這種樣子，照張六寸的相給我吧？楊曼君道：要相片子，我家裏有的是，何必還要新照一張？任毅民道：只要你給我東西，無論什麼，都是好的。楊曼君笑道：既然這樣，我到水中間摘一朵蓮花給你吧？任毅民道：也好，但是你怎樣得到手呢？楊曼君道：那還有什麼難處？回頭我們賃一隻船在水裏玩，划到荷葉裏面去，就可以到手了。任毅民笑道：荷花叢中，配上你這樣一個美麗的小姐，真是妙極，我是一個渾濁的男子，不知可配坐在後艙，給你划船。楊曼君眼睛一瞟，嘴一撇




道：幹嗎說這種話？那是瞧我不起了。任毅民因爲上次請他坐船，碰了一個釘子，所以這幾天總不敢開口。現在他自己說出來了，自然是不成問題了。不過要把這句話說切實些，還得反言以明之，所以帶說帶笑的試了一句。楊曼君風情蕩漾的，反來見怪，那就是十分願意同游的意思。任毅民得了口風，趕快就要去賃船。楊曼君和他丟了一個眼色，笑道：何必忙呢？等到太陽落山的時候，陽光不晒人再去罷。任毅民巴不得這樣，他先說了，自然是更好。坐了一會，又吃了些東西，等太陽偏西，然後賃了一隻小船，划到北海偏西去。一直等到夜幕初張，星光燦爛，方才回碼頭。到了次日，任毅民是格外的親熱，雇了一輛馬車，同他坐著到大柵欄綢緞莊去買衣料。買了衣料，又陪楊曼君去聽戲。聽了戲，又上館子吃晚飯。接連鬧了幾天，楊曼君才慢慢高興起來，以先

任毅民說家裏怎麼有錢，父親怎麼疼愛他，楊曼君聽說只是微笑，並不答話，那意思以為任毅民是說大話。任毅民見他不相信，就不肯再說，免得在朋友面前，落了一個不信實的批評。這一天下午，二人在公園裏玩夠了，楊曼君要他在一家番菜館裏吃大菜，任毅民便陪着去。兩人找了間雅座，一並排坐下。楊曼君笑道：「今天不是我要你到這兒來，你一定不肯這樣請我的，以為這是小番菜館子呢。」任毅民道：「我也不是那樣的闊人，連這種地方，都當他是二輩舖，況且這種地方闊人到的也很多呢。」楊曼君道：「我看你用錢，很是不經濟，大概你府上，匯的學費，不在少數吧？」任毅民道：「也沒有多少錢，夠用罷了。」楊曼君笑道：「我們還算外人嗎？」為什麼不說哩？我知道，你府上是個大財主，你的日子，很是舒服，你所說的話，我都相信了，不過有一層，府上既然這樣有錢，

難道你還沒有……說着，咬了一塊麵包，笑了一笑。任毅民忙道：沒有什麼？沒有什麼？楊曼君笑道：你既然是個有錢的少爺，自有許多人要想和府上提親。任毅民正色道：婚姻這一件事，我和家父交涉過多年，他早許了我，讓我絕對自由的。楊曼君搖着頭笑道：你沒有少奶奶，這話我不相信。任毅民見他如此說，賭咒發誓，恨不得生出一百張口來否認。楊曼君道：沒有就沒有，何必發急呢。任毅民笑道：別人問上這話，我不急，你問我這話，我是要發急的。說時，將手胳膊拐了楊曼君一下。楊曼君道：不見得吧？說時笑着兩肩只是聳動，他低頭用勺子去舀盤子裏的鮑魚湯喝。任毅民看見這種情形，情不自禁，便握着楊曼君的手道：我想找一個地方和你細細一談，你同意嗎？楊曼君道：什麼地方呢？任毅民道：旅館裏你肯去嗎？楊曼君右手拿着勺子，依舊是舀湯喝。

沒有作聲。任毅民搖撼着他的手道：「怎麼樣？怎麼樣？楊曼君紅了臉笑道：『我沒有去過，我害怕。』」任毅民道：「那要甚麼緊？去的多着呢。」楊曼君道：「我們感情既然很好，要向正路上辦，就當正堂堂的進行。這樣……：究竟不好。」任毅民道：「自然是正堂堂的進行。但是……：說着對楊曼君一笑。」楊曼君道：「有什麼話，你就在這裏對我說，還不行嗎？」任毅民道：「話太多了，非找一個地方仔細談談不可。」楊曼君道：「那就過些時再說罷。」任毅民見他老老實實的這樣說了，倒不便怎樣勒逼他，便笑道：「過幾天也好，我聽你的信兒。」楊曼君道：「今天晚上，我不能和你一路出門了。我家裏有事，我得先回去。」任毅民道：「真有事嗎？不要是因爲我剛才一句話說錯了？」楊曼君笑道：「那是你自己做賊心虛了。我沒有存這個心事。」任毅民道：「你沒有存這個心事就好。我們是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



柴燒。楊曼君也不再駁他，隨他說去。當時二人吃完了飯，各自分手而去。任毅民回家，籌思了半天，竟想不出一條妙法。到了睡覺的時候，左一轉來，右一轉去，倒做了一夜的夢。一直到次日清早，接到一封信，是朋友自天津寄來的，就在這一封信上觸動了他的靈機，於是先和楊曼君通了一個電話，問今天有工夫出來玩嗎？原來這楊曼君的父親是個烟鬼，不管家務，生母早死了，現在是一位年輕的繼母，乃是太太團裏的健將，楊曼君在外面怎樣交際，他不但干涉，反極端的獎勵。所以打電話到他家裏去，那並沒有關係的。當時楊曼君接了電話，帶着笑音說道：我有四五個女朋友，昨天約我在中央公園相會。我打算臨時請他們在來今雨軒吃飯，大概有大半天的應酬，我們是明天會罷。任毅民笑道：我加入一個成不成？楊曼君道：我不請男客。任毅民道：

我到有個法子。回頭在公園裏找着你，你給我一介紹，統同由我請。他們不拒絕，自然很好，拒絕了，我們兩人可以單獨去吃飯，那也好。楊曼君聽說很爲歡喜，便答應了。到了下午一點鐘，任毅民換了一套西裝，先到來今雨軒去等候。不一會工夫，楊曼君帶着一個時裝女郎來了。據他介紹，是密斯邱麗玉，任毅民請他坐下，就添咖啡開汽水。不多一會，又來了林素梅，趙秋屏兩位小姐，也在一處坐了。大家談得熱鬧，楊曼君又打了電話，請着張五小姐，張六小姐兩人來，任毅民只一個人，陪着許多女賓，恍如在衆香國裏一般，花團錦簇，左顧右盼，極是高興。便叫西崽在大廳裏開下西餐，邀請衆女賓大嚼。凡是做交際明星的女子，無非是愛男子的招待。任毅民雖然和這班女子不認識，但是由楊曼君從中介紹，他們也就不必客氣，大家飽啖一頓。吃飯已畢，喝咖



啡的時候，邱麗玉說道：今天中央戲院的戲太好，有人去聽戲嗎？楊曼君道：諸位若是願去，我可以奉請。便吩咐西崽道：你給我打一個電話，問還有一級包廂沒有？若是有，叫他不要賣，我這裏就派人去買票。西崽果然打電話去問，說是還有一個包廂。任毅民要在各女賓之前，表示好感。連忙站起來，拿着帽子在手，說道：我馬上坐了車去買好，不要讓別人捷足先得了。請諸位等一等，大概有三十分鐘，我就回來了。邱麗玉笑道：那就勞駕得很。其餘幾位小姐，也是不住的叫謝謝。任毅民聽一片頌揚之聲，不由得眉開眼笑，連忙就走出公園，坐上自己的包車，去買了包廂票。買了票之後，又怕女賓惦記，趕緊又回來，果然來去不過三十分鐘。這些女賓，見任毅民花了許多錢，又是這樣殷勤，異口同聲的把密斯脫任叫得山響。在來今雨軒鬧到夕陽西下，大家便簇

擁着任毅民在公園裏散步。到了電燈上了火，大家又一陣風似的一齊到中央戲院來。大家坐在一個包廂裏，任毅民越發是和衣香鬢影接近，自有生以來，真沒有享過這種豔福，一直到散了戲，各女賓紛紛散去，還依次的向任毅民道謝，說聲再會。任毅民見人都去了，便對楊曼君道：這兒不遠，有家二美堂咖啡館。我們同去喝點水，吃點蛋糕，你看好不好？楊曼君今天見任毅民花了七八十塊錢，於本人很有面子，這一點小要求，當然依允。兩人同走到咖啡館去，找了一副雅座坐着吃喝。楊曼君輕輕的道：到了這時候，你還不放我回去嗎？我今天可陪了你一天。任毅民道：你今天要多陪我一會子才好，因為明天我要到天津去了。楊曼君突然聽到這話，心裏倒覺得若有所失，第一件，從那裏再去找這樣慷慨的遊伴？便道：我不信你這話。你好好的要到天津

去作什麼？任毅民道：這是不得不去的。在天津我有幾千塊錢的款子，擺在那裏，有好些日子了。我自己不去拿，那款子別人拿動不了的。我早就想在天津玩玩，總沒有玩成功，現在我倒想趁這個機會，到天津去玩幾天。於是微微一笑道：你也去玩一個好嗎？楊曼君笑道：我在天津，又沒有一個熟人，我去作什麼呢？任毅民道：我又何嘗有什麼熟人。我這一去，打算住在國民飯店，並不住到人家去。你要去的話，逛起來有個伴，就不寂寞了。楊曼君道：你這一去，什麼時候回來呢？任毅民道：你別問我多少時候回來，我要問你去不去？楊曼君端起杯子來，喝着咖啡，笑道：你幾時回來，和我有什麼關係呢？說這話時，杯子舉得高高的，將他高過鼻梁，眼珠剛打杯子上瞟過來。可是那種害臊的笑容，却看得出來呢。任毅民知道他願意去了，又接上誇贊了天津一陣，楊曼

君笑道：讓我考量，明天再說罷。任毅民道：不必考量了，我決定搭四點半鐘的車去天津，早一個鐘頭，我在西車站食堂等你，你看好不好？楊曼君聽說，也就點點頭。當晚兩人高高興興的分手。到了次日，便一同到天津去了。原來任毅民的父親，在天津做了一筆生意，約莫有三千塊錢的股本。早兩個月，折扣退了股，還存在店裏。曾寫信給任毅民叫他放假的時候，到天津取了款子帶回家去。這時交了楊曼君，很想和他結婚，楊曼君總是沒有切實的代表。任毅民因為父親的吩咐，住在學校寄宿舍，又不便要楊曼君去，兩人總是公園戲園飯館幾處會面，很不方便。所以他就想到上天津去取款，兩人好在旅館裏勾留些時候，解決這個婚姻問題。現在楊曼君果然和他到天津去，任毅民的計畫，總算成功。在天津玩了一個禮拜，兩千多塊錢的款子，也拿回來

了，任毅民在楊曼君面前，不肯說是父親退股的錢，只說是隨便拿了一點款子。楊曼君見他隨便的就把錢拿來了，很是方便。用錢又揮霍，並不計較，對他說的話，倒很相信。任毅民就和他商量，回京去，可不可以宣告結婚？楊曼君笑道：我們在天津住了這久，回去還結什麼婚？我們回京去，乾脆就說結了婚得了。任毅民道：那也好，可以省了許多麻煩，不過我們一說結了婚，回京就得賃房子住下了。你同意不同意呢？楊曼君這時一點也不高傲，極端的服從，任毅民說賃房，就答應賃房。二人同回北京的時候，在火車上看報，見小廣告裏，登了有一則洋房召租。上面說明有房十間，電燈電話自來水俱全，並且有地板，有車房，極合小公館之用，只租四十塊錢。楊曼君就說這房子很好，而且價錢不貴。下了火車，便一直去看房子。進門一看，果然是洋式的房子，而且

院子裏有兩棵洋槐，一個花台子。地下不鋪石磚，有塊綠氈子似的草皮，任毅民看了很是滿意。問了一間看房子的，並不打價，倒只要交兩份半，就可搬進來。任毅民手裏有的是錢，既然願意，也不再說二字，就付了定錢。接上就買傢具，製新帳被，忙個不了。因為任毅民很急於成家，只五天功夫，便一律辦妥。到了第六天，任毅民和楊曼君，都搬進新房子去住，他們用了一個老媽子，一個車夫，一個廚子，又是一個聽差，如火如荼，家裏很熱鬧。老媽子們，自然也老爺太太的叫得嘴響。任毅民既成了家，又有一位很漂亮的夫人，一所很精致的小公館，他肯埋沒了，因此接連請了兩天客，帖子上大書特書的席設本宅。任毅民請了客，楊曼君又請客。那些女賓，見他房子既好，屋子裏家具，又全是新式的，大家都極其羨慕。對於任毅民也格外的親熱一層。其中邱麗

玉趙秋屏林素梅三人，和任毅民尤其是好，任毅民瞞着楊曼君，曾請過他們好幾回，他們並不推辭，就受任毅民的請。趙秋屏於裝束時髦之外，又會跳舞，常常和任毅民到華洋飯店去參與跳舞盛會，不到兩個禮拜，任毅民也會跳舞了。覺得這種地方別有趣味，常常的來。禮拜六這一次無論如何，總要和趙秋屏到的。跳舞場中的時刻，極是易過，不知不覺，就會到了半夜。楊曼君也問過幾次，何以常回來得這樣晚？任毅民只推在朋友家裏打牌，他也不深究。有一晚兩點鐘回來，楊曼君也不在家，問老媽子太太那裏去了，却說不知道。這樣一來，心裏好個不痛快，抽着煙捲，背着兩隻手，只管踱來踱去。抽了一根，又抽一根，末了，打開那銀的扁烟盒子，裏面竟是空的。一直快到四點鐘，知道楊曼君不回来了，這才去睡。到了次日兩點鐘，楊曼君才慢慢的回來。任

毅民蹙了一夜的氣，少不得問一聲，他也說是打牌來。任毅民道：「既然是打牌，爲什麼事先不通知我一聲？」楊曼君道：「你在外面打牌，通知過我嗎？」我打牌爲什麼要通知你哩？這理很對，任毅民不便駁回，便笑道：「我打牌雖不通知你，可是當晚總回來的。」楊曼君道：「我怎能和你打比哩？」三更半夜，好在滿街跑嗎？我在外面打了一夜牌，你就這樣盤問。以後我的行動，還能自由嗎？」任毅民見他這樣說，便不敢作聲。原來任毅民手上兩千多塊錢，經這樣一鋪排，就用去了三分之二，尤其是楊曼君的衣飾，沒有力量擔任，只好要個四五樣，答應辦一樣，楊曼君由這上面，慢慢看到他的錢也不怎樣多，心裏大不高興之下，任毅民越見他這樣，反不敢說有錢，但是也不好意思說沒錢。若說有錢，怕他東西，若說沒錢，又怕他嫌窮。因此只好遇事將就，打算雙方感情好了，再



把實情告訴他。可是邱麗玉那幾位女朋友，又新自認識，捨不得就這樣扔下。因此在家應酬新夫人，出外應酬女朋友，逐日還是流水般的用錢，那有限的幾個死錢，那裏禁得住這樣用，看看錢要用光，也不知楊曼君怎樣得了信，逐次把用人辭退，最後只剩一個老媽子。一天任毅民不在家，他把老媽子也辭了，把所有細軟東西，竟席捲而去。任毅民這一驚，自然非同小可。檢查東西，還好，所有自己用的衣服，他沒有拿去，隨後在桌上發現了一封信，乃是楊曼君留下的。信上說：

毅民先生，我向你道歉，我告別去了。我們本來沒有結婚，自然也不算夫婦，各人行動，都可以自由。我雖然在名義上，暫時認爲夫婦，但是我自己定了一個標準，沒有五萬元家財的男子，我是不能嫁的。你因爲要圖你個人的肉慾，就拿話來騙我，說是有十幾

萬家產，我一時不察，上了你的當，被你破了我的貞操，我實在後悔不及呀。但是我自己意智薄弱，沒有主張，受了男子的蹂躪，也要負些責任。現在我已看破你的行藏，本應當以法律解決。因為念你起初對我還有一點感情，只好算了。你所爲我製的東西，俗語說送字不回頭，你當然不能要回去。我的名譽都被你犧牲了，我拿去，不能賠償萬一，你也不能追究吧？不過，我走去，沒有當面和你說聲再會，這是我道歉的！祝你前途幸福！

楊曼君啓

任毅民看了這一封信，什麼也說不出來，只氣得兩隻手抖顫不已。這時，一個人陪着一所空洞的屋子，靜悄悄也沒有一點聲息。一看廚房裏，煤爐也滅了。提了一把水壺，在斜對門小茶館裏，要了一壺開水回

來，關上大門，沏了一壺茶，坐在空屋子裏慢慢的喝着想辦法。喝了一杯茶，不覺又斟上一杯，茶乾了，又沏上，就這樣把一壺開水沏完了。這一壺開水喝完，心裏依舊像什麼燃燒着，不能減脫那火氣。心裏一燒人，肚子裏也不覺得餓，天色剛黑，電燈也懶扭得，便和衣倒在牀上去睡。到了次日，打電話，找了兩個熟人來，把行李收拾一番，便搬到平安公寓來住。所有木器傢具，就交給拍賣行裏拍賣。熱熱鬧鬧的組織了一番家庭，到此總算過眼成空。不過楊曼君雖然去了，趙秋屏這幾位女友，感情還不算錯，還和他們往來，可是趙秋屏見他用錢，不能像以前慷慨，也就疏遠許多。任毅民有一天打電話約趙秋屏到來，今雨軒去談話。趙秋屏回說對不住，有朋友邀去聽戲。後來自己一個人到中央公園去，見他和一個男子並排在迴廊上走着，說說笑笑。任毅民知

道他們交際廣，並不在意，老遠的取下帽子和他點一個頭，不料他竟當着不看見，偏過頭去和人說話。他這一氣非同小可，也不願意再在這裏玩了，便走出園來。到了園門口，又遇見林素梅。他也是出來，只和任毅民點了一個頭，却和一個小鬍子，嘻嘻哈哈同上一輛汽車去了。任毅民氣上加氣，那裏也不願去了，悶悶的回公寓來。心想這世界全是金錢造的，有了錢，就有了事業，有了家庭，有了朋友。沒有金錢，一切全都失掉了。這時我手上若有個幾萬塊錢，我一定要在這班妓女化的小姐面前，大大的擺一回闊。那時他們來就我，偏着頭和人說話的，我也用偏着頭和人說話去報他。見了我以坐汽車來擺闊的，我也以坐汽車擺闊來報他。但是我那來的那些錢呢？任毅民這樣想着，覺得積極的辦法，已是不可能。於是又轉身一想，看起來，愛情交情，都是假


的，有了錢，就買了那些人來假殷勤我，我雖然很得意，人家也會把我當個傻子，我又何必爭那一口氣呢？從此以後，什麼女子，我也不和他來往，我只讀我的書了。從這天起，他果然上了兩天課，上了課回來，就閉門不出。但是自己逍遙慣了的，陡然悶坐起來，那裏受得住自己向來喜歡做新詩的，便把無題詩，一首一首的做將下來。他最沉痛的一首是：小犢兒遊行在荒郊，獅子來了，對着牠微笑。我不知道這一笑是善意呢？還是惡意呢？然而小犢兒生命是危險了！他作詩作到得意的時候，將筆一扔，兩隻手高舉着那張稿子，高聲朗誦起來。這一天，天氣陰暗暗的，沒有出門，只捧了一本小說躺在牀上看，看了幾頁，依舊不減心裏的煩悶。一見網籃裏，還有一瓶葡萄酒，乃是賃小公館的時候，買了和楊曼君二人同飲的。看了這瓶酒，又不免觸起前情，便叫夥計

買了一包花生，將葡萄酒斟了半杯，坐在窗下剝花生，喝悶酒。正喝得有些意思，忽然接到父親一封快信。那快信上說：天津商店的股份三千元，已經都被你拿去，不知你係何用意。家中現被兵災，蕩然一空，所幸有這三千元，還可補救萬一，你趕快寄回，不要動用分文。任毅民接到這一封信，冷了半截。那三千多元款子，已花了一個乾淨，父親叫我分文不動，完全寄回家去，那怎樣辦的到？但是家裏遭了兵災，等錢用也很急，若不寄錢，父親不要怪我嗎？信扔在桌上，背着兩隻手，只在屋裏踱來踱去，想個什麼辦法。心裏儘管想，腳就儘管走，走着沒有辦法，便在牀上躺着。躺了不大一會兒，又爬起來。足這樣鬧了一下午，總是不安。後來夥計請吃晚飯，將飯菜開到屋子裏來，擺在桌上好半晌，也沒有想到要吃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家裏又來了一封電報。任毅民這一急，


非同小可。急忙打開電報紙封套，抽出電報紙來，上面却全是數目字碼，這才想起還要找電碼本子，偏是自己向來不預備這樣東西的，便叫了夥計來，向同寓的人借借看。夥計借了一遍，空着手回來說：有倒是冇，一刻兒可又找不着，任毅民只得臨時跑到書館子裏買了一本電碼回來譯對。譯出來了，除了地址外，電文說，款勿匯，予卽來，敬。這敬字是他父親號中一個字，正是他父親要來，他此來不爲別的什麼，正是因爲家裏遭了兵災，不能立脚。在他父親快信裏，已經微露此意，不料真來了。不用說，父親的計畫中，總把這三千元作爲重振事業的基金，現在把他用個乾淨，他這一層失望，比家裏受了兵災還要厲害了。他想到此處，又悔又恨，心想父親來了，把什麼話去回答他呢？兩手一拍，不覺把脚一頓，於是坐到桌子邊去，將兩隻手撐着腦袋，不住的

抓頭髮。公寓裏的夥計送飯收碗送水，不住的進出，看見他起坐的一種情形，便問道：任先生，您晚飯也沒吃，身上不舒服吧？任毅民道：是的，我身上有些不舒服，我要出去買瓶藥水回來喝。說畢，取了一頂帽子戴上，就向外走。夥計道：任先生鑰匙帶着嗎？我好鎖門。任毅民淡淡的一笑道：鎖門作什麼？東西丟了就算了，管他呢。夥計以爲他說笑話，也就沒留意，不一會兒工夫，他拿來了一瓶藥水，臉上紅紅的，倒好像酒意沒退。他進房之後，就把門掩上了，夥計因爲他有病的樣子，不待他叫，開水了，就送到他屋裏來，先隔着門縫向裏一張，只見他伏在桌上寫信，那眼淚由面上直吊下來，一直掛到嘴唇邊。夥計也聽他說了，家裏受了兵災，想是念家呢？就不進去，免得吵了他，又走開。過半個鐘頭，夥計再送水來，又在窗戶縫裏一張，只見藥水瓶子放在一邊，他手上





捧着一隻瓷杯，抖戰個不了，兩隻眼睛，望着一盞電燈，都定了神。臉上是慘白，一點血色沒有。半晌，只見他把頭一擺，說了一聲罷。一仰脖子，舉着杯子向口裏一送，把杯子裏東西喝下去了。夥計恍然大悟，大叫不得了，於是驚動了滿公寓的人。此一驚動之後，情形如何，下回交代。





第七十四回 描寫情思填詞嘲艷跡 犧牲色相勸學走風塵

却說夥計一陣狂喊，叫來許多人，大家擁進任毅民屋子裏去，只見他滿床打滾，大家一看情形，才知道他服了毒。於是一面請醫生，一面找他的朋友，分頭想法子來救。無如服毒過多，挽救不及，就這樣與世長辭了。當日陳學平把這一件事從頭至尾對楊杏園一說，楊杏園也是歎息不已。說道：他和那位楊曼君，前後有多久的交情呢？陳學平道：自去年初秋就認識了，冬天便散夥。由發生戀愛到任毅民自殺，共總也不過十個月。楊杏園道：於此看來，可見交際場中得來的婚姻，那總是靠不住的。陳學平道：自有這一回事而後，我就把女色當作蛇蝎，玩笑

場中，我再不去了。楊杏園道：年輕的人，那裏能說這個話，我們這裏的少居停，他就捧角。因爲花錢還受了欺，也是發誓不親坤伶。這一些時候，聽說又在幫一個朋友的忙，捧一個要下海的女票友。將來不鬧第二次笑話，我看是不會休手的。所以說，年輕人不怕他失脚，只要一失脚就覺悟，就可以挽救。但是個個少年人都能挽救，這些聲色中人，又到那裏去弄人的錢呢？所以由我看來，覺悟的人很少。陳學平笑道：你也把我算在很少之列嗎？楊杏園道：我不敢這樣武斷，但是根據你以前的歷史，讓人不放心呢。陳學平仰在沙發椅上，伸了一個懶腰，笑道：這事不久自明，今天說話太多，再談罷。陳學平說完話，告辭出門，楊杏園送到大門口。回轉來走到前進屋子，只聽見富家駿屋子裏有吟詠之聲。便隔着門簾問道：老二很高興呀，念什麼書？富家駿笑道：楊先生


請進來，我正有一件事要請教。楊杏園一掀門簾子進來，只見他那張書棹上堆了許多書，富家駿座位前，攤了一張朱絲欄的稿紙，寫了一大半的字，旁邊另外還有一疊稿紙，却是寫得了的，前面一行題目，字體放大，看得清楚，乃是李後主作品及其他。楊杏園笑道：又是那個社裏要你作文章？這樣費勁。富家駿道：是我想了這樣一個題目，竟有好幾處要，倒是櫻桃社的期刊，編得好一點，我打算給他們。楊杏園道：你不是說了，摒絕這些文字應酬嗎？怎麼還是老幹這個？富家駿笑道：他們楞要找我做，我有什麼法子？我要是不做，他們就要生氣，說你搭架子，不是難爲情嗎？楊杏園道：做稿子不做稿子，這是各人的本分，他爲什麼要生氣呢？富家駿道：若是和他們沒有什麼關係，他們也不能說這個話，無奈我也是他們社裏一分子，我不作不成，因爲他們做的稿

子，或是散文，或是小說，對於文藝上切實些的研究文字，常常鬧恐慌。所以我的稿子，他們倒是歡迎。楊杏園道：你既然還是各文社裏的社友，爲什麼又說要摒絕文字應酬。富家駿笑道：因爲他們要稿子要得太厲害了，所以發牢騷說出這句話來，其實做做稿子，練習練習也是好的。楊杏園一面聽他說話，一面將那一疊稿紙拿起來看，開頭就用方角括弧括着兩句，乃是「作個才人真絕代，可憐不幸作君王。」下面接着說，這就是後人咏李後主的兩句詩，他的爲人也可知了。楊杏園笑道：你不要嫌我嘴直，這樣引人的話來作起句的，文字中自然有這一格。但是每每如此，就嫌貧。你這辦法，我說過幾回，不很妥當，怎麼這裏又用上了？富家駿笑道的確的，是成了習慣了，但是這種起法，現在倒很通用。楊杏園道：惟其是通用，我們要躲避了。富家駿笑道：管他

呢，能交卷就得了。我爲了找些詞料，點綴這篇稿子，翻書翻得我頭昏眼花，這樣的稿子，還對他們不住嗎？楊杏園道：那就是了，找我又是什麼事呢？富家駿笑道：因爲楊先生極力反對我作新詩，我就不做了。這幾天我也學着填詞，偏是有一天翻詞譜，櫻桃社的人來看見了，就要我給他們兩首，我想着總可以作得出的，就指着詞譜上的一半兒，答應給他們兩首，不料一填起來，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簡直不能交卷了。楊杏園道：像一半兒一剪梅這一類的小令，看起來極容易填，可是非十二分渾成，填出來就礙眼，你初出手，怎麼就答應給人這個呢？富家駿聽說便深深的對着楊杏園作三個長揖。楊杏園笑道：此揖何爲而？至富家駿道：就是爲了這一半兒，我向來是不敢掠人之美，這一回出於無奈，務必請楊先生和我打一槍。楊杏園道：不成，我那有這種閑工

夫填詞？富家駿又不住的拱手，說道：「只要楊先生給我填兩首，以後無論什麼事，我都維命是聽。」楊杏園道：「你爲什麼許下那樣重大的條件？還有什麼作用嗎？」富家駿道：「並沒有作用，不過是面子關係。」楊杏園見他站在門簾下，只是陪着笑臉，那樣又是哀求，又是軟禁，便只得坐在他位子上，提起筆，凝神想了一想，這事太難了，海闊天空，叫我下筆，我是怎樣落筆呢？富家駿笑道：「楊先生這句話，正問得好，已經有個現成的題目在這裏，我正躊躇着不敢說，怕楊先生說我得步進步哩。」說着，在抽屜裏拿出兩張美術明信片，給楊杏園看看。看時，都是香閨夜讀圖。一張是個少女，坐在窗戶下。一張是個少婦，坐在屋子裏電燈下。笑道：「這題目倒還不枯澀，讓我拿到屋子裏去寫罷。」富家駿兩手一撒開，橫着門道，不，就請在這裏作。」楊杏園笑道：「你這種綁票的手段，不是請





我打槍，分明是考試我了。富家駿連說不敢不敢，又斟了一杯茶，放在棹上。笑道：先請喝一杯茶，潤潤文思。楊杏園笑了一笑，對他點點頭，於是放下筆，慢慢的喝着茶，望着那茶煙在空中蕩漾，出了一會神。富家駿笑道：我看楊先生這種神氣，就有妙作，可以大大的給我裝回面子了。楊杏園道：你先別恭維我，我寫出來了，未必就合你的意呢。於是先把那個少婦夜讀的明信片，翻轉來寫道：

月斜樓上已三更，水漾秋光涼畫屏。莫是伊歸儂未醒，倚銀燈，一半兒翻書一半兒等。

楊杏園寫一句，富家駿念一句。寫完了，富家駿笑道：正合着那面的畫，一點兒不差，可是……楊杏園道……怎麼樣？我知道你不滿意呢。富家駿道：阿彌陀佛，這還不满意，我是可惜這是說閨中少婦呢。楊杏園

點頭笑道：你這話，我明白了。我再寫那闋給你瞧罷。於是又在那少女夜讀圖反面寫道：

繡殘放了踏青鞋，夜課紅樓三兩回，個裏情思人費猜，首備抬，一半兒懷疑一半兒解。

富家駿拍着手道：對對對！就要這樣才有趣。楊杏園道：詞實在不好，但是很切題。你要送給那位密斯看，大概是可以交卷了。富家駿道：那倒不是，這不過是給一個同學要的。楊杏園道：管你給誰呢？我只要看你怎樣實行唯命是聽這句話就得了。丟了筆，便笑着去了。這天下午，富家駿下了課，就沒有回來。次日晚間吃飯的時候，他却不住誇着昨晚看的電影片子好。楊杏園道：看電影，爲什麼一人去，何不請請客？富家駿一時不留神，失口說道：昨天就是請客，楊先生那兩闋詞，我也拿給

我那位朋友看了，他不相信是我做的。我怕人家再考我，我就直說不是我作的了。楊杏園道：那有這樣不客氣的朋友，我不相信。在棹上吃飯的富家駒富家驥都笑了。楊杏園知道富家駿新近和一個女同學發生了戀愛，一天到晚，魂夢顛倒，都是爲了這件事奔走。他本來是愛漂亮的人，新近越發是愛漂亮。做新衣裳不但講究面子，而且要講究裏子。頭髮總是梳得漆黑溜光，一根不亂，同在棹上吃飯，楊杏園正和他對面，他穿的玫瑰紫的嗶嘰夾袍，外套素緞的坎肩。淺色上面套着烏亮的素緞子，配上白臉黑頭髮，自然是淨素之中，帶了一種華麗。這坎肩的袋子裏，露出一撮杏黃綢，正是現在時興的小手絹，塞在那裏呢。楊杏園笑道：老二，你上課，也是穿得這樣俏皮皮嗎？富家驥道：上什麼課？那天下午，也不上學校裏呢。他穿着這衣服，不在公園裏來，就

是看電影來。富家駿道：別信他。這幾天下午，都沒有課，我去作什麼？楊杏園笑道：男女互愛，這是青年絕對少不了的事，瞞什麼，只要正當就是了。我最不懂的是，對朋友不肯說，在報上公開做起文字來，倒只怕沒有這樣的好材料，有了，固然儘量的說，沒有還要撒謊裝面子。富家駿笑道：我可沒有在報上發表過這樣的文字，楊先生不是暗指着我說吧。楊杏園道：我絕不歡喜這樣婦人氣，作那指桑罵槐的事。富家駒笑道：楊先生這句話，有語病，婦人就是指桑罵槐的嗎？楊杏園笑道：果然我這話有些侮辱女性哩。大家說着話，不覺吃完了飯，楊杏園斜在一張軟椅上坐了，富家駿屋子的門簾捲着，正看見他洗臉。見他將香胰擦過臉之後，在書櫥一層抽屜裏，拿出好幾樣瓶子盒子。先是拿了一塊石礬，洒上一些花露水，在臉上一摸。摸了之後，在一個很精緻的


玻璃罐子裏，用指頭挖了一點藥膏，搵在手心，對着壁上的大鏡子，將臉極力摸擦一頓。楊杏園一想，是了，這是美國來的擦面膏，要好幾塊錢一小瓶呢。看他擦過之後，把濕手巾將臉揩了，再抹上潤容膏，對鏡子先看了一看，再將放在棹上的玳瑁邊大框眼鏡戴上，又對鏡子一照。楊杏園不覺失聲笑道：談戀愛者，不亦難乎？然而，這該在頭上抹上凡士林，罩上壓髮網子了。富家駿一回頭，見楊杏園還坐在外面，不覺紅了臉，笑道：我有一個毛病，臉上喜歡長酒刺。雖然不痛不癢，臉上左一粒紅點，右一粒紅點，不知道的倒要疑是什麼髒病。這一年多，我是不斷的在臉上擦藥，好了許多，我爲預防再發起見，所以還擦藥。楊杏園笑道：這酒刺另有雅號的，叫太太疹，研究性學的少年，倒是有八九這樣。富家駿笑道：疹子這個名詞，出在北方，南方人就沒有這句話，至

於太太疹，尤其是沒有來歷了。楊杏園道：這正是一個北京朋友告訴我的話，怎麼沒有？他還解釋得明白，據說娶了太太，這疹子就會好的。似乎這類毛病，爲太太而起，所以叫太太疹。太太來了，疹子就會好。又好像這種毛病專候着太太診似的。太太疹太太診，一語雙關，這實在是個好名詞了。老二臉上，倒不多，偶然有一兩顆罷了。這是還沒有到那種程度，並不是擦的香粉香膏有什麼力量。據我說，下藥要對症。倒不必每次洗完了臉，下這一層苦工。富家駿笑道：楊先生做這種旁敲側擊的文字，真是拿手，從今以後，我不擦這些東西就是了。楊杏園笑道：我是笑話，你不要留了心。今天晚上，你還要出去拜客嗎？正說到這裏，聽差進來說道：外面有女客來了，要會楊先生。楊杏園心想這倒好，我在笑人，馬上就漏了。問道：這時候，那有女客來會我？誰呢？你見過這

人嗎？聽差道：沒見過。楊杏園道：多大年紀？聽差道：一個十八九歲的樣子，又一個，倒有二十好幾。楊杏園道：怎麼還是兩個嗎？他怎樣說要會我呢？既然是你不認識的人，爲什麼不和他要張片子？聽差道：他一進門，我就問他找誰？他說找你們老爺。我說是找楊先生嗎？他說是的。我和他要片子，他說不必。楊先生一見面就知道的。這話越問越不明白，楊杏園叫聽差請那客到客廳裏去。自己隨便洗了一把臉，便出來相見。剛進客廳門，兩個女子，早是迎面深深的一鞠躬，在電燈之下，仔細一看，果然年歲和聽差所報告的差不多。二人都是穿着灰布褂，黑綢裙，而且各登着一隻半截漏空的皮鞋。那年紀大的梳了頭，小的却剪了髮，不用說，這是正式的女學生裝束。但是這兩個人，面生得很，並沒有在什麼地方會過。楊杏園心想，或者是爲新聞的事而來的，但是何

以知道我住在這裏呢？便道：二位女士請坐，可是我善忘，在那裏會過，竟想不起來了。他兩個人聽說，就各遞一張名片，恭恭敬敬，送到楊杏園手上。他看時，大的叫趙曰嫻，小的叫盧習靜。大家坐下，趙曰嫻先問道：閣下就是楊先生嗎？楊杏園道：是的。盧習靜未說話，先在臉皮上泛出一些淺紅，然後問道：楊先生貴處是……楊杏園道：是安徽。盧習靜抿嘴一笑道：這樣說，我們倒是同鄉了。楊杏園道：密斯盧也是安徽嗎？可是口音完全是北京人了。盧習靜道：來京多年了，現在簡直說不來家鄉話了。趙曰嫻道：楊先生台甫是……楊杏園又告訴他了。可是這一來，心裏好生奇怪，他們連我的名字和籍貫全不知道，怎樣就來拜訪我？正這樣想着，趙曰嫻又道：衙門裏的公事忙得很啊？楊杏園想更不對了，他並不知道我是記者，當然不是爲新聞來的了，問我幹什麼





呢？當時沉思了一下，便笑道：我是一個賣文的人，沒有衙門。趙曰嫻道：啊，是的。楊先生也是我們教育界中人。楊杏園道：也不是。心裏可就想着，我何必和他說上這些廢話哩？便道：二位女士到敝寓來，不知有何見教？趙曰嫻起了一起身，笑道：鄙人現在朝陽門外，辦了幾處平民學校。開辦不過三個月，學生倒來的不少。就是一層，經費非常困難。鄙人作事，向來是不願半途而廢的，而且這種平民教育，和國家前途，關係很大。我們應當勇往直前，破除障礙去做。決不能因為經費上一點困難，就停止了。因此和這位密斯盧相約合作，到處奔走，想在社會上找些熱心教育的人，出來幫一點忙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正要答言。盧習靜含着笑容也就說道：楊先生也是教育界的人，對於這事，一定樂於贊成的。說時，趙曰嫻已把放在身邊的那一個皮包拿了起來，打開皮包，

取了一本章程，一本捐簿，一齊交給楊杏園看。口裏可就說道：「總求楊先生特別幫助。楊杏園萬不料這兩位不速之客，却是募捐的。心裏算計怎樣答覆，手裏就不住的翻那捐簿。只見捐簿第一頁第一行，大書特書韓總理捐大洋一百元。第二名劉總長，捐洋五十元。心想這就不對了，那有寫捐的人在捐簿上自落官銜的？再向後翻，就是什麼張宅捐五元，李宅捐三元。最後幾頁才有書明捐一元捐幾角的。楊杏園翻了一翻捐簿，接上又翻他的章程。見他上面三個學校的地址，都在朝陽門外。有一處還在鄉下。趙曰嫻站在身邊，見他注意校址，便道：「同人的意思，以為城裏各校的學生，都辦有平民學校，平民求學的機會，不能算少。可是九城以外，就沒有這種學校了。所以我們決定以後辦學，都設在城外。將來南西北三城，也要設法子舉辦的。」楊先生若肯去參

觀，是十分歡迎的。楊杏園道：有機會再說罷。盧習靜笑道：這事還請楊先生多幫一點忙。楊杏園心裏正在計算，應該捐多少。聽差却進來說道：楊先生，我們三爺請。楊杏園對二位女士道：請坐一會兒。趙曰嫻笑道：請便請便。楊杏園走到北屋子裏，富家驥跳脚道：楊先生，你還和他說那些廢話作什麼，給他轟了出去就得了。這兩個東西，我在北海和車站上，碰過他不知有多少回，他那裏是辦平民學校？他是寫捐修五臟廟啦。楊杏園道：別嚷別嚷！讓人聽見，什麼意思？富家驥道：這種人，要給他講面子，我們就夠吃虧的了。我去說他幾句。說畢，抽身就要向外走。富家駿走上前，兩手一伸，將他攔住，笑道：不要魯莽。人家楊先生請進來的，又不是闖進來的。這時候把人家轟走……楊杏園道：我倒沒有什麼。他就只知道我姓楊。從來不曾會過面。聽差道：我想起來了他

也並不知道楊先生姓楊，他進門的時候，我問他找楊先生嗎？他就這樣借風轉舵的。楊杏園笑道：大概是這樣的，誰教我們讓了進來呢？說不得了，捐幾個錢，讓他走罷。富家驥道：做好事，要舍錢給窮人。像他們這樣的文明叫化子，穿是穿得挺時髦的，吃是吃得好的。富家驥道：別胡說了。穿得好，這讓你看見了。吃得好，你是怎樣的知道？富家驥道：你是個多情人，見了女性總不肯讓他受委屈，對不對？楊杏園道：你兄弟兩人，也別抬槓，我有一句很公平的話，照理說，這種人等於做騙子，我們不必理他，無奈他是個女子，總算是個弱者。而且他見了我，是左一鞠躬，右一鞠躬，就算他是個無知識的女叫化子，我們既然把他叫進來，也該給他一碗剩飯。況且聽他的口音，說話很有條理，很像是讀過書的人，免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一個讀書人，落到犧牲色相，沿門托鉢，這


也就很可憐，我們若不十分費力，何不就捐他幾個錢，讓他歡歡喜喜的走。若一定把他轟出去，我們不見是有什麼能耐，而且讓了人家進來，轟人家走，倒好像有意捉窮人開心似的，那又何苦呢？他從從容容的說了一遍，富家驥才不氣了。楊杏園道：他們和我太客氣了，我倒不好意思給少了。可是給多了，我又不大願意。不如讓聽……一個差字還沒有說出來，富家駿道：讓我出去打發他們走罷。富家駿說着，就走到客廳裏去，富家驥老是不憤，也跟了去。那趙曰嫻盧習靜見他二人進來，同時站起，含着笑容，兩手交叉胸前彎着腰，先後各行了一個深深的鞠躬禮。富家驥原來一肚皮不然，一進門來，見是兩位斯斯文文的女學生，先有兩分不好意思發作。再見人家深深的兩鞠躬，越發不便說什麼。富家駿見了那種情形，比他兄弟又要不忍一層，便向趙

日嫻說道：我們這裏，也是寄宿舍的性質，並不是什麼大宅門。不過二位既然來了，我們多少得捐一點。趙日嫻聽說，又是一鞠躬，笑道：總求先生多多補助一點。這不比別的什麼慈善事業，這是提倡教育，是垂諸永久的。富家駿本來想捐幾毛錢，見趙日嫻笑嘻嘻地站在面前，一陣陣的粉香，只管向鼻子裏鑽，甜醉之餘，真不忍隨便唐突美人，便故意回轉頭來，好像對富家駿作商量的樣子說道：我們就捐一塊錢罷。富家駿還沒有什麼表示，那盧習靜却也走上前來，先笑着對富家駿看了一眼，回頭又笑着對富家駿道：還求二位先生多多幫忙。富家駿笑道：我們也是學生，並不是在外混差事的。這樣捐法，已是盡力而爲了。盧習靜聽說，嫣然一笑，望着富家駿道：正因爲是學界中人，我們才敢來要求，若是官僚政客，我們倒不敢去寫捐了。先生現在在那個學

校。富家駿見他說話很有道理，更是歡喜。便答道：在崇文大學。盧習靜道：有個密斯李，先生認識嗎？富家駿道：我們同學有好幾位密斯李，但不知問的是那一個？盧習靜道：先生認得的是那一位呢？富家駿道：是密斯李婉風。盧習靜道：對了。我和他很熟，未請教貴姓是？富家駿便告訴姓富。他道：密斯脫富，請你問一問密斯李，他就知道我了。富家駿見他說是同學的朋友，又加了一層親密，只得再添一塊錢，共捐了二元。心裏還怕人家不樂意，不料他竟笑嘻嘻接着，鞠躬去了。楊杏園迎了出來，笑道：老二你究竟不行。怎樣會捐許多錢呢？富家駿道：他是我同學的朋友，我怎好意思少給他錢呢？楊杏園道：你糟了，怎把他的話信以為實呢？你們說話，我都聽見了。你想，姓張姓李的人最多，他隨便說一個姓李的女學生，料你學堂裏必有。就是沒有，也不過說記錯了，要

什麼緊？所以他說出個密斯李，就是表示還有正式學生的朋友，洗清他的身子。偏偏你又說有好幾個密斯李。他只得反問你一句，你和他個認識，你要說和李婉風認識，他自然也和李婉風認識的。你若說和李婉雨認識，他也曾和李婉雨認識的。富家駿仔細一想，對了。笑道：有限的事，隨他去罷。楊杏園笑道：這倒值的做首小詩吟咏一番，題目也得了，就是寫捐的兩個女生。富家駿也不覺笑了。這一天晚上，楊杏園見富家駿對於女性，到處用情，不免又增了許多感觸。因為月色很好，便在院子裏踏月。那些新樹長出來的嫩葉，在這夜色沉沉之間，却吐出一股清芬之氣。在月光下一緩步，倒令人精神爲之一爽，便有些詩興。楊杏園念着詩，就由詩想到去秋送李冬青的那一首，有一輪將滿月，後夜隔河看十個字，那天晚上的月亮，和今天天上的月，正差不多，





忽然一別，就不覺半年了。這半年中，彼此不斷的來往信，這二十天，信忽斷了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想到了這裏，便無意踏月，走回房去，用鑰匙把書櫥底下那個抽屜打開，取出一大封信來，在燈下展玩。這些信雖都是李冬青寄來的，可有三分之一，是由史科蓮轉交的信。信外，往往又附帶着什麼書本畫片土儀之類，寄到了史科蓮那裏，他還得親自送來。楊杏園以爲這樣的小事，常要人家老遠的跑來，心裏很過意不去，也曾對他說，以後寄來了信，請你打一個電話來我來自取，一面又寫信給李冬青，請他寄信，直接寄來，不要由史女士那裏轉，可是兩方面都沒有照辦。楊杏園也只好聽之。這時翻出李冬青的信看了一番，新近他沒有來信，越發是惦念。心想，我給他的信，都是很平常的話，決不會得罪他，他這久不來信，一定是病了。但是也許信壓在史科蓮那

裏沒有送來，我何妨寫一封信去探問呢？於是將信件收起，就拿了一張八行，很簡單的寫了一封信給史科蓮。那信是：

科蓮女士文鑒：圖書展覽會場一別，不覺已半越月。晤時，謂將試讀唐詩三百首。夏日初長，綠窗多暇，當爛熟矣。得冬青書否？僕有二十日未見片紙也。得便一覆爲盼。

杏園拜手

信寫好了，用信封套着，交給聽差，次日一早發了出去。到了晚上，回信就來了。信上說：


杏園先生雅鑒：尊示已悉，冬青姊於兩星期以前，曾來一函，附有數語，令蓮轉告。因蓮功課忙碌，未能造訪。下星期日上午，請在貴寓稍候，當趨前晤面也。特此奉覆。

科蓮謹白

這天是星期五，過兩天便是禮拜日了。楊杏園因爲人家有約在先，便

在家恭候。平常十二點吃午飯的。今天到了十二點鐘，還不見客來。就叫聽差通知富氏兄弟，可以先用飯，不必等了。一直等到十二點半，史科蓮才來。因為這裏的聽差，已經認得他，由他一直進去。他一進那後院子門，楊杏園早隔着玻璃窗看見了。見他穿一件杏黃色檳榔格子布的長衫，梳着一條鬆根辮子，聽着步履聲得得，知道他穿了一雙皮鞋。連忙迎了出來，見他滿臉生春，比平常却不同了。史科蓮先笑道：真對不住，要您久候了。走到街上，遇着兩位同學，一定拉到他府上閒坐。他們還要留我吃飯，我因為怕您候得太久，好容易才告辭出來了。楊杏園道：那就在這裏便飯罷。史科蓮道：還有別的地方要去。楊杏園道：我也沒有吃飯，又不費什麼事，就是平常隨便的菜，又何必固辭呢。史科蓮道：倒不是固辭。我看見前面桌上的碗，還沒有收去，猜您已吃過

了，吃過了，再預備，可就費事。楊杏園道：那是富氏弟兄吃飯的碗，我却沒有吃飯呢。史科蓮道：楊先生爲什麼不吃飯？楊杏園道：我因爲密斯史約了上午來，上午來，自然是沒有吃飯的了，既然沒有吃飯，我這裏就該預備，但是請客不能讓客獨吃，所以我就留着肚子好來奉陪。史科蓮笑道：這樣說，我就不敢當，以後要來，我只好下午來。楊杏園道：下午來，就不能請吃晚飯嗎？史科蓮一想，這話很對，不覺一笑。當時楊杏園就叫聽差把飯開到屋子裏來，菜飯全放在寫字檯上。楊杏園讓史科蓮坐在自己寫字的椅子上，自己却對面坐了。史科蓮一看那菜，一碟叉燒肉，一碟燴蚬子，一碟油蒸馬頭魚，一碟糖醋排骨。另外一碗素燒蠶豆，一碗黃瓜鷄片湯。不由笑道：菜支配得好。這竟是預備好了請客的，怎樣說是便飯呢？楊杏園道：我呢，自然沒有這種資格，可以吃這



樣時新而又講究的菜。可是我的主人翁，他們是資產階級……史科蓮連忙笑着說道：您錯了，您錯了，我不是那個意思，因為這菜裏面，有好幾樣是廣東口味，平常的人，是不大吃的，尤其是這馬頭魚，簡直不會看見外省人常吃。所以我料定了楊先生特設的。楊杏園道：既然指出破綻來了，我也只好承認。可是這樣的請客，未免太簡單，我只好說是便飯。一指明，我倒不好意思了。史科蓮道：就是這樣辦，已經十分客氣了。再要嫌簡單，二次我就不敢叨擾，而且吃東西，只要口味好，不在乎多少。從前我寄居在敝親家裏，對於他們每餐一桌滿菜，我很反對。因為吃東西和逛名勝一樣，逛名勝要留一兩處不到，留着想想，若全逛了，結果容易得着不過如此四個字的批評。吃東西不盡興，後來容易想到那樣東西好吃，老是惦記着。若是太吃飽，就會膩的，一點餘味

沒有了。楊杏園笑道：密斯史這一番妙論，擴而充之……史科蓮笑道：我不敢掠人之美，這是冬青姊說的話。楊杏園道：是他的主張總是如此，以爲無論什麼都不可太滿足了。許久沒有來信，難道也是這個緣故嗎？史科蓮道：這却不是，他給我的信，也祇一張八行。說是他的舅父方老先生，要到北京來，有話都請方先生而告。他只在信上註了一筆，問候您，沒說別的話。楊杏園道：那位方老先生要來，那倒好了。有許多信上寫不盡的話，都可面談呢。二人說着話，就吃完了飯。坐下來，又開談了幾句。楊杏園因看見他的新衣服新皮鞋，想起一件事，便道：我從前曾對冬青說過，人生在世，原不能浪費，但是太刻苦了，也覺得人生無味。密斯史你以爲我這話怎樣？史科蓮道：我倒是不怕刻苦，不必刻苦，自然更好。就像前些日子我那表姐，忽然光臨了，送了我的皮鞋絲

襪，又送我許多衣料。我不收，得罪了人，收了不用，又未免矯情。楊杏園見他說話，針鋒相對，倒又笑了。史科蓮因無甚話可說，便道：「密斯李給我的信上，就是剛纔那兩句話，其實我不來轉告，也沒有什麼關係，只要打一個電話就得了，可是他總再三囑咐，叫我而達，我只得依他。」楊先生這樣客氣招待，我倒不好意思來了。楊杏園道：「我覺得這很隨便了。」密斯史既然這樣說，以後我再加一層隨便就是了。史科蓮笑道：「那末，過幾天，我還要來一次，看看方老先生來了沒有？因為密斯李信上說，他到了京，先上您這兒來。因為我的學校太遠，怕他沒有工夫去，讓我出城來找他。」楊杏園道：「他來了，我就會打電話到貴校，決不誤事。」史科蓮站起來，牽了一牽衣襟，意思就要走。楊杏園道：「時間還早，何妨多坐一會兒。」史科蓮道：「我還要去，找兩個同學，過一天會罷。」抬手一指壁

上的鐘道：我和他們約好了時間，現在過了二十分鐘了，說畢，忽忽的就走了。




第七十五回 辛苦補情天移星替月 殷勤餘恨史拊掌焚琴

史科蓮走過之後，楊杏園見他坐的沙發椅子上，却扔下了一條白綢手絹，拿起來看時，又不是手絹，乃是一條白紡綢圍脖，疊得好好的放在那兒，他進門的時候，並沒有圍着，就是拿在手上的。大概向來樸素，突然時髦起來，有些不好意思，走的時候，却忘了帶去呢。便拿進屋去，順手搭在床的欄干上，打算一兩日之內，專人送給他。就在這天晚上，李冬青來了一封快信。楊杏園未開信之前，見那裏面厚厚的，預料就有什麼事，要談判。這時，他也來不及坐，拆開信，站着在棹子邊，便看起來，那信是：

杏園吾兄：迭接手書，備增思慕。偶然羈覆，不覺兩旬，非不覆也，言之而礙在口，置之而疚於心，徘徊復徘徊，不知如何言之而始妥耳。最後思之，吾儕爲文章性命之交，更有手足金蘭之義，生死可共，熱血可傾，更奚得以兒女子態，略嫌猥褻，遂誤大事耶？

楊杏園看到這裏，不由得心潮鼓盪起來，他如今忽然回心轉意了嗎？更向下看是：

故青乃決計暴露真相，以去兄疑。更爲煉石補天之計，以減自誤誤人之罪。以青觀之，瓜熟蒂落，水到渠成，今日言之，正其時也。青與兄所言者，非他事，乃吾儕之婚姻耳。去秋在京兄屢以秦晉之好相要，青皆僞爲不知。最後一書，則直使兄絕望。在兄觀之，必以爲青爲人特忍，不知青優柔寡斷，正病在不能忍。使能忍而不與



兄爲友，或直言我之決不能以身事兄，則兄卽不以不祥人視我，亦必等於水月鏡花，淡焉若忘。惟青終不忍出之，使兄兩年來徒爲我作畫餅充飢之計，真我之大罪也。今願一傾所言，請兄細細讀之：

楊杏園念到這裏，覺得真怪了，這是些什麼話，簡直不解。他既說要細細的看，倒不可忽略，於是拿了那一疊八行信紙，坐在沙發上，反手扭着電門，將牆上那電燈擰着，躺在沙發上，從從容容的望下看：

去秋青致兄書，不已言乎？青自呱呱墮地以來，卽與人世姻緣無分，此非詐言，乃屬事實。蓋青得自先天，卽有暗疾，百體未全，世之贅人也。青深閨弱質，原不解此，七八歲時，家慈一度求醫，彷彿猶憶其事。及已成人，伯叔諸長，每以廢物相呼，言侵堂上。青不能堪，

輒爲痛哭。而家庭多故，又戈操同室，青羞忿交集，遂一舉而自立門戶，此青終身隱事，雖手足有不能告者，獨對兄告之，無他，以兄愛我之深，望我之切，青不直言，兄必不娶，我以一不祥之身，增父母之累，遺家庭之羞，更因兄愛我而使兄終身爲鰥夫，我不忍也。古人謂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可毀傷，孝之始也，此其言雖略近於腐。然爲人子女者，不能以其身爲父母博物質之享受，不能爲父母博精神上之愉快，則彷彿我之於父母，僅有權利而無義務，今轉以其遺體，使其大增痛苦，則人又何貴乎有子女？而爲人子如青者，呱呱墮地，即與父母以不堪，此我之每一背人，便淚珠洗面也。夫此事既牽累父母，多一人知之，即青多增一分不快，亦青多增一分罪惡，曩之山窮水盡而不直告者，正在於此。然家慈洞

燭其隱，嚴責以不得因小節而誤人大事，此又青之卒爲兄言之也。

此語一出，則兄對青以前一切所爲，必可渙然冰釋。於是愛冬青不必娶冬青，不娶冬青，亦不虞其爲人所得矣。雖然，青尤不肯以我不負兄，便認其事已畢也。更進一步，則青當爲兄謀一終身伴侶，以補我此生不能追隨左右之遺憾。且青宿有此心，已非一日，曾屢屢於女友中注意之。顧就我所知，其足爲吾兄耦者，百不得一二。即得之矣，兩不相識，又作合之無由，填海有心，移山無日，悵望前途，固不禁負負徒呼也。乃爲日無多，卒得一人，而此人於兄，固不勝其欽仰，卽兄與彼，亦爲於青而外之第一良友。青不能事兄，則兄之伴耦，舍此莫屬矣。然兄與彼，以有青在，初未絲毫涉及

愛情範圍，又青所可斷言。青之言此，初非有他，實以兄與彼，爲最可配耦之人，不應失之交臂也，其人爲誰……

楊杏園看到這裏，便將下面剩下的幾張信紙，暫按住不看，心裏不由跳盪起來。看到前面一段話，倒好像是事實，後面這一轉，却有些可怪了。這種說法，無論如何，不能成立，我必得寫一封信去，痛駁他一番，遲疑了一會，再看下面是：

我言至此，即不明言，兄亦當知之也。彼史女士者，除識字略遜於青，則容貌品行以至年齡，無不勝我數倍。而其天涯淪落，伶仃孤苦，則又吾兄所每爲扼腕。以彼代青，青甚安心，史女士得夫如兄，夫復何求。兄得此良伴，及其少年，又正可收一閨中弟子，從容以陶鎔之而成爲人才。故青此謀，乃一舉三得之事也。青爲此謀，原

不敢必吾兄之同意與否，然既不能娶青，則當無拒絕史女士之理，遂不嫌冒昧，竟爲吾兄言之。同時，青以我之所以不嫁，與夫勸兄之必娶，亦已盡情函告史女士，更以我之所謀，徵史同意，彼果洞悉此中曲折，決無異詞。敝親方老先生，已啓程來京。來京後，當與吾兄向史老夫人道達一切，而史老夫人亦必欣然以其一線孫枝之有托也。吾書至此，言已盡矣，然尙有一事，不能不鄭重告兄者，則此書一字一句，皆自青之肺腑中掏出，決無絲毫之虛僞與勉強。兄能愛我，必能信我，能信我，當又無不從我之所請也，千里引領，敬候好音，冬青再拜。


楊杏園將這信從頭至尾，看了三四遍，信倒相信了，但對於他這種辦法，却不能同意。當日晚上，就想一夜，要怎樣的回他一封信？既而一想，

方好古日內就要來，却等他來了，看他說些什麼，再作道理。自己這樣想着，不料到了次日，方好古便來了，楊杏園陪着他，說了一些閒話，後來方好古摸了一摸鬍子，正色說道：楊先生，你知道我來京的意思嗎？我雖然爲私事要來，可是展期到明春，也無妨礙。一大半的原因，就是爲了你老兄的婚事。因爲我受了舍甥女的重託，不能不來。楊杏園道：方老先生要到北京來，我是知道的。至於是爲了我的事來，我的確不知道。方好古道：冬青來了一封快信，收到了嗎？楊杏園道：收到了。方好古道：既然收到了，我的來意，楊先生怎樣又說不知道呢？楊杏園道：李小姐給晚生的信，確已提到了晚生的婚事。但是他信上，只贅了一筆說方老先生要來京。方好古哈哈大笑道：這話就對了。北京人所說，喝東瓜湯，我想你老兄這一碗東瓜湯，是非給我喝不可的了。楊杏園很




淡漠的樣子微笑道：老先生雖有這番好意，恐怕也未必能成功吧？方好古道：那爲什麼，難道那一方面不同意嗎？我想決不至於。我倚老賣老，要在你們少年面前，揭出你們的心事。在楊先生一方面，是很想和敵親結爲秦晉之好。就是舍外甥女，我不是替他說一句，論性情，說模樣兒，也是可相配，說到這裏他歎了一口氣道：噫！他這人是要以處女終身的，一段好因緣，只算戲台唱戲一般，總是假的。但是這樣的隱事，別人那會知道？我那賢甥女，他真是有計畫的人，他早早就暗中留意，給你另外物色了一個來代他，不但物色好了，而且給你雙方想了種種的法子，讓你們接近。這一套把戲，我在去年這時，同在舍親家裏吃壽酒的時候，我已看在眼裏了。說時，只理他頽下的鬍子。楊杏園一想，這話果然不錯，那回行擊鼓催花令，那花兩次都不是由史科蓮遞到。

我手上鼓便停了嗎？便道：這却未必。方好古笑道：這却未必？你老哥怎樣會認識那史姑娘呢？楊杏園道：那是李小姐介紹的。方好古笑道：却又來。只要在此一點慢慢去推想便明白了。楊杏園道：現在男女社交公開的時代，一個女朋友又介紹一個女朋友，這也是很平常的，有什麼可想？方好古道：說是這樣說，但是冬青的心事，却實在是這樣。不過他起初有這番意思，也不過盡人事，至於你二位是不是能成爲很好的朋友？他也未必能擔保。據他對我說，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，你二位相處得果然不錯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連忙說道：那是冬青誤會了。不但那位史姑娘無可議論，就是晚生絕不會想到婚姻頭上去。說時，臉上掙得通紅。方好古笑道：老弟台，你不要性急，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哩。我所說相處得不錯，也不過是朋友之誼罷了，因爲這樣，冬青就想到



移花接木的辦法。楊杏園道：你老先生不用說了，這事我全明白，今天晚上，晚生就寫一封信給冬青，把這事詳細解釋一番，史老夫人那裏老先生千萬不要去說。方好古道：你老兄這樣堅決拒絕，倒出於我的意料之外，到底是持的什麼理由呢？楊杏園道：你老先生和我們的長輩一樣，而且對這事又知道很詳細，我就不必瞞了。我原和冬青有約，非他不娶，現在把他拋開，另娶史女士，不但我無面目見他，就是我一班朋友，恐怕都要說我這人負情，此其一。我的年齡，和史女士相差很遠，婚配極不合宜，此其二。史女士也是不能十分自主的人，提到婚姻，恐怕有糾葛，此其三。而且還有最大一層障礙，這半年以來，我有點金錢，資助史女士，我若娶他，我以前所爲，就是居心示惠，於我的人格攸關，此其四。方好古笑道：老弟台！你所說的幾個理由，都很勉強。最後一



層，也說得有幾分是。但是彼此既然是朋友，朋友有通財之誼，你接濟他一點款子，這也不見得就可以限制你不能和他結婚。楊杏園道：無論如何，反正這事，我不能從命，至於有理由無理由，我都不必管。方好古道：這話也長，暫不必說，我肚子餓了，老弟能陪我去吃小館子嗎？楊杏園道：可以可以，就算我給方先生洗塵罷。說畢，套了一件馬褂，便和方好古一路去吃小館子。在吃小館子的時候，方好古偶然提到婚姻的事情，楊杏園還是堅決謝絕。方好古一想，此次在京還有一二月耽擱，有話慢慢說，何必忙在一時，因之也就放下不說。楊杏園和方好古各人存着心，靜默了一會，只聽隔壁雅座裏，有一男一女，帶說帶笑的聲音，鬧個不歇。女子是上海口音，男子是雲南口音。那男子聲音，楊杏園聽着很熟，一時却想不起來是誰。這雅座是木板隔開的，到處露着

板縫，靠着板向那邊張望一下，恰好那男子面向着這板壁。仔細一看，記起來了，在舒九成請客的時候，和這人同過一次席。雖然是一個官僚，倒也是個很洒脫的人。他叫甄大覺，正捧一個唱戲的餐霞仙子。當時他主張餐霞仙子拜在自己名下，爲女弟子，好跟着學詩，所以很和他敷衍了一番。那餐霞仙子正是上海人，聽這個女子的聲音，大概也是他了。當時楊杏園看了一下，回轉頭來，臉上還帶着一點笑容。方好古道笑什麼，有什麼趣事呢？楊杏園道：隔壁是一個熟人。楊杏園說這句話，聲音略微高一點，那邊的甄大覺却聽見了，連忙走到門外，接着說道：可不是杏園先生嗎？我聽了這聲音，似乎很熟，却不便過問呢。說着話，便闖了進來，楊杏園給方好古一介紹，甄大覺十分客氣，便要給這邊會賬。楊杏園道：大家都是請客，各便罷。甄大覺笑道：我並不請客。

也是熟人呢。便對着壁子喊道：餐霞到這裏來坐坐罷。楊先生也在這裏。餐霞聽了這話，果然走過來了。方好古一看，見他有二十歲上下，瓜子臉兒，倒是一對黑溜溜的眼珠，和一口雪白的牙齒，增助了他不少的秀色。他穿了絳色印花印度綢的短旗袍，露出下面一截大腿，穿着米色絲襪，和黃色半截漏花皮鞋，十分時髦。甄大覺笑道：我介紹他做你的門生，你怎樣不肯收？楊杏園道：笑話了。我於戲劇一門，完全外行，怎樣談得上這句話哩？甄大覺道：我早就聲明在先了。他是崇拜你的學問，跟着你學些文學。要說跟你學戲，把楊先生當作梨園子弟了，那怎樣敢呢？餐霞笑道：楊先生是有學問的人，收這樣無用的學生，不但沒法兒教，倒要連累他的大名呢。楊杏園道：這樣說，越發不敢當。倒是餐霞女士的戲，我還沒有領教。那一次有機會，一定要去瞻仰的。餐霞

笑道：後天我在春明舞台唱玉堂春，很歡迎楊先生去，指教指教。於是回轉頭對甄大覺道：包廂留下了，你就陪楊先生去。楊杏園道：我聽戲與人不同，願意坐池子，不願意坐包廂，不必費事。甄大覺道：反正留有兩個包廂的，又何必不去呢？楊杏園道：既然如此，我就準來。甄大覺聽說，就對楊杏園表示好感，一定搶着會了飯賬，楊杏園和方好古有事，先走了。甄大覺却對餐霞道：我們一路到廊房二條去，去買網巾抓髻珠包頭那些東西罷。餐霞道：你帶了多少錢？甄大覺道：錢雖帶的不多，講好了價錢，讓店裏派夥計到家裏拿去。你現在正式上台，不像從前那樣客串了，客串不好，人家可以原諒。現在你老老實實的唱大軸子，樣樣都得過些講究。現在我給你算一算，像你的形頭，至多只能唱十五齣戲，新學的貴妃醉酒，就沒有形頭，我算這一件紅緞女蟒，和一條

緞裙，一件繡花宮粧，還有雲肩，珠子點翠鳳冠，倒要一筆大款。至少也得一百三四十元，才能製完。餐霞道：我倒很想唱奇雙會，可是又沒有紅緞花披，和繡花斗篷。甄大覺道：不要在這裏算計了，先去買些小件。買一樣是一樣。餐霞聽了，果和他各坐一輛包車，到廊房二條去買了東西，買了東西之後，甄大覺又親自送他回家。餐霞的母親蔣奶奶看見又買了這些東西，喜歡了一陣。甄大覺道：蔣奶奶，你看我可辦的好。將來餐霞唱紅了，有的是錢，你就要發財享福了。蔣奶奶笑道：這事都是甄老爺捧的，將來我家大姑娘紅了，總忘不了你。甄大覺笑道：現在的這個時候，你說的很好，到餐霞不要人幫忙的日子，就未必記得我了。餐霞笑道：不要說那些廢話了，你說做稿子到報上去登的，報上登出來沒有？甄大覺道：靠着一兩條戲界新聞，那裏捧的起來？我已經做



了一個廣告底子，送到報館去登，明天你瞧罷，足能引人注意的了。現在你沒有事，到我家裏去打小牌，好不好？餐霞道：這一個月，我倒有二十天在你家裏，今天我是不去了。甄大覺道：你不是要看報上的廣告嗎？你到我家去，明天一早，就都可以瞧見了。餐霞道：真是！我剛回來，又要跟着你去。蔣奶奶道：你就去罷。明天回來，不是一樣嗎？餐霞見母親也是這樣說，只得去了。原來甄大覺在京混差事多年，太太在雲南，沒有接來，在北京却另外娶了一房姨太太。這姨太太雖是北里出身，過門以後，却添了兩個女孩子，也就和正太太無異了。因爲他向來是持開放主義的，甄大覺拚命去捧蔣餐霞，他却毫不過問。後來甄大覺索性在家裏另闢一間屋子，讓餐霞下榻，姨太太叫他蔣家妹子，兩個女孩子稱他爲小姨，差不多像一家人，簡直不分彼此了。這天，餐霞跟

着到了甄大覺家，次日早上起來，臉還沒洗，蓬着頭找了衣服，便叫老媽子拿了報到床上來看，將報一翻，就見新聞版的論前，登着酒杯來大餐霞仙子四個大刻字，大字下面，才是五號字的廣告，那廣告說：

蔣靜芬女士，別署餐霞仙子，爲縉紳後裔，學界名媛，女士籍隸江南，幼居燕北，素愛絲竹，善操皮簧，論其貌則閉月羞花，論其藝則升堂入室。前次登台客串數日，九城轟動，色藝之佳，可以想見。現本舞台再三禮聘，蒙允再現色相。逐日專演拿手好戲，以盡所長。女士既系出名門，又復學問高深，一鳴驚人，決不可與凡艷同日而語，欲一瞻女士丰彩者，曷興乎來？

春明舞台謹啓

餐霞看了這個，接連翻了幾份報，每份報上，都是如此說。這才相信甄大覺替他鼓吹的話，並不是假的。當日在甄家吃過午飯，才由甄大覺

親自送回家去。又過了一天，第一日，便是餐霞登台的日子了。甄大覺總怕餐霞紅不起來，自己花了兩三千塊錢，費了一年多的心血，那都不算，他是一個好面子的女子，受了打擊，一定要大大傷心的，這却使不得。因此頭一天就包了六個廂，定了三排座，專門請自己的朋友和朋友的的朋友，都來聽戲，可是一般看報的人，看見廣告中縉紳後裔，學界名媛八個字，好奇心動，來看的人，却實在不少。接連這樣唱下去，餐霞的名聲，大紅而特紅。春明舞台和他訂了合同，每個月是一千二百塊錢的包銀。餐霞有了這樣的身價，人就抖起來了。就不像以前那樣，天天到甄大覺家裏去，甄大覺以為他白天上台，晚上在家裏學戲，實在也沒有功夫，也就原諒他。可是餐霞的戲越進步，甄大覺就捧得越厲害，一面給他製形頭，一面又給他請名師教戲。在餐霞唱了一個禮

拜戲之後，忽然休息一天。甄大覺便雇了一輛汽車，約着餐霞一路去逛西山，到了西山飯店，對着山揀了一副座位，並排坐下。甄大覺笑道：「蔣老板，你現在是紅人了。請你來逛，你還肯來，將來你一成了坤伶泰斗，再要請你那怕就不容易了。」餐霞笑道：「爲什麼好好的把話來損我？」甄大覺道：「人情都是這樣，並不是故意這樣說。」餐霞笑道：「也許有例外，說到這裏，把顏色一正，說道：『我唱戲將來若是站得住腳，無論如何，你這一番盛意，我總記得，所有你的花費，我必定雙倍奉還。』」甄大覺道：「你猜錯了，我的意思了。我和你提這話，難道是和你討債嗎？」餐霞道：「我並不是說你和我討債，因爲我提到人心不好，所以我說這句話，對你是受恩深重，你要疑心我負情，我怎樣不急呢？再要說到報答你一層，我們大家心裏，也都明白。誰不知我蔣某人和你甄老爺的關係呢？我想

我的犧牲，也不小吧？甄大覺笑道：你若以為有了這一層關係，不大合適，我倒有一個解決的法子。餐霞道：有什麼解決法子？甄大覺笑着擺了幾擺頭，說道：你就不能跟着我姓甄嗎？餐霞呼的一聲，從鼻子裏笑了出來，說道：我今天老老實實告訴你罷，你要我做姨太太的姨太太，那是辦不到的。甄大覺道：你就為的是這個嗎？這不是什麼難解決的事呢。當時甄大覺不望下說，餐霞也不望下說，二人都靠在椅子背坐着，呆呆的看山。正好有兩個外國人，一男一女，並肩而行，由面前走上山去。女的背着花綢傘，荷在肩膀上。走遠了，看不見他倆的頭，只覺在路上停了一停，兩人是越發擠到一處。甄大覺笑道：他兩人好甜蜜的愛情呀。餐霞聽了，也不作聲。坐談了一會，又同坐汽車回城。這天晚上，甄大覺沒有到餐霞家裏去。次日整整一天，也是沒有去。到了第二天

下午，餐霞正要上戲園子去，甄大覺高高興興的跑到他家來，見了餐霞，便笑道：好了好了，我們的事解決了。餐霞摸不着頭腦，問道：我們什麼事解決了？甄大覺道：你不是嫌我還有一個姨太太嗎？我回去和他一商量，可不可以離婚，他正埋怨我捧你捧得過分，一口氣便答應願離婚，多了也不要，少了也不肯，只要我一千塊錢的離婚費，昨日我籌畫妥了，就把款子交給他，現在他已走了，就搭四點鐘的火車上天津去，他算不是我家人了。餐霞很驚訝的道：什麼？你和他離婚了？你姨太太爲人很好呀，你爲什麼和他離婚呢？你這人太忍心了。甄大覺道：嘿！你還不明白嗎？我……餐霞道：我趕快要到戲院子裏去了。去遲了，來不及扮戲，就要誤了。說着，忽忽的出了大門，坐上新雇的包月馬車，逕自走了。甄大覺是每日一個包廂，一排椅子，專爲捧餐霞而設的。他雖

不去，也請得有人去聽戲。但是自己有一天沒有到，心裏便過不去，所以餐霞去了，他也跟着去。散了戲，又先到餐霞家裏來等着他。餐霞見他又在這裏，便高聲喊着道：「媽，我累極了，我先睡去。若是睡着了，就不必叫我吃飯罷。」甄大覺笑道：「怎麼着？累着了嗎？今天的戲，是吃力呢？你先別睡，我有幾句話要對你說。」餐霞因爲他老實的說出來了，不能不聽，只好坐下聽他說。甄大覺道：「先因爲你要上戲園子裏去，我們的話，還沒有說完，你不是說我爲什麼和他離婚嗎？我爲什麼呢？就爲的是你一句話啊？」餐霞道：「你這話可奇怪，我幾時說過這句話，要和你姨太太離婚？」甄大覺道：「你雖然沒有說，你因爲有了他的緣故，才不肯到我家去，這是你一再表示過的。現在我沒有了他，你總可以跟我了。餐霞用手在嘴唇上摸了一摸，笑道：「我和你站在一處，人家還以爲我是

你的女兒呢。甄大覺見餐霞嫌他養了鬍子，默然不語，也就由此過去。到了次日，他走到一家上等理髮館去理髮，對着鏡子，坐在理髮的活動椅上，向鏡子裏一看，只見嘴上的鬍子，倒有一寸來長。心裏想，怪不得他不願意，這也實在長了。正在這裏出神，理髮匠站在身邊問道：理髮嗎？甄大覺也沒聽清楚，就點了點頭，心裏可就想着，我一剃了鬍子，他就無可說的了。儘管沉思，理髮刮臉，都已辦完。夥計拿了帽子來，甄大覺一照鏡子戴帽子，只見嘴上鬍子，依然存在。心裏好個不快。便問理髮匠道：你刮臉，怎麼不把我鬍子剃下去？理髮匠道：先生，你那鬍子大概蓄了好久的，不是新長的。您不說，我們怎樣敢剃呢？這不像別的東西，剃下了，可沒法再插上去。甄大覺道：剃下來就剃下來，誰要你插上去？理髮匠笑道：您別着急，這個很容易辦的。您坐下來，給您剃掉就



是了。於是甄大覺重新坐下，這才把鬍子剃了。理髮匠笑道：您這一剃鬍子，真要年輕十歲。我們這裏，有美國撮臉藥粉，給您撮一撮臉，好不好？那藥粉真好，只要撮上幾回，臉上的斑點小疙瘩兒，全可以去掉。您要是常撮，真會老轉少，你別提多們好了。甄大覺聽他一說，心裏又歡喜了，抬頭一看那價目表，撮臉一次三毛，那也有限得很，便撮了一回臉。於是頭上是油香，臉上是粉香，一身香氣撲撲的，直向餐霞家裏來。兩人一見之下，都不覺一笑。甄大覺笑道：你還認得我嗎？餐霞一撇嘴道：就憑這一剃鬍子，我就不認得你嗎？就是臉上重換一層皮，我也認得你。甄大覺以爲他總會說兩句好聽的話，不料自己一問，倒反惹出他一句罵人的話，大爲掃興之下。停了一停，便拉着餐霞坐在一張長榻上，說道：我看你現在的態度，很不以我爲然了。餐霞道：那是你自己

多疑了。現在我是這樣子，從前我也是這樣子。甄大覺道：那我也不管了。乾脆，你答應我一句話，起先你嫌我有姨太太，我就把姨太太休了。其次你要我剃鬚子，我又把鬚子剃了。事到如今，你究竟怎麼樣呢？餐霞道：你這話問得好不明白，什麼事究竟怎麼樣？甄大覺笑道：你何嘗不知道，存心難我罷了。我就說出來，那也不要什麼緊，就是你能不能和我結婚？餐霞道：哼！我和你結婚？說着就把嘴又一撇。甄大覺見這樣情形，未免難堪。便道：怎麼樣？我不配和你結婚嗎？餐霞道：並不是配不配的話，你想，你多大年紀？我多大年紀？我一個剛到二十歲的女子，倒要嫁你這快年將半百的人，人家看見，能說相稱嗎？你這樣不自量的心事，少要妄想罷。甄大覺道：餐霞，你不嫁我不要緊，你不要用這樣的重話來攻擊我，我們雖不必有什麼結合，舊日的感情，總是有的。餐霞

道：有什麼感情，不過你花了幾個錢，賃了我去取樂罷了。甄大覺花了許多錢，又費了許多心血，自以為可與餐霞合作。不料到了現在，事情大白，他竟沒有一絲一毫的心事留在自己頭上，而且他詞鋒犀利，教人一句話也回答不出。當時也只得冷笑了兩聲，就回去了。一到家裏，一看自己兩個女孩子，一個只有七歲，一個只有五歲，沒有人照應，很是可憐，大悔自己猛浪，不該和姨太太離婚。他知道姨太太離婚以後，是到天津去找一個親戚去了，便寫了一封自己後悔的信，加快寄到天津去。那姨太太也是中年以上的人了，離了甄大覺也不容易嫁人。甄大覺既然後悔，他就不必追求。接了信，第二天就回來了。到底因為離了一次婚，二人之間，添了許多的猜忌，無知識的婦人家，心腸又是窄狹的，對甄大覺常常就有點冷譏熱諷。最難受的兩句話，就是你不

要我嗎？人家也不要你哩！如今你才明白我不錯呀，我若是個男子，丟了女人，再弄不到一個，寧可做一生的寡漢，找也不把丟了的再弄回來。甄大覺先聽了這話，以爲姨太太是要出一口氣，且自由他。這個時候，餐霞還在春明舞台，逐日唱戲。和他同台演戲的，有一個程再春，戲雖不十分好，長的倒還不錯。程再春是由天津來的角色，却很希望人捧。甄大覺因餐霞的關係，曾和程再春見過幾面，現在在家裏不免受姨太太的氣，就改變方針，到戲院子裏來捧程再春。一來自己消遣消遣，二來故意做給餐霞看，好讓他生氣。那蔣餐霞看見他這種樣子，知道他居心要來掃面子的，更加恨他一層。有一天，餐霞和他母親由外面進戲院子來，恰好頂頭遇見了他。蔣奶奶究竟摸不開面子，依舊上前招呼。餐霞就不然，只當沒有看見，把頭偏到一邊，甄大覺鼻子裏，接


連呼呼的哼了幾聲，也就冷笑着走了。這天湊巧餐霞演雙齣，一齣是坐樓殺惜，一齣是彩樓配，聽戲的人，個個滿意，就拚命的叫好。他在坐樓殺惜的這齣戲，把閻婆惜罵宋江的話，故意改變些詞句，暗罵台下的甄大覺。甄大覺面紅耳赤，一肚子牢騷，走了回去。偏是那姨太太又犯了前病，只管說甄大覺無良心無用。甄大覺道：我雖要不到別人，你這種人，我還要不到嗎？你要走，只管走。我不留你。我這才明白最毒婦人心。那一句話。姨太太知道他又在捧程再春，認爲這人是無合作誠意的。聽了甄大覺又叫他走，他第二句話也不說，收拾了東西，立刻就預備走。甄大覺道：我對你說，我一兩天內，就要離開北京了。我這要去四海飄流，我不能帶這兩個女孩子，你帶了去罷。姨太太道：你不要，我才管不着呢。孩子跟你姓，跟我姓呢？憑什麼我要帶了去。他也不和甄

大覺多說，叫聽差雇了車子，拉着行李，就上東車站去。那兩個女孩子，正在門口買糖葫蘆吃，見母親坐上車子，連問媽上那裏去。姨太太先是硬着心走，這時兩個小孩子追上來問，倒覺有些不便。使用手絹擦了一擦眼睛，說道：「好乖兒，你在家裏等着罷，我打牌去。打牌贏了錢，我買吃的回來給你。兩個孩子都站在車子邊，手扶車把。大的女孩子道：『媽，你可別冤我，我望着你的吃的呢。』姨太太道：『好罷，你等着罷。』說畢，正用手去撫摸這孩子頭上的頭髮，猛抬頭，只見甄大覺出來了。他見了甄大覺就有氣，也不顧小孩子了，踏着車鈴叮噹叮噹的響，催車夫快走。車夫一聽鈴聲，拉了就跑。兩個女孩子，眼見母親坐車去了，不帶他們去，都哇哇的一聲哭了。小的在門口，把手揉着眼睛哭。大的張着兩隻手，口裏直喊媽呀，媽媽呀。但是車子跑得快，一轉眼就不見了。甄大

覺一隻手牽一個，把他牽了進去。當晚氣得在家裏睡了，那兒也不去。自己仔細想想，天下的婦女，簡直沒有一個靠得住的。我見這個鍾情，見那個鍾情，真是一個傻瓜。由此看來，世界上的人，都是人哄人，決不能誰有真心待誰，我不必在外混了，回家去罷。不過這裏到雲南路太遠，這兩個小孩子，沒有一些像我，我就很疑心。而今看他母親這一番情形，並無意於我，這女孩子未必是我的吧？他母親都不要他，我還要他作什麼？甄大覺這樣一想，到覺得無掛無礙，無往不可。抬頭一看，只見牆上掛着一柄胡琴，一柄月琴。這兩柄琴，正是甄大覺和餐霞女士要好的時候，一彈一唱，取樂的東西。現在自己是雙倍失戀的人，看了這種樂器，越是憤火中燒。自己一氣，按捺不住，就把兩柄琴一塊取了來，拿到院子裏去，在地下一頓亂砸，砸壞了還不休手，找了一些煤油，

倒在上面，擦了取燈，將他點着，自己却拍着手笑道：痛快痛快，我腦筋裏不留一點痕跡了。我對於琴是這樣，對於人也是這樣。我要下一個絕情，全不要了。一個人自言自语，又鼓掌笑了一陣，到了次日，將老媽子散了。叫了聽差和包車夫來，當面告訴他們，可以把這屋裏的東西全拍賣了，賣了的錢，兩個人可以去分着用。這兩個女孩子，大的讓聽差帶了去，小的讓車夫帶了去。聽差和車夫聽了這話，先是不肯答應。甄大覺說讓他們先帶去，養幾個月。自己現在要到雲南去，不能帶孩子。幾個月之後，也許再到北京來，那時送回來就是了。聽差和車夫貪着他家東西，可以拍賣幾百塊錢，也就勉強答應了。甄大覺見諸事均已料理清楚，自己帶着兩百塊錢川資，逍遙自在的出京去了。這時只可憐那兩個小女孩子，父母都拋了，却改叫用人做爸爸。那車夫帶着





個五歲的孩子，心想餐霞或者會可憐他，又可以弄幾個錢，便帶他到蔣家來。誰知餐霞一見，更說了令人難堪的話，連車夫都哭了。要知餐霞說的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七十六回 入戶拾遺金終慚浙臉 開囊飛質券故洩春光

却說甄大覺的車夫，帶了那個小女孩子到蔣家來。意思餐霞念起甄大覺一番交情，對於這女孩子，總會可憐他的。就此就好弄幾個錢了。因此到了蔣家之後，自己站在院子裏，却讓那小女孩子去見餐霞。那女孩子聽見餐霞說話的聲音，在外面就叫起小姨來。一面叫着，一面向裏跑。餐霞一見他，便問道：「嘿！怎麼你一個人來了。」女孩子道：「車夫送我來的。車夫也站在院子裏頭，遙遙的叫了一聲蔣小姐。餐霞聽說，便走出來問道：『有什麼事嗎？』車夫因他一問，就告訴主人如何利姨太太又離了婚，如何將東西和女孩子丟下，因道：『蔣小姐，您想想看，我們這

小姐，嬌生慣養，寄在我們家，那個苦日子，怎麼對付得過來呢？餐霞冷笑道：他丟了妻兒不管，一個人走了嗎？活該！誰叫他向來不存好心眼？現在落得這個樣子，那是報應了。我和他早就翻了臉，他的孩子，你別帶到這裏來。將來出了三差二錯，我擔不起這個責任。說時，便喊着那小孩子道：二丫頭，你走罷，不是我不讓你在這兒玩，實在因為你爸爸不成個脾氣，別爲了你，又來和我麻煩。說着，在身上掏了幾個輔幣，就交給女孩子道：拿去罷。女孩子哭道：小姨，我爸爸我媽全走了，我要跟你呢。餐霞道：別胡說了，誰是你小姨？小孩子哭着，以爲餐霞必然來安慰他。不料事情恰恰相反，竟碰了一個釘子。這樣一來，越發哭的厲害了。車夫一想，我們老爺在這臭娘們身上，用了好幾千塊錢，事後一句好話也落不到，這是捧角的下場頭，想到這裏，一股酸勁，直冲腦頂，幾

乎要哭出來。便對着那女孩子道：二小姐，咱們走罷，別在這裏現眼了。把那小孩子牽過來，又接過他手上幾個輔幣。他用手托着，看了一眼，冷笑道：這倒夠糞兩餐細米粥喝的，可是人要餓死，靠喝兩餐細米粥，也活不了命。說着，捏了那幾個輔幣，向屋頂上一拋，罵道：去你的罷。得了人家的錢，將來怎樣報恩呢？說畢，牽着孩子走了。這裏餐霞看見這種情形，只氣得渾身發抖，臉都黃了。蔣奶奶道：啞！你真叫愛生氣，爲什麼和拉車的一般見識呢？餐霞也不回他母親的話，跑進屋去，倒在床上大哭了一場。一直到兩點鐘，擦了一把臉，弄點東西吃着，才上戲院子去了。到了後台，脫了穿的旗袍，便去扮戲。只聽那邊有人吵起來。一人說道：姐姐一百塊錢的包銀全是你拿了，我掙的戲份，也是有一天，你拿一天，這還要怎麼着？抽大煙也不要緊，抽得是我自己錢，又沒花

你一個大。給你錢，你胡花了，人家討債，我管得着嗎？餐霞聽這聲音，是唱花衫的紀丹梅說話。伸頭一看時，他母親紀大娘，也站在那裏。大概紀大娘和他女兒要錢，女兒不給，母子二人就吵起來了。餐霞走了過來，拉着紀大娘的衫袖道：「喲！什麼事？你娘兒倆又吵起來了？紀大娘一轉身，見是他，便蹲着身子，請了一個安。笑道：「蔣老板，叫您看見真是笑話。沒有錢，跑到這兒來打吵子來了。」餐霞道：「誰家也是這樣，那要什麼緊？不知道，要多少錢用？」紀大娘道：「倒不是要多少錢？只差個四五塊錢罷了。」餐霞道：「大概大妹子手上是真沒錢，在我這裏先挪幾塊錢去用罷。」說時，在身上掏了一張五元的鈔票，交給紀大娘拿去了。原來餐霞當了一個台柱子，正要拉攏幾個角兒，在一處合作，對於紀丹梅，特別表示好感，所以紀大娘沒有錢用，他連忙就來拿出，墊給他使。紀大娘

得了五塊錢，買了一兩烟土之外，還多了一塊錢，非常高興回家去了。他一進門，恰好他的大姑娘紀玉音，也從戲院子回來了。笑道：媽又買回來了，今天有得抽了。紀大娘道：你別廢話，這是我借錢買來的土，你別想。紀玉音道：這兩天我一個子兒也沒有，您分一點給我抽抽，也不要緊。紀大娘道：我不想抽你的，你倒抽我的，真是豈有此理？紀玉音道：您別說那個話，我若是掙的包銀，自己能留着一半，我也不會這樣叫苦。現在我的包銀，是沒有到日子，你就拿去了，一個子兒檢不着，我怎樣不着急呢？紀大娘道：唱戲的坤角兒，都要靠着包銀吃飯，那要餓死人了。你不埋怨自己沒有本事找錢，倒要說我花你的呢？紀大娘一面囉唆着，一面熬煙。紀玉音雖然不願意，可是他母親脾氣很厲害，也不敢十分得罪，當時就算了。不過他正等錢要作夏衣，又被他母親的話

一激，就盤算了一晚弄錢的辦法，他原是個唱小生的，捧的人，沒有捧小旦的那樣多，不過他的戲，確乎不錯，要扮扇子小生，正當得風流瀟灑四個字，而且他一張嘴又會說，倒懂得一點交際。所以有些受捧的旦角，給他介紹介紹，雖然得不着像男伶一樣的老斗，熟人倒也不少。這其中有個李三爺，是財政機關的人，年紀又不很大，錢又鬆，紀玉音若是窮了，常常就望他通融。李三爺因為要的不多，也就不斷的給錢。現在紀玉音沒有錢了，又想到了他。次日清早起來，洗了臉，吃了一點粗點心，便來拜訪李三爺。到了李三爺家，門房認得他，笑道：「嘿！紀老板今天真早。」紀玉音道：「三爺在家嗎？」門房道：「在家是在家，可是沒有起來。」紀玉音道：「他睡在外邊，還是睡在裏邊？」門房道：「昨天晚上打牌回來，夜深了，就睡在外面書房裏呢。」紀玉音笑道：「你別作聲，讓我去嚇他一下。門



房因他是常來，又不受拘束的人，就隨他進去，並沒有加以攔阻。紀玉音走到李三爺書房裏，外面屋子是沒人。裏面屋子，可垂下了門簾子。掀開門簾子一看，只見李三爺睡在一張小鐵床上。只用了一條厚毯子，蓋了腹部，彎着腰睡着了。紀玉音就把一隻手撐着門簾子，站在門邊，向裏面叫了一聲三爺，那李三爺正睡得有味，那裏聽見，紀玉音見叫他不應，便走到床邊來搖撼他的身體，連叫了幾句三爺，笑說道，醒醒罷，客來了，客來了。李三爺被他吵不過，用手揉着眼睛一看，見是他來了，就笑道：來得真早。對不住，我實在要睡。說畢，翻了一個身，又睡着了。紀玉音道：嘿！這樣愛睡，我真沒有瞧見過。偶然一回頭，只見臨窗那把圍椅上，亂堆着襪子帶子。一件嗶嘰長衫，也捲着一塊，半搭在椅子圈上。笑道：昨天晚上回來，大概是摸不到床了。你瞧他亂七八糟，就塞在

這兒。因此走上前去，提起長衫的領子，倒是一番好意，想要把這衣服掛起來。只在這一抖之間，忽然有一件東西，卜突一聲，落在地下，低頭看時，原來是一個皮夾子。掛起衣服，將那皮夾子檢起，捏在手上，裏面鼓鼓的，像有不少鈔票，因對着床上笑道：「昨天晚上準是贏了吧？這裏可像不少呢。我瞧瞧成不成？」說時，見那李三爺依然好睡，並不曾醒過來。紀玉音道：「你裝睡嗎？我把你這皮夾子拿了去，看你醒不醒？」說着，就把皮夾子打開，見裏面大大小小果然塞着不少的鈔票，抽出來一數，共有一百二十多塊錢。他又舉着鈔票對床上一揚道：「三爺贏了不少啦。借幾個錢給我，好不好？」那李三爺還是睡着的，不曾答言。紀玉音見李三爺始終不曾醒過來，心裏不免一動，心想乘他沒醒，我何不拿了去？他未必就知道是我拿的。他就是知道了，我慢慢的和他糾纏，錢在我

手上，料他也不好意思就拿了回去，這樣一想，將錢揣在身上，就輕悄悄的退出房來。幸虧李家的人，全不知道，拿了錢，太太平平的回家。到了家裏，第一項就是拿出四塊錢來，買了一兩煙土。紀大娘一見他有了錢，先笑道：大姑娘，你先別忙着買，我這裏還有好些個呢，你先在這裏挑一點膠子去抽，抽完了再買，不好嗎？紀玉音道：昨天我只問了一句，您就罵上了。這會子人家自己買了土，你又做起人情來。紀大娘道：我昨天說的，和你鬧着玩呢。紀玉音道：所以哪，一個人就別量定了，別人不會掙錢。在昨天，你是對我說，只會掙包銀，不會找零錢，怕我抽你的煙，現在我有了錢，要想抽我的煙，就說昨天是鬧着玩的了。紀大娘道：憑你這樣說，我成個什麼人了。母子兩人，正在辯論，只聽屋檐下懸的拉鈴一陣亂響，這院子住了三家人家，都是女戲子，一家屋檐下

各懸了一個拉鈴。門口拉鈴繩頭上，標明了那一家。現在響的，正是紀家的鈴。紀玉音道：這又是誰來了，拉鈴拉得這樣緊。準是麵舖裏送麵的那個小山東。我討厭那小子，天天來的人，不送進來，倒要拉鈴。紀大娘道：也許是關上大門了，我瞧瞧去。他說着，就上前來開大門。一看時，門却是開的，只見門外停着一輛包車，一個穿紗馬褂，嗶嘰長衫的人，當門立着。紀大娘認得，這是紀玉音的好朋友李三爺，可是他和紀玉音雖十分要好，這兒還沒有來過。當時滿臉放下笑來，便道：哎，我說是誰，原來是李三爺。難得來的，請裏面坐。李三爺道：你大姑娘在家嗎？紀大娘走近來，看他說這話時，臉上沒一點笑意，而且目光灼灼，直射到人臉上，說話的聲音，也很是急促。這一副情形，分明是來找岔兒來了。就不敢直率的說在家。便道：他到戲園子裏去了，您找他有事嗎？李

三爺道：現在剛到十二點鐘，他到戲園子裏去作什麼？我要見一見他，有幾句話要說。紀大娘笑道：我還能冤您嗎？他們今天排戲哩，所以去得格外的早。李三爺道：那末，我告訴你也成。我就對你說清楚。這紀大娘先還請人家進去坐哩，這個時候決沒有拒絕人家道理，只得讓他進去。身上可只流汗，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事，不定見了玉音，會鬧起來。但是李三爺在外面說話，紀玉音早聽見了。他知道李三爺必是爲了錢來的，趕快就向屋子裏一縮。李三爺走到院子裏，他早藏起來了。紀大娘一看正中屋子裏沒有人，知道他已藏起，這倒心裏落下一塊石頭。李三爺跟着紀大娘，進了正中屋子坐下。因道：我來不是別事，就因爲你大姑娘有件事做的太不對，我向來待他不壞，他不該拿壞意待我。紀大娘道：他有什麼事得罪了您嗎？李三爺道：得罪了倒不要緊。

他今天上午到我家裏去，趁着我沒醒，把我一百多塊錢拿走了，請您告訴他，叫他若是把錢全拿出來，我就一筆鉤消，不然的話，我一定要報區，給他仔細算一算這筆賬。紀大娘道：「呵！我也一點不知道。讓我問問他看。若是玉音他拿去，一定還三爺，一個也不能短少。」李三爺道：「好在這裏到戲園子裏也不遠，我在這兒等一會兒，你就去問一問，看他怎樣說？他若是不承認，我自有的辦法。」紀大娘道：「三爺，您先請回去。若是他拿了……這李三爺的脾氣極壞，將手向棹上一拍，說道：『怎樣不是他拿了？』他拿我皮夾子的時候，我彷彿之間，聽他說了一聲，因為要睡得厲害，所以沒理會。後來我一醒，想起這事，你大姑娘是不見了。我皮夾子裏的錢，也不見了，我住的屋子裏，除了你女兒而外，以後有三四個鐘頭，沒有人進去，這錢不是他拿了，是誰拿了？紀大娘聽了

他的話，想起紀玉音剛才買煙土，和他躲起來兩件事，就斷定李三爺所說不冤枉，爲面子關係，不好馬上就承認。現在見李三爺這樣子，也未免有些怕，便道：你別急，我問他去就是了。李三爺道：要走我就一塊去，你別冤我在這裏老等，你倒跑了。紀大娘道：那怎樣能夠？我爲冤您，把家全都不要了嗎？正這樣說着，他的二姑娘紀丹梅恰巧回來了。他見母親和李三爺拌嘴似的，便問是什麼事。紀大娘不等李三爺開口先搶着說了。紀丹梅笑道：您還在乎此嗎？爲這點小事情，今天用得着生這大氣嗎？李三爺見他媚着一雙眼睛，顯出兩個小酒窩兒，只管含笑向這邊看來，一腔肚子怨氣，不由就消了一半。因道：並不是我愛惜這幾個錢。你姐姐這個事，做的太要不得了。體體面面的朋友，就借個三百二百，那都不要緊。惟有這樣暗下拿人家的，這事不是咱們應做

的事。紀丹梅道：您說的是，我姐姐這事，做的要不得，您也別和他當面，一來免得您生氣，二來也不好意思見您，請您賞他一個面子，回頭我見着了，一定把錢要了來，親自送到您府上去，您不疑心我也靠不住吧？李三爺聽不得紀丹梅這樣從容婉轉的好說，笑道：令姐要像您這樣懂事，我就不生氣了，我就信你的話，聽你的回信。紀丹梅道：準沒有錯，今天下午五六點鐘，一定到府去奉看的。李三爺沒話可說了，站起身來便走。紀丹梅笑道：三爺是難得來的，來了就這樣走。茶也沒喝一杯，我很不過意。要不三爺還坐會兒，好不好？李三爺笑道：那倒不必客氣，下午我在家裏候你得了，說畢，他負氣而來，竟是無氣而去了。紀玉音由屋子裏伸出一個腦袋，先望了一望，然後才走出來。紀大娘將一個食指，在臉上掐了幾掐，將臉對他一伸，說：你，你好！把咱們家的臉



都丟盡了。沒有錢用，餓死了也只好認命，怎樣去偷人家的呢？紀丹梅道：事已然做了，說也無益，但不知道人家那個錢動了沒有？紀玉首道：我已經用了十塊了。要我拿還他，我可拿不出來。紀丹梅道：我們既然答應他送錢還人，就得全送去。缺個十塊八塊的，爲事不大，依然還落了一個不好的名聲。紀大娘道：你倒是說得對，錢是讓他花了，這會子那兒找錢補上去。紀丹梅道：無論如何，也要把原款子湊着還人家。若是錢不夠，可以把我的形頭拿去當幾塊錢湊上。紀大娘道：那可不成。你明天用着的呢，那一件也不敢當。紀丹梅道：我自然有我的法子，保管兩三天之內，就會取出來。紀大娘道：你又有什麼法子？紀丹梅臉一偏，臉先紅了，笑道：我和宋旅長借幾個錢贖形頭，他還能夠說不肯嗎？紀大娘道：那倒是成。可是他不在城裏呢。紀丹梅道：今天進城來了。

剛才我看見他坐在包廂裏，我下了裝，要派人去問個信兒，他先就派人到後台來了。說是他約了幾個人晚上在平安飯店打牌，叫我一會兒就去。紀玉音道：「那我也去一個。」紀丹梅道：「晚上你還有戲呢，能去嗎？」這兩天我勸你安靜一點的好，今天要不是我，這事可就鬧大了。你是聽到有錢得，又想去呢。紀玉音被他妹妹說破心事，倒不好說什麼，也就默然無聲。紀大娘果然依着紀丹梅的意思，把幾件形頭當了十塊錢，湊上李三爺的款子，叫他在下午送去了。到了晚上，紀丹梅依着宋旅長約定的時間，便到平安飯店來。這宋旅長名叫漢彪，是個老軍務，而且他辦理軍需多次，手上也有幾個錢。當那承平之時，無所事事，就常常進城來聽戲。無意之中，看上了紀丹梅，因此就不斷的到春明舞台來。這一天，他看紀丹梅的美龍鎮觸動了情緒，越是忍耐不住，便叫

着包廂裏的茶房過來，叫他買一點點心。搭訕着和茶房說起話來，便對着紀丹梅的年歲住址，問長問短。茶房笑向隔壁包廂裏一指道：您問這位趙先生，他就能全告訴您了。宋漢彪向隔壁包廂裏一看，一個西裝少年，獨坐在那裏。自己還沒有開口，那少年早站起來點頭。宋漢彪也點頭笑道：到我這邊來坐坐，好嗎？那趙先生聽說，果然過來了。一問起來，他叫趙文秀，乃是這戲園子股東的表兄弟，在這戲園子裏也擔任點稽查的職務。宋漢彪還沒有說出來意，趙文秀先笑着說道：宋旅長覺得這紀丹梅的戲還不錯嗎？我可以給您介紹介紹。宋漢彪忍不住笑道：真的嗎？要怎樣的能和他認識呢？趙文秀笑道：容易極了。只要宋旅長請他吃飯，就可以認識了。宋漢彪道：從來不認識，怎好請他吃飯呢？我真請他，他知道我是誰？趙文秀道：他不認識宋旅長，他可

認識我，只要我一說明，他就會來的。宋漢彪笑道：說來說去，我倒想起一件事，你老哥怎樣會知道我姓宋，而且是一個旅長。趙文秀道：我們這裏的茶房，大概都認得宋旅長了。何況是我呢。宋漢彪笑道：這大概爲我常來的原故，所以許多人認識我。也許台上的那個人，也就認得我了。趙文秀道：請你稍等一等，他還沒有走，讓我到後台去問他一問。看說畢，他忽忽的就走了。不多大一會兒工夫，趙文秀笑嘻嘻地走來。說道：我已和他約好了，咱們在新豐樓相會。咱們先到，他一會兒就來。宋漢彪道：戲完了再去不成嗎？趙文秀笑道：宋旅長，你對於捧角這個事，真是外行。捧角的規矩，你是捧誰，誰的戲完了，你就得走，若要望下瞧，你就是聽戲來了，不是捧他來了，你怎樣花錢，他也不會領你情的。走罷，您跟着我學，準沒有錯。宋漢彪見他說得還有幾分理由，將信將

疑的，便跟着他走，兩人到了新豐樓，沏了一壺茶，剛只倒了一鐘喝了，就聽見外面夥計喊道：宋旅長嗎？在四號。說話之間，門簾一掀，進來一個長衣女郎，正是紀丹梅。宋漢彪却不料趙文秀有這樣大的魔力，說辦到就辦到，當時見了紀丹梅，只是張着嘴樂，一刻兒工夫，不知怎樣說好。倒是趙文秀從從容容的，從中給他們介紹。從此以後，他們就認識了。認識的時候，還不到一個月，宋漢彪已經花了好幾百塊錢，也是趙文秀給他出的主意，每逢進城，就在平安飯店開一個房間，然後叫紀丹梅來，吃大菜抽大烟，足樂一陣。這天紀丹梅到平安飯店的時候，宋漢彪另外還約着幾個朋友。一個是師部參謀長孫祖武，一個是旅長吳學起，一個是軍需孔有方。紀丹梅一進房間，宋漢彪正和孫祖武兩對面，躺在床上抽大烟。吳學起和孔有方坐在沙發上，拍着大腿，擺

腦袋，合唱武家坡。吳學起一見紀丹梅，先迎上前去，握着他的手道：嘿！真俊！下了台，比在台上還要好看。紀丹梅出其不意的被一個粗黑大漢拿住了手，倒嚇了一跳。孫祖武丟了烟鎗，坐了起來，哈哈大笑道：吳大哥總是這樣性急，人家還不認得你是誰，你就和人家開起玩笑來。宋漢彪也起來了，這才給紀丹梅一一介紹。吳學起道：老宋，上次你介紹的那個小趙兒，怎麼還沒有來，他是對我說了，也給我找這一個呢。你知道他家電話，打一個電話催一催罷。他要是不來，我不在這裏乾找急，我要逛胡同去了。宋漢彪聽他這樣說，既然邀他來了，只得去打一個電話。趙文秀原曾和吳學起會過一面，見他那一副樣子，不大好惹。若是給他介紹一個坤伶，一見之後，恐怕人家不願意，所以會面時，含糊答應了，並沒有誠意給他介紹，今天宋漢彪在平安飯店開房間，就

不敢來。現在宋漢彪打電話到戲院子裏一催，不來，又怕得罪了人，想弄點小差使的希望，也不免斷了，如此，只得告訴就來。掛上電話，却低頭想着，介紹那一個好呢？這電話室，正在經理室隔壁，忽聽有男女談判之聲。有一個女子說道：這樣說，是不成了，咱們再見罷。趙文秀伸頭一看時，是一個十八九的女孩子，穿了一件淡藍竹布長衫，頭上戴了一頂四川軟梗草帽，臉子長的倒還清秀，就是鼻梁高一點。這人見過幾面的，他在天橋唱戲，還有一點小名，現在很想在大舞台搭班呢。不過他的名字，一時記不起來，不好叫他，讓他出去了，自己開了屋後門，繞道搶到他前面去，兩人頂頭相遇，趙文秀不管他認識不認識，先笑着點了一個頭。那女孩子見有人招呼，也就站住了脚。趙文秀道：瞧你這樣子，好像又沒有說妥啦。你的戲，很不錯，我是看見過的，正用得着

你這樣一個花衫。可惜剛才我不在當面，我在當面，一定給你說好。我姓趙，這裏經理是我的親戚。那女孩子聽他這樣說，便笑道：您現在還能給我去說一說嗎？我只要戲碼排得後一點，什麼我都可將就。趙文秀道：那就很好辦。你瞧你叫什麼名字，一刻我會想不起來了。那女孩子笑道：我叫周美芳，趙先生記得嗎？趙文秀道：對了，對了，這樣極熟的名字，我會想不起來，該打該打。周美芳笑道：趙先生真客氣。只要您和我多說兩句話，我就很謝謝了。趙文秀笑道：要說請人說話，這裏有個人比我還有勁，可惜周老板不認得他。周美芳道：是那一位？趙文秀道：他也是我的朋友，平常老在一處談的，他可不是個平常的人，他是個旅長呢。周美芳道：他是這樣一個人，那就沒法子認識了。趙文秀道：怎麼沒法子？只要您有工夫和我去會他一會，就認識了。他今天正和一



個姓宋的旅長，在平安飯店打牌呢。周美芳道：那個宋旅長？就是捧紀丹梅的那個人嗎？趙文秀道：這算被你猜着了。紀丹梅現在也在那裏呢，你去不去？周美芳聽說，低了頭將竹布長衫牽了一牽。趙文秀道：周老板若是願去的話，回家去說聲兒也好，我可以在這裏等你。你雇個來回車兒也很快的。周美芳見趙文秀說的話，無不合他的心意，十分歡喜，當真雇了個來回車兒，回到家去，換了一套綢衣服來。他初見趙文秀，倒好像難爲情，趙文秀却毫不理會，又同他雇了車，一路到平安飯店來。周美芳坐在車上，心裏可就想着這不是活該！正在爲錢逼得沒法兒辦。現在若和這旅長認識了，還愁什麼？不多大一會兒工夫，兩輛車，便開在平安飯店門口。趙文秀和周美芳下了車，便向飯店裏走，走到樓梯當中。趙文秀停住了，對着周美芳輕輕的說道：無論如何，你

別說是在天橋唱戲的。你就說向來在京外唱戲，現在回京來搭班，還沒有說妥呢。周美芳笑道：我正想這樣說呢。就怕不能撒謊，所以沒跟你提。趙文秀笑道：你敞開來撒謊罷，他們是不懂的，可是還有一層，你那個名字，在天橋用過沒用過。周美芳道：我在天橋出台的時候，名字叫小玉鈴，後來在家裏學戲，就用的是現在這個名字。原是爲着天橋的名字不能用，才改的。趙文秀笑道：那就好，算是一點兒破綻，也不露了。商議已好，兩個人便到宋漢彪開的房間裏來。吳學起見宋漢彪拉着紀丹梅坐在軟榻上，卿卿我我的說話，急得他只爬耳撓腮。現在見趙文秀帶着一個漂亮女子進來，不由呷嘴一樂，便道：嘿！小趙兒，這是你給我介紹的朋友嗎？趙文秀笑了一笑，回頭對周美芳道：這就是吳旅長。周美芳心裏想着的吳旅長，也不過是個糾糾武夫罷了。倒不料

是這般一個長大黑漢，一見之後，未免楞住了。吳學起笑道：咱們一回見面，二回就熟啦，別害臊，請坐罷。周美芳一想，自己幹什麼來的，怕什麼？這樣一想，就對吳學起嫣然一笑。吳學起那裏見得這個，便拉着他問長問短。孫祖武笑道：嘿！吳大哥，你真不客氣，這位來了，咱們都沒有交談，你就先和他好上了，以後有這種好事，還敢請您加入嗎？吳學起笑道：我是一時大意，把你們就誤下了，於是牽着周美芳的手，一一給他介紹。紀丹梅知道周美芳是天橋的角色，很瞧他不起，只是和宋漢彪說話，不大理他。宋漢彪橫躺在床上抽烟，紀丹梅便伏在床沿上，拿着十幾根取燈，在烟燈邊擺字。宋漢彪笑道：這麼大人，還是淘氣，你給我燒兩個泡子罷。紀丹梅笑道：我燒泡子，很費烟，弄的不好，就給燒焦了，這事我辦不好。別抽烟了，坐起來咱們談談罷。說時，在衣袋裏掏了

一陣，掏出一面粉鏡，一疊粉紙，對着煙燈的光，就照着鏡子，將粉紙向臉上撲粉，在他撲粉的時候，無意之間，粉紙裏面，忽然落下一張字紙，宋漢彪眼快，伸手便檢來一看，原來不是別物，乃是一張當票，當了什麼東西，那是看不出來，當的錢，却是七兩二錢銀子，宋漢彪輕輕將他的衫袖一扯，笑道，你掉了東西了，因把當票，給他看道，這是你的嗎？紀丹梅一把搶了過來，便向袋裏一塞。笑道：怪寒蠢的，你別嚷。宋漢彪道：我看那上面的日期，是今天送去的呢，你有什麼急用，這樣等不及。紀丹梅道：我們有什麼等不及，還願意嗎？可是欠人家的，人家真等不及呢。宋漢彪道：你既然早知道要和我會面的，爲什麼不等着和我見了面再說呢。紀丹梅道：我原知道旅長會幫我的忙，可是我不好意思說。宋漢彪笑道：這有什麼不好意思。我們這樣好的交情，還在乎嗎？說時，


拉了紀丹梅的手，讓他把身子就過來，却對着他耳朵，輕輕說了兩句話。紀丹梅奪了兩手，向懷裏一藏，對宋漢彪笑着呖了一聲，宋漢彪就愛這個調調兒，當時哈哈大笑。坐了一會，他一聲不響，掏了兩張十元的鈔票，塞在紀丹梅手裏。紀丹梅在家裏就料定了可以和宋漢彪借錢。不料自己還沒開口，人家的錢就送來了，這真是痛快極了。因此他便專門陪着宋漢彪說話，那個周美芳也是和吳學起糾纏在一處，因就乘機向吳學起道：我是由京外回來搭班的，他們都不很大理我。您能夠抽出一點工夫，再捧我一捧嗎？吳學起道：你無論那個班子裏，我都會去捧你。周美芳道：那有那麼容易，無論那個班子都能去哩？我現在想搭春明舞台那個班子，他們排擠得很厲害，不讓我搭上呢。您能不能給我個法子？吳學起道：班子有的是，你爲什麼一定要到春明

舞台去露？周美芳道：這自然有原因的。因為春明舞台有的是錢，能照着數目給包銀。而且在那裏看戲的，多半是有些身分的人，只要能搭個週年半載，自然就會紅起來。吳學起笑着將大腿一拍，拍的一聲響，笑道：這話有理，非在春明舞台露一露不可。露了本事，人家都說好，這名聲就算打出來了。周美芳笑道：你知道這不就結了。他們這兩對人情話綿綿，趙文秀可就不敢搭腔，只是有一句，沒一句，找着孫祖武孔有方兩人說話。吳學起突然的對趙文秀笑道：小趙兒，我派你一個差事，你可願幹？趙文秀聽了這句話，真覺得吳旅長是十二分痛快，連忙站了起來，眯着兩眼笑道：隨便吳旅長派我什麼差事，我都從命，我雖然不懂軍事，在學堂裏也學過兵式操，先生也給我們講過一些軍事學，軍佐的事，總擔任的下。吳學起把頭一擺，微笑道：你別犯官迷了，那

裏有這樣沒人幹剩下來的軍佐，讓你當去？我是派你去說合一件小事，不是叫你去當差事，你可聽清楚了。趙文秀碰了這一個大釘子，不異喝了三斤花雕，渾身火燒一般，覺得是站着不好，坐下來也不好。孫祖武究竟是個識字的人，覺得趙文秀很難堪。便笑道：吳旅長是跟你開玩笑的。也許他真有事託你，你給他辦得好好兒的，他自然就會給你差事。吳學起道：這話算我承認了。我來問你，你不是和春明舞台的經理是親戚嗎？你給周老板幫個忙，給他來一分兒怎樣，你可別推諉，我全知道了，你們那兒的經理，是前後台一把抓，他也能請角兒的。趙文秀這才定了一定神，把臉上的顏色，轉白了一點，也笑道：我要能說上，還不說嗎？可是我的話不靈呢，請吳旅長問一問周老板就知道。依我說，莫如吳旅長把經理找着當面，只要一提，事準成。吳學起道：我又

不認識那個經理是張三李四，怎樣能夠找他？趙文秀道：那我倒可以介紹。就說吳旅長是我的朋友，要找他談一談，他一定會見您的。吳學起笑道：嘿！我是你的朋友？可給你露臉，得！看在周美芳的情分，就那麼辦罷，咱們是那一天見面？趙文秀笑道：擇日不如撞日，撞日不如今日，我這就去找他來，您看怎樣？吳學起走過來，用他的大巴掌，拍着趙文秀的肩膀道：好小子，這樣辦，算你有出息，這朋友算咱們交上了。趙文秀被他罵了，心裏雖然一陣難過，面子上倒也不好怎樣反對，只當好小子那三字沒有聽見，便笑道：我這就去，若是要快一點，最好借您汽車我坐一坐，就是車外邊站着的兩個護兵，也得跟了去。這樣辦，敝親他不知道有什麼要緊的事，一定來得快了。吳學起道：好！我全依你，快去快來罷。就吩咐飯店裏夥計，把護兵叫來，告訴了他這話，於是趙文






秀坐着站了兩名護兵的汽車，向春明舞台而來。

春明外史 第七十六回

二二六三






第七十七回 頗有遺芳半宵增酒渴 言無餘隱三字失佳期

這個趙文秀的表兄王實公，這兩天是常在戲院子裏辦事，所以趙文秀來找他，是十拿九穩可以會着的。當時汽車到了戲院子門口，門口站崗的巡警，也不知道來了一個什麼闊人，趕緊靠傍邊一站。及至車門一開，却是趙文秀走出來，倒出於意料以外，向來趙文秀進出，是和門口巡警要笑一笑的。這時下了車，昂着頭進大門，巡警和他笑時，他却沒有理會。走到了經理室，王實公正在寫信，抬頭一見是他剛要說話，接上又看見他身後站着兩名掛盒子砲的兵士，倒不由得嚇了一跳。趙文秀先笑道：表哥，我的好朋友吳旅長，現在平安飯店。剛才我是

坐了他的汽車來的。這兩位就是他的護兵，那要還有宋旅長，孔軍需官，孫參謀長。王實公聽他說了一大套，却是莫明其妙，只白瞪兩眼，望着他，他這才道：我的好朋友吳旅長，他有幾句話要對你說。特意來找你去談談。王實公道：那個吳旅長，我又不認識他。趙文秀道：不認識他不要緊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和我一路去見他得了。王實公道：若是有些事，非我去不可，我一定去。但是，你也要說出原委來，究竟有什麼事要找我去。趙文秀怕王實公不去，就把吳學起要薦角的事說了一遍，只是沒有提到這角兒是誰，王實公聽了一個詳細，心裏這才放下一塊石頭，原來是不要緊的事，依着王實公，便要坐自己的小汽車去。趙文秀道：何必呢，我們就同坐吳旅長的車去得了。回頭一看，見兩個護兵已走，便低低的笑道：坐他的車，車子外站着兩個兵，那是多麼威風？而

且車子開得飛也似的跑，坐在上面，真是痛快。說時，催着王實公就要他走，王實公被催不過，只好和他一路去，到了平安飯店，和吳學起會面，一眼就看見周美芳，恍然大悟，原來薦的就是他。吳學起笑道：王先生，這周老板，大概你也認識？王實公道：我們原是極熟的人。吳學起道：既然是極熟的人，貴園子裏怎樣不請他唱戲呢？王實公道：原有這個意思。說着，皺了一皺眉毛，因道：無奈人是早請好了的，這個時候，實在不敢加人。吳學起見他有拒絕的意思，就很高興，臉上的顏色，由黑裏泛出一層淺紫來。眉頭一聳，眼睛一瞪。王實公見他大有不以為然的樣子，怕得罪了他，趕快說道：不過吳旅長介紹的人，總要想法子的。讓我回去，和後台商量商量看。吳學起道：不用商量了。你要回去商量的，不是爲着怕花錢嗎？這一層沒關係，該花多少錢，由我拿出來，你瞧

怎麼樣？王實公笑道：那是笑話了，那有這種道理呢？吳學起道：怎麼着？你瞧我不起，說我不能花這個錢嗎？宋漢彪怕兩人言語鬧僵了，要鬧出什麼笑話，因就對王實公道：我這位吳大哥可是說得到做得到，並不是客氣話，王先生就斟酌辦罷。王實公道：吳旅長有這樣的好意，那也是很感激的，可是那樣辦，不敢當。吳學起道：你戲園子裏自己捨不得花錢，人家花錢，你有不好意思，說來說去，那我薦的人，一定不給面子了。王實公道：不敢，不敢，周老板本很好，我們就打算請。有吳旅長這樣一介紹，格外的要請了，不過……吳學起道：別又不過不過的，乾脆你就算請了他，至於錢多少，我們滿不在乎，可就是要這個面子。王實公見吳學起一再的說，不在錢之多少，料想是不要多少錢，不如就此答應了。遂答道：既然吳旅長這樣幫忙，我就負一些責任，算是請了周老



板。至於包銀多少，讓我回去商量定了，再答復吳旅長。吳學起道：你說這話就不通。我還在平安飯店待個十天八天，等你的回信嗎？一了百了，有什麼話當面說了就結了。王實公被他一頓硬話相撞，倒弄得不好意思。又是宋漢彪說道：王先生，你不必考慮，索興把這責任擔一下子，你當面把包銀說定了。王實公笑道：兄弟在戲院子裏雖然是個經理，只有請那二三十塊錢的雜角兒，可以隨便調遣。至於好些的，總要和股東會幾個出頭的人，商量商量。吳學起道：我瞧你這樣子，也未必能出個三百二百的。若說百兒八十，那不在乎，我每月只給周老板打一場脾就準有了。你不是說二三十塊錢，能負責任嗎？現在我三十塊錢，也不要你出，只要你出二十塊錢就成了。說到這裏，回頭又對周美芳道：你別嫌錢少，我每月給你添上一百。這一百塊錢是我出，我倒不

怕戲園子露臉。說時，臉又向着王實公道：你們對外可別說實話，若是我薦的人，只夠二十塊錢，可就罵苦了我了。王實公不料吳學起費這麼大力量薦一個人，僅只二十塊錢包銀，真是一場怪事。當時便答道：果然如此，兄弟就是可以負責答應，但不知周老板願意什麼時候登台？吳學起笑道：這個我可不能作主，世上的媒人，只能給你找新媳婦，可不能給你包養小子。周美芳聽他說話真粗，倒有些不好意思。吳學起見他沒有作聲，便道：怎麼着，你嫌錢少嗎？你放心。我答應了的錢，若不算事，我吳某人就不是人造的。他這一起誓，滿屋子人都笑了。吳學起道：別笑，我這是真話。紀老板，咱們辦的這事，你可別對外人說。你一說了，周老板就怪寒蠢的。紀丹梅還未答言。吳學起又掉過頭來，對趙文秀道：你可得給他鼓吹鼓吹，你不是要我找差事嗎？你就得把這件



事辦得好好的。我就給你設法，你聽準了，姓吳的說話，沒有失信的。趙文秀心裏是歡喜，恨不得立刻答應幾個是字。無奈當着許多人的面，不好意思說那話，只是乾笑了一陣。人家王實公問周美芳幾時登台，那一句話，始終沒有問出來。自己逆料，這未必就談得到什麼頭緒，談了一會，約着周美芳在戲院子裏再商量，告辭先走了。趙文秀在平安飯店又胡混了一陣，直到只剩宋吳二旅長紀周兩老板，他才走了。他聽了吳旅長可以給差事的話，就盤算了一宿。心想要捧周美芳，論到錢，我是不夠資格，除非在報上替他鼓吹鼓吹。這影報的編輯楊杏園和自己曾有點交情，不如去找找他看。他若肯在副張上畫出一塊地盤給我作戲評，我就可以盡量捧一捧了。但是突如其來的找人，人家不疑心嗎？趙文秀想了大半晚上的法子，居然被他得着一個主意。到

了次日，便來拜訪楊杏園。因道：「上兩個月，我就說了，要請您去聽戲的，只因爲事情一忙，就把請客的事忘了。昨天有兩個朋友，要我請他聽戲，我就忽然把這事想起來了。因此再也不敢耽誤，今天特來拜訪，請您自定一個日期，將來我好來奉請。」楊杏園道：「那是很感謝的。但是您老哥並沒有邀我聽戲，恐怕是您自己記錯了。」趙文秀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恐怕楊先生正事多，把這個約會忘了？」楊杏園對於人家來請聽戲，總不能認爲是惡意。便道：「這幾日很忙，沒有功夫去，怎麼辦呢？」趙文秀道：「若是事忙，可以晚點兒去，只聽一兩齣好戲得了。我們那兒，有一個現成的包廂，隨便什麼時候去，那兒都有位子空。只要您去，您先招呼一聲，我就給您預備一切。明天的戲，我看不大好，不來請了。後日的戲，好還不算，還有一個極美麗的新角兒上台，可以請楊先生去看看。只要楊

先生說一聲好，報上再一鼓吹，那末就是一經品題，身價十倍了。楊杏園笑道：您說這話，我可不敢當。而且我的事很多，那有功夫去作戲評？趙文秀道：那不要緊。您若不嫌我的文章狗屁胡說，我就給楊先生擔任這項工作，每日送五百字到府，請您改正。楊杏園一想，他是一個皮簧研究家，很懂一些戲理。若是每日能送四五百字的戲談，倒是一筆好買賣，不可失之交臂，便笑道：若能幫我這一個大忙，我是感激不盡，要我什麼交換的條件呢？趙文秀道：盡純粹義務，什麼條件也用不着。楊先生若一定要報酬，至多有什麼不要的舊小說書，送兩套給我看，那就成了。楊杏園笑道：當編輯先生的人，有人送好稿子給他，猶如廚子得着人送大米一般，豈有不受之禮。你老兄有此一番好意，就請早早的把大稿賜下罷。趙文秀道：我雖願意班門弄斧，還不知道楊先

生的主張如何。我們就以後天的戲，作爲標準，一面看，一面討論，討論完了，我記起來，就是一篇好文字了。後日之約，請你務必要到。楊杏園正有所求於他，也就答應一準前去。到了那天，趙文秀好幾遍電話相催，正午打過一點鐘，就去了。等到周美芳上台，唱的是女起解，楊杏園認爲很好，不覺誇贊了幾句。一會兒功夫，趙文秀離開包廂，不知道在那裏去了一趟，然後笑嘻嘻的走了來，說道：楊先生，你說這周美芳不錯不是？他也認識你。楊杏園道：這是荒唐之言了，我雖愛聽戲，却和戲子向無往來，何況他是一個新到京的坤伶，和我怎會認識？趙文秀道：這裏面，自然有一層原由。一說出來，你就明白了。楊先生同鄉裏面，有沒有和你借川資回家的。楊杏園笑道：你這話越說越奇了。周美芳難道還是我的同鄉嗎？趙文秀笑道：我不說破你不能明白。這周美芳雖

不是貴同鄉，他有一個跟包的，可是你的同鄉。這同鄉姓名不傳，只叫老秋，有這個人沒有？楊杏園笑道：不錯，有這一個人，他在北京飄流得不能回南，和同鄉告盤纏動身，我略略的資助了一點。但是這事有好久了，他還沒有走嗎？趙文秀道：可不是，他現在給周美芳跟包了。他對周美芳一誇獎你，湊上我一介紹，周美芳就說，明天要到貴寓去奉看。楊杏園道：那我預先聲明，要擋駕了，並不是我不願見，我的居停，他最喜歡捧坤角，我就常勸他。坤伶再要去拜我，我未免太矛盾了。趙文秀道：既然如此，我帶你到他家裏去玩玩也好。楊杏園道：向來不認識，前去未免冒失吧？趙文秀笑道：他們本來就是抱開放主義。現在初上台，更要廣結人緣，你去，他極歡迎，一點也不冒失。楊杏園一看周美芳出台，就覺得他很有幾分秀氣，經不得趙文秀一再鼓勵，只得答應去了。

趙文秀也不等散戲，就帶着他到周美芳家來。這裏相距很近，只穿過一條馬路就到了。這是市政公所新蓋的一帶上海式的小土庫門平房，一幢房子一個小天井，三面包圍着四間屋子，兩排房子夾成一個小胡同。屋子小，人家多，乾水桶土筐破棹椅之類，都由門裏擠到胡同裏來。走過一條小胡同，拐彎的地方，有個窄門兒，半開半掩着。門框上貼一張小紅紙條，寫着尙寓兩個字，又有一塊小白木板，寫着李寓兩個字，趙文秀道：這就是了。上前將門環敲了兩下。正面屋子伸出一張白面孔來，見人就一笑。他正是周美芳，馬上對趙文秀點了一點頭，又叫了一聲老秋，那老秋向外一闖，看見楊杏園，連忙說道：周老板，這就是楊先生。周美芳直迎了出來，讓他屋子裏坐。楊杏園看那屋子裏正中有一張光腿棹子，棹子下堆了一堆煤球。又是大半口袋白麵。四圍

亂放着幾張不成對的椅子，牆上掛了一張麵粉公司月份牌美女畫，還有幾張富貴有餘的春畫，就別無所有了。所幸倒還乾淨，可以坐下。楊杏園萬不料美人所居，是這樣簡單，不免有些驚異的樣子。倒是周美芳看出來了，笑道：我們這屋子實在髒，可真不能招待貴客，怎麼辦呢？趙文秀道：不要緊的，讓你拿了大包銀，賃了大屋子，再來請我們喝酒得了。老秋搓着兩手，站在屋門口，笑道：我們這兒周奶奶，正要請趙先生，可是他又剛剛出去了。周美芳道：何必還要他在家呢，便對楊杏園笑道：就在這街口上，新開了一家江蘇館子，我請二位，到那裏吃一點點心去。您二位要是賞這個面子，就請回去。不賞這面子，我也不敢楞請。趙文秀笑道：去的去的，我就不客氣。楊杏園一想，推辭就太俗了，回頭接過來會東得了。也默認了去。周美芳聽說，便換了一件月白綢

衫，和他倆一路到江蘇館裏來。三人找了一個雅座，解人意思的夥計，早把門簾放下來。周美芳含着笑容，指着上面對楊杏園道：您坐這兒，說時趙文秀已和他坐在兩邊，只空了下面，楊杏園要讓也沒法可讓，便笑道：恭敬不如從命，我就坐下了。周美芳和夥計要了菜牌子，笑着交給趙文秀道：趙先生，請你代表吧？我可不會寫字。趙文秀道：你不是說吃點心嗎？周美芳道：不！我請您二位喝一盅，來兩樣兒菜罷。楊杏園有心要作東，就不辭謝。趙文秀和周美芳更熟，越不推辭，就要了筆墨，開了菜單。周美芳問楊杏園道：您喝什麼酒？楊杏園道：我不會喝酒。他說話時，手本在抓棹上的瓜子，周美芳却把手心按住楊杏園的手背，瞅着一笑道：總得喝一點。他一笑時，兩腮微微的有兩個小酒窩兒一暈。楊杏園手背一陣熱，覺得有一種奇異的感觸，他便笑道：一定要我




喝，我就能喝一點黃酒。趙文秀道：那就好。這裏正有陳紹興呢。說定了，就先要了半斤黃酒，菜單交下去，不多大一會兒，酒菜都來了。周美芳接過小錫酒壺，提着壺梁兒，伸着雪白的胳膊，就向楊杏園大酒鍾子裏斟上。楊杏園來不及舉杯互接，只把兩隻手來扶着杯子，連說好好。斟完之後，趙文秀倒是不客氣，已經端起杯子，架空等候了。周美芳給他斟上，自己也斟上了大半杯。周美芳笑着說了一聲沒菜，就端起杯子，向楊杏園舉了一舉，楊杏園也笑了一笑，舉着杯子喝了。從此以後，周美芳一端杯子，就向楊杏園舉一舉，笑着一定要他喝酒。楊杏園却情不過，接連喝了三大杯。周美芳看他喝乾了，伸着壺過來，又給他斟酒。楊杏園笑道：周老板，不要客氣了。我的量小，實在不能喝了。周美芳手上提着酒壺的高樑，懸在半空，不肯拿回去。笑道：您不接着，我可拿

不回來了。楊杏園却情不過，又喝了一杯。於是把一隻手蓋着酒杯，向懷裏藏，對周美芳笑道：實在不能喝了，我是向來沒有酒量的。回家路很不少，若是醉了，很不方便。周美芳一笑，兩個酒渦，又是一動，便道：得再喝個半杯，這就來飯，你看怎樣？楊杏園道：若只是半杯，那還勉強。說着，將杯子伸出去接酒，不料周美芳趁着這個機會，把酒壺對着楊杏園的杯子，拚命一傾。楊杏園笑着把酒杯向懷裏一藏。酒杯子裏酒一盪漾，溢了出來，便把胸面前的衣服，潑濕了一塊。周美芳笑着身子向回一縮，說道：我這人不知怎麼辦的，斟酒也不會，說着，便在身上掏出一方手絹，走了過來，俯着身軀，給他揩胸前的酒痕。楊杏園接住手絹，自己拂幾拂，周美芳連說對不住。楊杏園笑道：這對不住，是南方人老說的話，周老板怎麼也學會了。周美芳笑道：這也是聽來的，說的不對

嗎？楊杏園笑道：「極對。但是你這樣客氣，還要說對不住，那也太難了。」帶說着，可就把手杯子送到旁邊棹上去。趙文秀笑着對周美芳道：「你就別敬酒罷，你再要敬酒，楊先生非逃席不可了。」周美芳回頭一看楊杏園，果然面上紅紅的，大有醉意，也就不再勸酒了。楊杏園向來不肯努力喝酒，也就沒有醉過，這種黃酒，進口並不覺得厲害，不料喝下去一會兒，酒在肚裏發作起來，便覺頭腦有些昏沉沉的。平常很愛吃的菜，這時吃起來，却又是一種口味，勉強要了半碗涼稀飯，喝了，心裏才覺舒服一點。於是便悄悄的掏出一張五元鈔票，交給夥計，叫他去算賬。一會兒夥計將賬單和找的錢一路送來。楊杏園笑道：「賬已會過，我們不讓了。」周美芳一見，笑着只說使不得。但是錢已交櫃，也就只好算了。笑道：「得過一天再請罷。」那趙文秀倒是很老實，將上的菜湯，陸陸續續，

昏着向飯碗一淘。更把湯汁將飯一拌，唏哩呼嚕，連菜夾飯，自吃他的。楊杏園總覺心裏有些亂，生怕鬧起酒來，在人當面吐了，很不像樣子，因此和周美芳敷衍了兩句，便告辭先回家。回到家裏趕緊叫聽差泡一壺濃茶來。一面喝茶，一面出神，想到周美芳人很清秀，淪落到以色相示人，還要用酒食來聯絡人，可見世上吃飯之難，但是這樣殷勤招待，也就難得了。想着，一直把一壺茶喝完，還是口渴。這個時候，酒意兀自濃厚。楊杏園便點了一枝安息香，插在銅爐裏，坐住定了一定神，看見棹上橫着一枝自來水筆。因為筆頭沒有套起來，偶然將筆拈起，就拿桌上練習英文的橫格厚紙，用筆寫着玩。也不知道頃刻之間，怎樣會記起兩句唐詩，便寫道：當時我醉美人家，美人顏色嬌如花。今日美人……寫到這裏，又記不起來了，把紙一推，把筆套起，站立起來，伸了



一個懶腰，不覺大有睡意。因招呼聽差，有了開水，把茶還湖上，便拿了一本書，坐在沙發椅上看書，再等茶喝。先看半頁書，還能了解書上的話，看過半頁以後，就不知道書上說些什麼，漸漸的連坐在這兒幹什麼的，也都忘了。及至睜眼一看，屋子裏電燈光爛奪目，窗戶裏吹進晚風來，撲在人身，有點涼陰陰地。除了窗子外牆腳下，有幾個小蟲，唧喳唧叫着外，其餘並沒有一點聲音。向窗子外看時，天黑如漆，只能看見對面一點屋脊影子，暗沉沉的。原來夜色已深，人全睡了。坐着靜靜一想，我怎樣會靠在這裏睡着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微微的有一陣酒氣，夾着花香，在若有若無之間，隱約可聞。想道：我真是醉了。怎樣睡了這久，還是有這種酒的幻象？於是靜靜的注意了半天，看這花香酒氣，究竟是從那裏來的？聞了一會兒，忽然大笑起來。原來酒氣，不是由那

裏來的，正是自己口裏呼出來的氣。自己靜靜的在這兒坐着，就會聞到這種氣味。心想這正是所謂芳留齒頰間了。這一場酒東，雖然是自己出了錢，可是周美芳的厚意，也覺可感。坐着想了一會，因為喉嚨裏依然十分乾燥，又把一盪水壺開水，全倒出來，傾在茶壺裏，正要找杯茶喝，只見棹上一張白紙，蓋了一樣東西，紙上寫着有一行字道：何事痛快，使兄爛醉如泥。來時好夢正酣，不敢驚動。特買黃柑一盤，置兄案上，以備不時之需。月斜風定，城上三更，斷夢初回，餘醒何在，揭紙乍覩此物，得毋驚喜互半乎？一笑。劍塵碧波同白。楊杏園看那茶盤子裏，果然成列着八個黃柑。而且自己那把裁紙刀，也擦得乾淨雪白，放在一邊。他正在口渴，又想吃涼物之際，遇到這種東西，極是合意，用刀子切着黃柑，一口氣就吃了三個。吃到四個頭上，才覺口渴好一點了，吃了

一頓黃柑，方才上床展被而睡，到了次日醒來的時候，已是上午十一點鐘了。披衣起牀，只見棹上放着一封信，還有張相片。看那信是史料蓮的筆跡，拆開看時，只寥寥幾句話，說是冬青姊有兩張全家影片存在敝處，囑將其一，交與先生，以便與貴處所留李伯母相片，一併寄交青姊，收到此片，請回一信，以免懸念。此外並沒有提到別的什麼。楊杏園也明知雙方有一締層姻的關係，踪跡已疏，他當然不好在信上說什麼了。當時楊杏園毫不躊躇，順便就把棹上的英文格子紙，寫了一封回信，不過是說相片業已收到，那反面，自己曾在昨天晚上寫了幾個字，却沒有留意，忽忽的便封好，讓人拿去寄了，昨日既玩了半天，今日又起來得遲了。這工作自然緊擠到一處，就要忙起來。因此房門也不會出，極力的做稿編稿，到了下午六點鐘，把各事才算辦理完畢。五六

個鐘頭，不曾停筆，這人也就十分疲倦，便在外屋子裏沙發上，半坐半躺的靠着。直靜坐了半個鐘頭，也不會動一下。忽聽外面院子裏有人說道：「怎麼這樣靜悄悄的，傷了酒嗎？又病了？又一個道：「非關病酒，不是悲秋，聽那聲音，先一個是何劍塵，後一個是吳碧波。楊杏園便假裝睡熟，且不理他，他二人進來，一直就奔裏屋。何劍塵道：「怎麼沒有人？」吳碧波道：「雖去不遠，你不看見棹上的稿子，堆着沒理，墨盒子也沒蓋。」何劍塵道：「我們給他開個玩笑，把這稿子收起來。」回頭他回來了，你看他找罷。吳碧波道：「最妙是把稿子收起來，另外弄幾張紙燒了灰，放在地板上，就說把……說到一個把字，只見楊杏園正睡在外面屋子裏，笑道：「我們還打壞主意呢。主意還沒有想好，人家全知道了。你瞧，他不睡在外面。楊杏園依然不理，只是裝睡，何吳却都走了過來，連連叫道：「醒一



醒，來了客了。何劍塵道：看這樣子，怕叫不醒，大概他太辛苦了。楊杏園笑着站起來道：不要白心痛我了，還打算要下毒手燒我的稿子呢。何劍塵笑道：我的主意，只是收起你的稿子就算了，還沒有要燒紙來嚇你。這個毒主意是碧波出的。吳碧波道：他太快活了，我們應當要嚇他一嚇。楊杏園道：我什麼事太快活了。覺是人人有得睡的，這也算快活嗎？吳碧波笑道：當時我醉美人家，美人顏色嬌如花。楊杏園道：呵，就是爲這個嗎？不錯，彷彿昨天晚上把這十四個字，寫在什麼地方來着，你怎麼看見了？吳碧波道：你吃了我們留下的蜜柑沒有？楊杏園道：吃了，謝謝。吳碧波道：我們就爲了你那十四個字，才買蜜柑給你吃的，今天我們要來問問你，你醉的是那一個人家？好漢就不要撒謊。楊杏園道：這是很公開的事，我爲什麼撒謊？因就把昨天下午聽戲，以及周美

芳請吃飯，自己會東的話全說一遍。何劍塵道：幸而是你曾的東，要是他會東，你又夠麻煩的了。楊杏園道：那爲什麼？何劍塵道：吃了人家的口軟，拿了人家的手軟，這是兩句老話，你有什麼不明白的？周美芳和：你有什麼大交情，怎能一見面就請你吃飯？楊杏園道：這一層，我早已明白，無非是要我們在報上替他鼓吹鼓吹。他是一個初出山的人，偶然揄揚一二，這也是栽培脂粉的意思，有什麼不可以。吳碧波道：你這話簡直就是給他鼓吹，怪不得在社會上辦事，第一件就是要請客，請客，難怪有這樣的好處。其實那種人物，倒也罷了。楊杏園道：現在不是社交公開的時代嗎？男子可以請女子，女子也可以請男子。爲什麼坤伶請客，就不能到呢？何劍塵道：我的意思，不是那樣說，以爲坤伶之聯絡報館裏先生，無非是想報館先生給他鼓吹鼓吹。吃了以後，你還是

鼓吹還是不鼓吹呢。若是不鼓吹，你對不住人家，若是鼓吹，你願意捧角嗎？楊杏園道：你這話也頗慮得是，但是坤伶的藝術，果然不錯，我們也該獎勵幾句。不能因為有捧角的嫌疑，遇到坤伶就罵。何劍塵道：我並沒說坤伶該罵。但是周美芳的藝術，你也未曾看見，你何以說應該獎勵幾句？楊杏園笑道：你二位不辭辛苦而來，就為的是要駁這一件事嗎？何劍塵道：不辭辛苦而來，這被你猜着了。至於干涉你捧角，那倒不是。我們負有很重要的使命，要和你談談，你能不能容納？楊杏園道：我並不知道你商量什麼事，我怎能先容納你的要求？設若你要砍我的腦袋呢，我也糊裏糊塗先答應下來嗎？吳碧波笑道：雖不至於要砍你的腦袋，但是這件事說了出來，有相當的麻煩。楊杏園一聽他兩人的話音，又看了看他兩人的臉色，就明白這事十之八九，却依然裝為

不知道，笑道：既然這樣說，我越發要你們說得詳詳細細的了。吳碧波望着何劍塵微笑道：你說罷，何劍塵微笑了一笑，且不說話，對楊杏園的面孔凝視着。楊杏園道：這爲什麼？有話只管一說啊。何劍塵道：說我自然說。我聲明一句，大家實事求是的說話，不許唱高調。楊杏園道：這樣就好，我最怕的是唱高調呢。請說罷。何劍塵笑着，凝了一凝神，然後說道：你是一個聰明人，我們這樣鄭而重之的說起，你還有什麼不明白的。我們來談的，並不是別事，就是你本人的婚姻問題。說到這裏，楊杏園身子坐在椅子上微微一起，就有要說話的樣子，何劍塵將手一伸，連擺了幾擺，說道：且慢且慢，你讓我說完，照說，你的婚姻大事，當然無我們插嘴之餘地。不過我們受了人家的重託，既然有話，也不能不對你說。吳碧波笑道：你且聽清楚了這話，這是明白交代，不要當是一

個虛帽子。何劍塵道：不要和他開玩笑罷。這樣一來，他越發不注意我們的話了。杏園，我想你自己的事，你是有一番打算，可是到了推車抵壁的時候，你就得自己轉彎，不能一定要衝過壁子去。前天那位方老先生特意請我兩個人吃飯，說是密斯李有萬不得已的苦衷，不能和你的感情再進一步。而且這類苦衷，你也完全知道。對於李女士這類態度，十分諒解。因為這樣，李女士很不願因為他個人的關係，耽誤了你的婚姻，所以他就薦賢自代。至於這位史女士呢，我們見面很少，不能知道他的學問如何。但是就外表看來，也是一個聰明俊秀的人物。不過因為年齡的關係，較為活潑，不能像李女士那樣極端的幽靜。楊杏園道：你二位不用提了，你們所要說的話，我全知道。我這事不但要二位來勸我，就是我自己，也時時刻刻勸我自己，不過我現在感到婚

姻這件事，與其帶些勉強的意思，不如無有，絕不是對人問題。我是實說了罷。現在已計畫定了，秋後回南去，一度省視老母，然後再談這一件事，在我未回南以前，暫且不提。吳碧波道：你既然說得這樣堅決，你會了伯母以後，要不要去找李女士呢？府上和琵琶亭畔，只一衣帶水之隔，前去是很便利的。楊杏園道：我雖願意前去，他若不見我，我又怎麼辦呢？所以這個主意，我現在還沒有拿定。何劍塵道：你也不用提了。你所要說的，我全知道。你的意思，無非要和李女士當面解決這個困難問題。在未和李女士面談以前，你不能拿定宗旨。所以對於任何人來說，婚姻事件，你是不能接受的，對與不對？碧波，算了。我們空計畫了一陣子，據他這樣說，我們的話，是沒法可以入耳的，不必說了罷。我託你請褒揚的那一件事，到很要緊，還是去辦那一件事罷。吳碧波笑道：

這是你們新聞記者所常用的話，就這樣急轉直下的，把這一個問題揭了過去嗎？何劍塵道：不急轉直下怎麼辦？還要不識時務，老和他談不入耳之言不成？楊杏園道：你這全是罵我的話。我是主意打定了。不但今生不望褒揚，就是定我及年不婚的大罪，我也願意承當。何劍塵道：胡說，我說請褒揚是一件真事。楊杏園道：是誰請褒揚，怎麼要經碧波的手，你不會直接去辦嗎？吳碧波笑道：我現在是專門做這種生意，到處兜攬。你路上有人請褒揚沒有？我可以包請，極快，兩個星期，準可以下來。楊杏園笑道：我看不出碧波，得了一度掛名差事的便宜，就這樣官僚化起來。碧波道：你以為這是什麼烏七八糟的事嗎？這是極公開的買賣呢。現在內務部是不發薪水，每個人倒存着百十元的代用券。這種代用券，扔在大街上，讓人檢起來，還有一彎腰之勞。不過在本

部有一層好處，若拿這個代用券去請褒揚，一塊錢當一塊錢用，不折不扣。所以有人到部裏去請褒揚，現錢就會由經手的人落下，給你繳上代用券。請褒揚的人，沒有什麼損失，他一轉手之間，就把廢紙換了現錢用了。這種事情，只有主管司科的人得着，旁人豈能不眼紅。因之部裏索興公開起來，無論是誰，只要是本部的人，都可以介紹請褒揚。主管的人，和介紹的人，另訂一種調劑的辦法。這一來，他們就四處打聽，有人請褒揚沒有？只要你肯請，阿貓阿狗，都可以辦。而且另外訂幾個優待條件，可以照章程上的價目，打折扣繳款。並且可以指定日子完事，不像從前，平常請褒揚，拖了整年的工夫才能發表。楊杏園道：這倒有趣，是打幾扣呢？吳碧波道：這就早晚市價不同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楊杏園道：你並不是內務部的人，你爲什麼倒要出來兜攬這



事情哩？吳碧波道：這我自自緣故在其中，我有一個親戚，在那邊辦事，窮的了不得。他自己上了幾歲年紀，懶在外面兜攬，却把那事拜託了我，我想一個兩個人，那是有限的事情，我就和劍塵約起來，各人分頭寫信到南方去，問有要辦的沒有，說明了，只要來請，準可辦到。不料成績很好，在一個月功夫裏，我們兩人湊起了十幾位請褒揚的，有幾百塊錢的買賣。我想和敝親商量，併案辦理，代用券換下來的現金，就三一三十一，各人分一點，留得看電影吃小館。這種事，一方面救濟了災官，一方面又替人請了褒揚，一功而兩得。雖然從中掙幾個手續費，也不能算是造孽錢吧？楊杏園笑道：掙錢的人，他都有要掙錢的理由，不過像你二人，還少這幾個錢用嗎？我覺得你們這樣辦，未免細大不捐了。何劍塵笑道：不勞而獲的錢，又管他多少呢？你等着罷。將來我得

了錢，可以請你吃飯。楊杏園笑道：我是貪泉勿飲，請你不必作這個人情罷。何劍塵道：這樣說，我們可以從今天起，畫地絕交，因為我還是個貪人呢。吳碧波笑道：你別忙，你看有了錢，請他吃小館子，他去是不去？劍塵，你在這兒等一等，我到敝親衙門裏去一趟，若是他有相當的答覆，今天晚上，我們就先吃一頓。說時，拿着帽子在手，站起身來就要走。何劍塵道：好，你快走罷。我靜等着你的好音。吳碧波聽了他的話，當真笑着去了。

第七十八回 一局詩謎衙容騷客集 三椽老屋酒藉古人傳

這個時候，在上午兩點鐘，正是衙門裏當值的時候。吳碧波的親戚，梁子誠是一個老部員。除了上衙門，也沒有別的事情，他是天天必到的。吳碧波要找他，到衙門來找，比到他家裏去找，還要準些，所以毫不躊躇，一直找到部裏來，到了他這一科，隔着玻璃窗戶一看，只見俯在一張桌子上，有一個三十來歲的人，戴着大框眼鏡，拿着筆，文不加點的寫下去，好像在擬什麼稿子。仔細看時，並不是擬稿，是將一張報，疊了放在面前，對於報上一篇什麼文字，在那裏圈點，口裏念着，頭是擺着，好像很有趣。這鄰近一張桌上，有兩個人，對坐在那裏談話。一個笑道：

今天我得早些下衙門，東安市場，有一個飯局。又一個說道：是誰請客？那個道：是同鄉一個姓吳的，在劉省長那裏當機要秘書。那回劉省長出京，他是再三要我走，可惜我沒有跟了去，不然，現在也抖起來了。這一個道：我這兩天的口福也不壞，明天上午有一個飯局，後天下午，是兩個飯局。他們說到這裏，回頭一看見吳碧波在窗外，便道：子誠子誠，有人找你的來了，梁子誠正伏在桌上打盹，聽見有人叫他，連忙將頭向上一抬。那枕着手的半邊臉，睡得紅紅的，而且被衣服摺印了兩道直痕，嘴上的口水，直望下淋。他伸了一個懶腰，又哎呀了一聲。那兩個人都笑道：好睡好睡。梁子誠揉着眼睛，笑道：科長呢，下衙門了嗎？一個人道：今天總次長沒來，他坐了一會子也就走了，又一個向窗外一擺頭，笑道：沒有走，到對過打詩條子去了。說這話時，吳碧波早已走了進來，

梁子誠笑道：「你才來，我正等得不耐煩了。」吳碧波道：「這是怪話了，你辦你的公，我來遲來早，和你並沒有什麼關係。」梁子誠道：「我要知道對過打詩條子，我早就過去趕熱鬧去了，還等你嗎？」說到這裏，和吳碧波丟了一個眼色，說道：「晚上你到我家裏去一趟罷。」吳碧波道：「那就更好，那裏打詩條子，你引我先看看去。」梁子誠道：「不大便罷，引了一個生人去，他們要見怪的。」吳碧波道：「他們也不會知道，我不是部裏人，關起門來，都是一家。誰還瞞得了誰嗎？」梁子誠道：「就怕科長在那裏，他認得你，其餘的人，倒是不要緊。」吳碧波道：「科長若在那裏，我不停留，馬上走開得了。」梁子誠也是急於要去看，就不再問，取了一根烟捲，燃着吸了，背着手對吳碧波道：「走，我們瞧瞧去。」這對面屋子和這邊隔一個院子，也是一科，和這邊的情形，正差不多。梁子誠口裏抽着煙捲，背了手慢慢的

走過來。到了這時，先隔着窗戶，向裏面看了一眼，果然各人桌上，都乾乾淨淨，墨盒也蓋上了，筆也插好了，不見放着一件公事紙，倒有一張桌上，兩個人在那裏下象棋，其餘的人，便擁在西邊犄角上。梁子誠吳碧波一路走了進去，一直就奔西邊桌上。果然七八個人，圍住一張桌子。正位上坐着一個人，口裏啣着一根假琥珀烟嘴，向上一躡着，身子向後一仰，靠在椅子背上，靜望着衆人微笑。桌上有一個印着官署銜的信封，正中却用墨筆寫了四個字，乃是鈞心鬥角，信封敞着口，套了一疊字條，露着大半在外，乃是用部裏公用信箋，裁開來的。面上那張字條，寫着風風雨雨落花時，一句詩，五六兩個字，沒有寫出，畫兩個圈來替代，這句詩一邊，寫着暮春落花，太平勸農，嫩寒，一共十個字，是每兩個字作一組，這就是讓人猜的了。梁子誠一見，便笑道：「呦！今天學海

兄的寶官，一定不弱。文學海道，湊湊趣罷了。子誠兄何妨也試一試？梁子誠挨身向前，靠住桌子，口裏便哼哼的吟道：風風雨雨暮春時，風風雨雨落花時，好，落花時好。說時，又擺了一擺頭。在他身邊，站着一個老頭子，用手摸着鬍子笑道：不然吧？據我看，應該是太平時好，五風十雨爲堯天舜日之時。風風雨雨，就是風吹得不大不小，雨下得不多不少，這豈不是太平之時？風風雨雨太平時好，這很有涵蓄，我就押太平這兩個字。又有一個酒糟鼻子小鬍子的人，笑道：這樣說來，勸農時更好了。風調雨順，天時順利，豈不是勸農之時嗎？先那個鬍子點點頭道：學會兄這一猜，也很有理。當時你一句我一句，就亂七八糟，亂評了一頓。吳碧波聽了，覺得都不大對勁兒。這時，却有一個人笑着說道：無論如何，風風雨雨嫩寒時是對的。不是這樣，這詩的價值，也要減除一半了。

說着，在身上掏了一塊現洋出來，拍的一聲，向桌上一扔，却用兩個指頭，將洋錢按住，笑道：我押定嫩寒兩個字了。學海兄，你讓我押這多的錢嗎？文學海道：我們都是好玩，並不是賭錢，何必下那大的注子。呂端明兄，少押一點，留着慢慢的玩罷。呂端明見文學海一定不讓他下許多錢的注，便猜死了，這詩條子，一定隱着嫩寒兩個字。便道：那就下一半的注罷。文學海道：大家都是三毛兩毛的，目的都只在取樂，併幾個錢，好買東西吃吃。惟有你這個人特別，偏要幹大的。我現在可聲明，只有一回，下不爲例。呂端明笑道：別廢話了，你開詩條子罷，我猜就是我了。說到這裏，大家都已下了注，呂端明也是非下嫩寒兩個字不可，多少錢都不在乎，無非是現一現自己的手腕。文學海看各人的款子都押定了，便抽出詩條來，大家看詩，却是落花兩個字。呂文端一團高



興，以爲錢學海心虛，見自己押中了，所以不讓下那許多文。誰知道他偏偏不是的呢，這也怪了。當時便問道：學海兄你既然看到我所猜的不對，爲什麼不讓我押了，你好收錢呢？文學海道：我爲人不圖眼前便宜的，贏了你的錢，你還要押的，這個例就是由我而破了，我又何必呢？吳碧波心裏想道：怎麼都是些窮酸，很風雅的事，這樣一鬧，就無味了。梁子誠却站在那裏，不住的點頭，口裏說道：我就猜這風風雨雨之下，應該是落花時，風風雨雨，不見落花之時，是什麼之時呢？說時，把腦袋畫圈兒搖着，十分得意。在這個時候，文學海揭過去一個詩條，上面一張，乃是人與黃花瘦一秋。旁邊註比，與，共，似，愛，五個字。這一下子，大家的議論又出來了，那個酒糟鼻道：這句詩是很熟的。簾捲西風，人比黃花瘦，誰不知道。梁子誠道：那是兩句詞，分作九個字，那樣念好聽。

現在七個字併攏一處，用比字不妥當。說時，比着兩手，在屋子裏踱來踱去，却不住搖頭念道：人與黃花瘦一秋呀，人愛黃花瘦一秋呀。共字好，人共黃花瘦一秋罷。說到這裏，猛一抬頭，笑道：劉科長來了，大家昂頭一看，果然，見劉科長從外面進來。劉科長笑道：你們下象棋打詩條子，我倒是不反對，不過你們要斯文些才好。這樣議論紛紜，鬧得裏外皆知，却不大好。大家聽見科長說，望着他笑笑，科長也不說什麼，在身上取出一隻眼鏡盒子，拿出一副大框眼鏡，就向鼻梁上一架，於是坐在公事桌去，拿了一份報，映着陽光來看。吳碧波對梁子誠輕輕的說道：倒是好好先生，大有無爲而治之勢。梁子誠笑道：實在也沒有事可辦，他不讓科裏的人，找一點事消遣，大家怎樣坐得住呢？作官上衙門，無非是這麼一回事。吳碧波笑道：國家造了這大一個衙門，又花了許

多薪水，專門養活你們這班人，來消磨光陰嗎？梁子誠連連搖手，叫吳碧波不要說，免得大家聽見了。吳碧波一回頭時，見一羣人後面，有一張小桌子，有一個人獨坐在那裏，比較沉靜。心想這個人倒也是鐵中錚錚的一個，但是他也執着筆，好像在寫什麼似的，不定也是在圈點報紙呢？因慢慢的遶到那人身後，看他寫些什麼。只見他面前鋪着一張紙，正在那裏一行一行的寫着，文前面寫了一個題目，乃是花城一夕記。後面隨寫了幾行小題目，乃是李紅寶多病多愁，史香雲有情有義，走花街笑逢王老騷，過柳城巧遇張小脚，文下署名是怡紅公子。再看那正文是：

星期六之夜，雨窗寂寞，甚覺無聊。乃電約雙八九二長弓口天謬君，作八埠之遊。先至蓮香部畫到，訪紅寶校書，校書雖爲北地胭

脂面似梨花，身如楊柳，蓮步盈盈，纖腰楚楚，真個是多愁多病，令人魂消。月裏嫦娥，不過如是。而校書九二之心頭肉也。

吳碧波看到這裏，那人猛一抬頭，見着似乎有些不好意思，便將桐子紙一翻，把字覆在桌上，將白紙朝着外。吳碧波也覺自己冒失一點，便掉過臉去，再看桌上打詩條子，一直看了半點鐘，忽然想起何劍塵還等着回信，便別了梁子誠回去。梁子誠一直送出重門，輕輕的對他說道：晚上我在家裏候你得了。我還等着錢用，最好是快一點進行。吳碧波道：這又不是作買賣，可以想法子拉攏，這是國家獎勵人民的事。梁子誠連連說道：得了，得了，不要說官話罷，過兩天，我請你吃小館子，報答你這一番盛情，那還不成嗎？吳碧波道：你既然請客，我就不用客氣，是那一天，請你說明，我也有個指望。梁子誠笑道：你真是厲害，一點也

不饒人。就是明天下午罷，至於什麼地點，由你和那位何先生商議好了，我們晚上再定，你看以爲如何？吳碧波道：天氣熱，我們上公園逛去，惟有那樣吃，才能夠痛快。梁子誠點頭道：好！就是這樣辦，可是你也要把事情湊成功，才好意思去吃我的哩。吳碧波一笑而去。到了楊杏園這裏，何劍塵和他買了一大包蟹殼黃燒餅，在那裏一面閒談，一面喝茶吃着。吳碧波一看，就連挑了兩個蔥油椒鹽的吃了。笑道：這種燒餅，在上海的時候是很容易有得吃。北京城裏，却很稀奇，只有南城八大胡同裏，有兩三處有得賣。我們住在東城的人，很不容易碰着了。何劍塵道：胡同裏的江蘇人多，他們是專做燒餅給江蘇人吃的。他要到內城去，到那裏去找這種吃燒餅的知音。楊杏園笑道：不是我說句刻薄話，自從北京有了南班子以後，對於南北人情風俗，他們倒是溝通不

少。吳碧波道：何以見得？就在這蟹殼黃燒餅上，能看出若干嗎？楊杏園笑道：可不是，現在有許多北方人吃了蟹殼黃之後，覺得酥薄香美，遠在北方燒餅硬厚糊淡之上，於是也常常派人到胡同裏買蟹殼黃吃，這豈不是一證？其他如拆爛污揩油種種名詞，也是由胡同裏傳出的。南班子能溝通南北人情風俗，於是大可見了。何劍塵道：幸而我們都是南邊人，若有北方人在此，南方人究竟以此事爲榮呢，還以此事爲辱呢？楊杏園道：這南方兩個字，在北京說出來，太廣闊了。他們對於各省的人分法，只有幾：其一，東三省的人，都叫奉天人，三特區的人，叫口外人，山東叫老桿或叫山東兒，山西叫老西兒，陝西甘肅人，都不大理會。此外無論是那一省，都叫南邊人，連河南江北都歸入南邊之列。這其間有一省有不漂亮的事，其餘各省，遠如雲貴，近如豫皖，都要沾光。

未免說不過去。所以人家說南邊人怎樣，我是不在意。何劍塵道：這樣分法，固然是不對。但是南方人也未嘗不承認，你看那種江蘇人挑擔子賣南菜的，他是遇到大江以南的人的住宅，都要去撞一撞，他就是大南方主義。吳碧波道：我也知道他們那裏有南貨，全是稻香村販來的，就靠他那一口蘇腔，引起人家同鄉之念來賣錢罷了。何劍塵道：說你們不肯信，有一個賣南菜，發了幾萬銀子財哩？吳碧波楊杏園都不肯信。何劍塵道：怎麼沒有？而且這個人的生意，還在做呢。這個人叫王阿六，是上海人，一個大字也不識。他不知道怎樣到北京來了，無以為生，就挑了一擔南貨，到南邊人家去賣。他走的人家，和別人不同。別人挑了南貨，是到大宅門裏去賣，他挑了南貨，却到南方姑娘小房子裏去瞎闖。無論人家買不買，他總說了一頓閑話再走，因此這些老鴇和

龜奴，他認識的實在不少，熟習了，生意自然也不壞。後來他翻然改計，不幹這生意，却花了一大筆運動費，在津滬海輪上，弄了一名茶房當着。靠着他在北京南班子裏人眼熟，就常替他們向上海帶東西。北京的南班子，和上海的長三堂子多是有關係的，東西帶來帶去，無非是班子堂子之間，日子一久，上海長三堂子，他又認識人不少了。這一來，南北跑的姑娘，沒有人不知道王阿六，來往坐船，也非等王阿六這條船不可。甚至有些老鴇子不能親送姑娘，簡直就送王阿六多少錢，請他包接包送。連北京到天津這一段火車，王阿六都代爲照應。因爲這樣子，他另請一個人替他茶房的職務，自己却北京上海兩頭跑，帶販烟土私貨，帶爲姑娘解款項珍寶，總而言之，京滬之間，窩子裏的事，他無所不辦，無往不弄錢。楊杏園道：我彷彿聽見有個姓王的茶



房，在北京蓋了兩幢房子，就是他嗎？何劍塵道：對了，就是他。蓋的兩幢房子，也是離不了吃窩子，全是賃給窩子裏的人住。據人說，他手上大概有兩萬多了，作一個茶房，能掙到兩三萬，我們衣冠楚楚之士，得不了他十分之一，說起來，豈不令人愧煞。楊杏園道：茶房掙兩三萬，你就覺得多嗎？我聽說，閔克玉家裏有一個聽差，家私快到十萬了，那不讓我們聽了，要恨無地縫可鑽嗎？吳碧波道：你兩個人說的，還不算奇，我倒知道一個最妙的財主，不知道你二位，有銀行界的朋友沒有？若是，應該知道銀行界裏有一個甄廚子。說話時，茶几上一大包蟹殼黃，已經吃完，只剩一個椒鹽的。楊杏園是坐着，吳碧波是站着，不約而同的，兩個人都伸手來拿這個燒餅。楊杏園坐得近，就先拿到了。因笑道：我倒不知道有這樣一個名人，真是枉為新聞記者。你既知道，我很願

聞其詳，這個燒餅，我就算是報酬罷，說時就站了起來把這個燒餅，塞在吳碧波手上。吳碧波也就接着，笑道：這要加點作料做一篇稿子，投到上海各報上去登，準可以弄個塊兒八毛的稿費，還不止一個燒餅吃着的價值呢。說着用兩個指頭箝了燒餅吃着。楊杏園讓他將燒餅吃完，笑道：不管酬金多少，你既然無法退還，當然要給我們新聞了。吳碧波笑道：實在我說得高興，你就不行賄賂，我也是要說的，你又何必多送一個燒餅給我吃呢。我這就告訴你罷。這個甄廚子，他向來是在大華銀行包廚的。行裏有上百行員，都是由他開上等火食。他們可放着正餐飯不吃，每人又湊出十塊錢，另辦火食吃。他們總裁的火食，每席是十二塊錢。總裁一高興，也許不要現成的，另外開了菜單子去辦。你想，要辦的不必辦，却又來辦菜可以掙錢，這樣雙倍的進款，豈有不

發財之理。而銀行裏的錢，都是現款，什麼時候要，什麼時候有，甚至於菜還沒辦，錢還可以先支，此外有些闊人，慕甄廚子之名，家裏辦酒，以得甄廚子辦的爲有面子。楊杏園道：你先是鄭而重之的說，這甄廚子有趣，現在說了一大串，一點也不趣。吳碧波道：先要不趣的，才有趣的，你慢慢聽呀。這甄廚子是不好聽，但是你見他本人，却看不出來。上年有個林總裁，就任還沒有多久。一天，自己行裏辦公已畢，剛出門口，只見一輛光亮的大汽車，又快又穩，一點聲音沒有，便停在大門口。汽車門開了，走出一個大胖子，穿了一件哈喇呢袍子，罩着玄呢嗶嘰馬褂，胸前鈕扣上，掛着一串金表鍊。頭上戴着厚呢帽子，臉上架着玳瑁邊大框眼鏡，手上拿了一根很精的司的克。吳碧波說時，在壁上取下一根笛子，當一根手杖拿着，走出客廳門去，一擺一擺的走進來。楊杏

園笑道：這爲什麼？這就是那闊人走路嗎？吳碧波且不答覆這個問題，依然搖搖擺擺的走着，笑道：林總裁一見他這種情形，以爲是什麼闊主顧到了，不免全副的精神望着他。那大胖子頂頭碰到了林總裁，先要躲閃來不及，只得取下帽子，對他微微一鞠躬。林總裁正想回禮時，恰好他的聽差，站在身邊，因搶上前一步，輕輕的說道：這是甄廚子。林總裁聽了這話，立時把笑容收起，板着面孔，只望了他一望。到了次日，林總裁到行裏來了，就和李副總裁說：這還了得，我們行裏的廚子，都要坐汽車跑來跑去，我們這應該坐什麼車子呢？這位李副總裁，名聲不如林總裁，家私比他大的多，很見過一些奢華的場面。因道：那有什麼法子呢？他有錢，他自然可以坐汽車。林總裁道：雖然這樣說，他究竟是我們行裏一個廚子。外面人看見他這樣舉止闊綽，豈不要疑心

我們奢侈無度嗎？副總裁覺得他這話有理，就不好怎樣再駁他，只笑一笑。這話被甄廚子聽見了，嚇得有半個月不敢坐汽車。這些行員，知道他得罪了總裁，故意和他找岔。甄廚子怕火上加油，把事真弄僵了，因此對於各項火食，一例加厚，就是極普通的飯，間個三餐兩餐的，就有紅燒魚翅或烤肥鴨。有一次我去找朋友，還擾了他一餐哩。何劍塵道：我聽說銀行界裏的人，喜歡在觀音寺吃福興居，捧甄廚子倒沒有聽見過。吳碧波道：也不見大家喜歡吃福興居，不過有一批小行員，專在那裏聚會，聚會之後，貪一個逛窯子聽戲都方便。好譬傳說教育部的人喜歡到穆桂英家去，其實也只是一小班人了。楊杏園道：我也彷彿聽見說，有一家穆桂英牛肉莊，可不知道在什麼地方。吳碧波道：怎麼着，穆桂英這個地方，你都沒有去過。那你在北京二十年三十年，算

白待了。楊杏園道：聽這個招牌的名字，好像居停是異性，而且很漂亮。何劍塵也笑道：漂亮極了，現在雖然有幾家新開的商店，用女店員來招待，究竟是小家碧玉出身的多。不能像穆小姐那樣弱不勝衣，幽嫻貞靜。楊杏園笑道：你不用望下說，我全明白了。他那家館子所以膾炙人口，原因就在於此，未必菜好吃。吳碧波道：那可有些冤枉了，他那裏的菜，都是家傳秘訣，穆小姐按着食譜，分別弄出來的。楊杏園道：這穆小姐認得字嗎？何劍塵道：怎樣不認得字，還當小學教員呢。楊杏園笑道：此教育部部員所以光顧之由來乎？也可以說是肥水不落外人田了。這樣說來，那館子裏，一定陳設得很雅致的。何劍塵道：可不是？就是一層地方小一點。吳碧波在屋子裏踱來踱去的說道：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，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，館子不在大，有女主人則成。楊杏園道：我看

二位，也是捧他的，何妨請我到那裏去吃一餐。何劍塵笑道：我想你的目的，未必在於吃，恐怕是要看一看這位穆柯寨的女大王吧？楊杏園道：我不敢說是風雅。但是好奇心，是人人都有的，我聽到說有這樣一個以異性爲主幹的館子，我就想看看，到底是怎樣一個情形？吳碧波笑着對何劍塵道：他既這般高興，我們何妨陪他去吃一餐。何劍塵道：好罷，馬上就去。楊杏園真也是好奇心重，說走就走。當時三個人坐了車，一直就到穆桂英家來。下了車，楊杏園一抬頭，只見是一個小小的窄門面，窗門洞開，門內一列土竈菜案子，油味煤氣薰天。七八個人在那裏搓麵切菜，原來是一家純粹的北方小館子。楊杏園把一腔欽慕風雅的念頭，早已滅了一半。走進屋子去，首先便見幾個夥計中間，有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太太，那位老太太，人不過三尺多高，倒有五尺來

肥的腰圍。額頭前面，荒着大半邊頭髮，後面打疙瘩似的，挽了一個髻。他雖上了年紀，却還是面大如盆，腮上兩塊肉，向上一擁，把一雙單皮眼，擠成了一條縫。耳朵邊下，又印着一搭黃疤。他身上穿一件深藍布褂子，兩隻衫袖，捲得高高的，露出兩隻胳膊，有碗來粗細，一隻拿手巾在頭上擦汗。一隻手拿着鐵勺，却不住的向頭上揩汗。他們進去，正走他身後經過。他却回轉臉來，笑着歡迎道：您來啦。大家點了頭，就進去了。走進去，是一個大敞座，人都坐滿了。夥計一見是三位主顧，不願讓。他走了，便道：三位請上樓罷。樓上有雅座。三人也是既來之，則安之，便一同登樓。上得樓來，原來是個灰房頂，倒也開闊涼爽。屋頂靠後有兩個小屋子，一排列着，大概那就是雅座了。那裏面都有人說話，已經也坐滿了人，就不必進去。只有這屋頂平台上，擺了四張桌子，倒有一張





桌子是空的。三人坐下，何劍塵笑道：你看這兒怎樣？不亞於真光開明的屋頂花園吧？吳碧波也笑道：你瞧見穆桂英沒有？小鳥依人，多們美麗呀！楊杏園笑道：不就是那位老太太嗎？你們也夠冤我的了。女居停這一個啞謎，算我打破了。我再來嚐嚐這裏的菜怎樣？何劍塵道：這裏的炒麵片有名，我們一個人來半斤。此外便是燉牛肉，炒疙疸，炒牛肉絲，酸辣湯。還有一個拌粉皮，不必要了，留作他們作敬菜。夥計站在一邊，也笑起來。說道：這位先生，真是老主顧，全知道了。吳碧波道：不，你們這裏還有一樣，我喜歡的就是醬牛肉。夥計笑道：是，切一盤尖子來下酒，很不錯。何劍塵道：我們就是這樣吃，你去辦罷。楊杏園道：舊式館子裏敬菜的習氣，實在不好，有一次在鮮魚口吃烤鴨，夥計敬了一碗鴨雜樣，我們另外給五毛錢小帳，他還不以為多。何劍塵道：此非論於穆



桂英、穆桂英敬菜是真敬，不算錢的。楊杏園笑道：照這樣說，也許這是以廣招徠之一道。人都是貪小便宜的，只要有點小便宜，花了大錢去趕，也是願意的。譬如中央公園的門票，不過一二十子，只要一開放，准有人花五六十個子的車錢來白逛的，這不是一個例子嗎？大家一面閒談，一面候菜，不料一候不來，再候不來，一直候過去一個鐘頭，夥計才端了一壺酒一盤醬牛肉來。大家將酒喝完，將牛肉吃光，又繼續的等着，還不見動靜。楊杏園笑道：這樣的等法，恐怕不上館子還不見得餓，一上了館子，就一輩子也不會飽。夥計聽了，在一邊笑道：您四五點鐘來就好了。這個時候，可是正上座哩。何劍塵輕輕的說道：你瞧樓上樓下，這些個主顧，全憑女大王一雙巧手去辦，怎樣不要等？楊杏園道：北京人吃館子，真是有毅力，只要看中那家館子，等座兒也行，等菜也

行，非達到目的不可。而且只要中意，館子還不論大小。這在南方，無論什麼地方，都是不能有的。三人又說了半個鐘頭的話，這才等到酒菜齊上。雖然吃得還有點味，究竟等得過久，也就樂不敵苦了。楊杏園吃飽，便問道：該誰會東，我可要走了。吳碧波道：你若有事，你就請罷。楊杏園不耐煩再坐，真個走了。吳碧波道：杏園爲人，現在變了，事業心很重，不像從前那樣逍遙自在了。何劍塵道：他那是事業心重，他是因情場屢次失敗，有些灰心了。吳碧波笑道：失敗乃成功之母，也許將來結果的，十分圓滿呢。何劍塵道：你這叫胡說了，別的事，失敗了可以再來，情場失敗了再來，是沒有意思的。譬如一面鏡子，把他來打破了，你雖想盡了法子，將他黏在一處，然而總留下一道裂痕了。何劍塵笑道：我聽說你有一位膩友，熱度很高，大概將來是一面又平又滑，又圓又亮的。

鏡子了。吳碧波道：「你有什麼根據？造我這種謠言。」何塵塵道：「大概不至於假，我在電影院碰見過兩回哩。」吳碧波笑道：「你大概是認錯了人吧？」說到這裏，他就說些閒話，把話扯了開去。何劍塵也是高興，要話裏套話，把他的話套出來。於是會了飯帳，要吳碧波到家裏去坐坐。吳碧波不知是計，而且有請褒揚的事要接洽，果然到何劍塵家裏去。

